

中国纪行

[希腊]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 著

李成贵 / 译



Νίκος Καζαντζάκης

Ταξιδεύοντας: Κίνα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希腊现当代文学精选



绘画，雕刻，诗歌，公德，激情，爱水，爱女人，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但是，在那里你也不会体会到中餐里体现出的这个古老人民的聪慧和精美。

——《中国纪行·1935，中国》

7月24日。上午，《时报》记者、希腊裔加拿大人帕夫罗斯·胡尔木基斯来访。我们谈了希腊和中国。我告诉他我在新中国的所见和新旧中国的不同。

——《中国纪行·20年之后》

我安详地、清楚地观察世界，并说：所有这一切，我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嗅到的和摸到的，都是我大脑的产物。

——《中国纪行·苦思》

ISBN 978-7-5447-0389-5



9 787544 703895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定价：18.00元

Νίκος Καζαντζάκης

中国纪行

[希腊]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 著　李成贵 / 译

希腊现当代文学精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纪行／(希)卡赞扎基斯著；李成贵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11
(希腊现当代文学精选)
书名原文：**Ταξιδεύοντας: Κίνα**
ISBN 978-7-5447-0389-5

Ⅰ.中… Ⅱ.①卡… ②李… Ⅲ.①游记-作品集-希腊-现代 ②卡赞扎基斯，N.(1883~1957)-哲学思想
Ⅳ.I545.65 B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163205号

书　　名	**中国纪行**
作　　者	[希腊]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译　　者	李成贵
责任编辑	薛　飞
原文出版	Αθήνα: Δίφρος, 195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毫米　1/16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162千
版　　次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389-5
定　　价	(软精装)1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Νίκος Καζαντζάκης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1883-1957）是20世纪享有国际声誉的希腊作家，曾引起广泛的争议，作品被译成三十余种文字，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其代表作有《自由或死亡》、《基督的最后诱惑》、《希腊奇人佐尔巴》和《奥德修记现代续篇》等。卡赞扎基斯毕生都在内心苦苦进行着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徘徊和斗争，并渴望在其中寻求灵魂的安宁。

希腊现当代文学精选

《基督的最后诱惑》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自由或死亡》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中国纪行》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理所当然》

（奥德修斯·埃利蒂斯）

《塞弗里斯诗选》

（乔治.塞弗里斯）



责任编辑：薛 飞 封面设计：胡 苨

译 序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先生生前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在1935年，第二次在20年以后。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后，写了《中国日本之旅》。20年后他访问了新中国，计划写一部书《20年后》，并列出了详细提纲和基本内容。但是，无情的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本书前半部分是《中国日本之旅》一书中的中国之行，作家描写了在旧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想。其中的所思所想表现了作家对人生、国家、民族的深邃思索。翻译过程中，把到日本的旅行省略了。

后半部分是作者记载20年后重游中国的情况。这时的中国和1935年的中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作者用赞叹的目光观察，用欣喜的心情记录。也只能简单记录而已，因为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写作了。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简单地记下每天的活动和看法，等待将来身体允许时，写《20年后》一书。他的夫人，海伦·卡赞扎基斯帮助他，也做笔录。后来，海伦·卡赞扎基斯把卡赞扎基斯先生的笔记和她本人的笔录合在一起，算作对卡赞扎基斯《20年后》没有完成的著作的交代。原书中，凡是卡赞扎基斯的笔记，都

用斜体字，而海伦的说明用的是普通字体。为了方便读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把作家的笔记用黑体字，而海伦的说明用宋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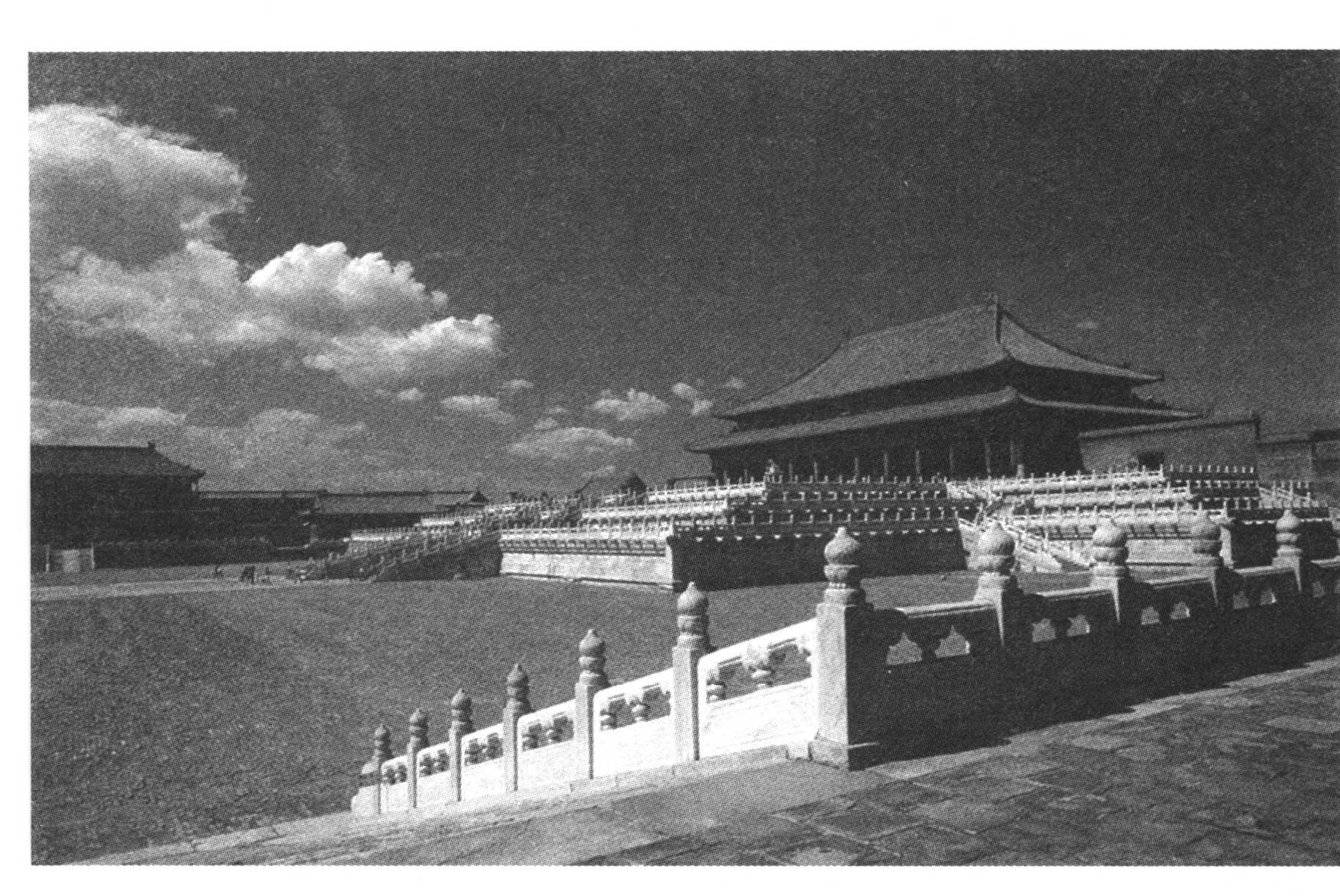
考虑到原文篇幅较短，更考虑到作家在书中多次表现他对生命、对人、对社会的探索，译者把卡赞扎基斯先生的《苦行》一书翻译过来，附在后面，供读者参阅。

《苦行》篇幅不长，不到两万字。作者站在极高的高度看人生、看世界，探讨人生、生命的来源、去向等等问题。文字比较费解，道理也有独到之处。译者翻译起来很吃力。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以便修改。

在翻译《中国纪行》过程中，虽然比《苦行》容易得多，但是，译者也发现，很多过去的地名、人名无法查找，只好按音译。尤其作家引用了一些中国的诗歌，译者也无法找到原中文，按希腊语译成中文，难免出现谬误。译者虽然在译文中做了译注说明，但是，仍然请读者能够谅解，给予批评和指正。

李成贵

2007年1月5日于北京



1935年，中国

当我闭上眼睛来看、来听、来嗅和来触摸一个我认识的国家时，我总感到身心在喜悦中震动，仿佛一个可爱的面孔来到了我身边似的。

有一次，我问一个犹太教士：

“请问，当你说我们全体犹太人要返回巴勒斯坦时，你指的是上面的、非物质的、心灵的巴勒斯坦，我们真正的祖国吗?”

犹太教士愤怒了，他把手杖插在地里，大声吼叫：

“不!我要的是下面的巴勒斯坦，手可摸到的，有石头的，有刺的，有泥土的巴勒斯坦!”

同样，那些无血无肉、空洞的记忆也不能哺育我。如果我只苦苦等待那些模糊不清的身体的快乐和痛苦净化为一个非物质的、清晰的思维时刻，我就非饿死不可。当我闭上眼睛来快乐地感受一个国家时，我的五个感官马上扑向我，把这个国家展现在我面前，每个感官都长了嘴，要向我诉说。彩色缤纷，花果累累，女人成群。果园味，肮脏的胡同味，腋臭。辽阔无际的雪原闪蓝光，炙热的沙漠在阳光下涌波浪。哭声，叫声，歌声，从远处传来的驼铃声。刺鼻的蒙古城镇的味道，永远不会从我的嗅觉中消失。手中曾拿过永世不忘的、却已腐烂的布哈拉的甜瓜，伏尔加的西瓜，还有

日本姑娘一只熟悉的小手……

有一次，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想用抽象的概念驯服我那狂野的心灵。我说，人体是奴隶，它的任务是驮载没有加工的原料，把它们投放在大脑的园子里，以便让它们开花、结果、产生思想。世界在我心中越是无血无肉，越是没有声响，我越意识到自己登上了人类努力要攀登的顶峰。于是，我兴奋，于是，一个我热爱的神耸立在我面前，我把这个神升高为菩萨原型。否认你的五个感官吧，腾空你的五脏肺腑吧。你什么也不要爱，什么也不要恨，什么也不要期望。只要你用一口气吹世界，世界就消失了。

但是，有一天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我体内一种饥饿，一种干渴和一种尚未把世界变得令人厌恶的野蛮种族的思想在工作。我的思维扮演着一个令人厌恶的角色，自认为无所不晓，饱食终日，嘲笑地倾听着我乡下人心灵的呼叫。但是，我的身躯——上帝保佑——还是充满血肉、泥浆和憧憬的。夜晚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在梦中只看见两个嘴唇，却没有面孔。那是如剑的女人的嘴唇。突然嘴唇动了。我听到一个声音："你的神是谁?"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菩萨!"

但是，嘴唇又动了："不!是触觉!"

我从睡梦中惊醒，跳起来。巨大的突如其来的欢乐和自信充满我的心。原来藏在我内心的骚动和不安、百般诱惑，找不到出口，困惑不解，现在，仿佛一下子在原始的黑夜、母亲的怀抱里得到了答案。从那个夜晚开始，我不再走弯路了。我遵循自己的道路前进。我努力争回年轻时代为崇拜虚无的外国的神失去的年华。我把虚无的概念化为血肉，营养自己。我感觉到了，触觉之神就是我的神。

我所认识的国家，在这之前所认识的国家，都是通过触觉认识的。我感到，所有的记忆，就像蚂蚁一样，不是在大脑里，而是顺着我的手指缝在全身的皮肤上爬行。就是现在，当我在大脑里回想日本和中国时，我的手好像触摸在可爱的女人的胸脯上一样。

穆罕默德寻找他的一个信徒——一个部落首领的家，准备告诉他战争的消息。他敲门，开门的是首领的妻子择伊戴。就在她打开门那瞬间，一阵风吹来，吹开了择伊戴的上衣，露出了她的胸脯。

穆罕默德眼前一亮，一下子忘记了他所有爱过的女人，举起双手，感谢神："谢谢你，安拉，你让我的心跳动不止!"

同样的感恩之情我在日本和中国也感受到了。我一下子忘记了所有爱过的国家，忘记了所有的合法的、非法的爱情，全身心转向了一个新的爱之旅——一个小小的国家和一个大大的国家，蒙古式的眯缝小眼睛和坚定的、冷漠的、神秘的微笑。

让我们也感谢安拉，让我们心跳不止，让风吹来，让我们看看日本和中国的胸脯！

中国，民族之龟

我的朋友梁凯（音译）穿一件蓝色丝绸马褂，外罩一件黑色亚麻衫，头戴一顶满族人的帽子，和我一起站在船头，遥望越来越近的中国海岸。

阴雨的清晨，灰色的天和海，饥饿的海鸥在我们头上盘旋。雾蒙蒙中，一个个小村庄呈现春色。“中国……中国……”想到这，我的心剧烈跳动。

中国小船，船头高高翘起，绿色，红色，船头雕龙，黄色小人在帆绳上爬上爬下，辛苦劳作。一条小渔船，大胆地和我们大船擦边而过。两个中国人站立在船上，把一张大网撒向海面，另一个人盘腿坐在后面，双手紧握舵把。他们的白牙闪了一下光，立刻消失在波浪里。我仅仅看到了船头的龙，黑色，橘色条纹，张口，像火一样的舌头伸出来。它红红的大眼睛盯着带泥的水，仿佛驱赶波涛里的恶鬼。

我的朋友梁凯用他瘦弱的手指摩擦一串琥珀，他的小眼睛微笑着。在船上我经常看到他把手放进水罐里沾上水，然后慢慢抚摸琥珀。“这样，就能保持我们手指皮肤的敏感性。你知道这在生活中多么有用吗？爱，拥抱，水果，贵重的木材和丝绸面料，都需要细腻的皮肤。思想也

如此！”

现在，又听到他那甜蜜的、低低的、稍微带点讥讽的声音：

“您已经靠近天国了，这是用河流冲积下来的泥和灰——我们祖先的毛，脑和肉——建成的。您将怎么理解呢？”

“我不是来理解的。”我受了这个中国老人的讥讽和疲倦声音的刺激，回答，“我来这里是为了满足五个感官的快乐的需要。我不是社会学家——感谢上帝！也不是哲学家，更不是游客。”

“那你是什么？”

“一个有新希腊勇气的古希腊人说过，灵魂是触觉的训练。我就是这样的灵魂。一头被驯服的用五个感官触摸世界的动物。我来这里，为了尽力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我既不怕讥讽，也不惧失望。中国对我来说，是一片草原，那里可以放牧我的五个感官。”

魅力无穷的中国人闻了闻琥珀串，微笑了。

“您看，”他说，转移话题，“当你摩擦琥珀时，它的味道很特别。我感觉到我的手指在冒火……”

我们沉默了。太阳升高了一些，中国的海岸线越来越清晰，开始稀稀疏疏出现一些泥土房。它们背后，是你可以猜想到的中国巨大的身躯。广西、湖南和四川的无边无际的泥土平原和广袤的“中国平原”，长数千公里，宽 500 公里，哺育着 2.5 亿生灵。

山逐步升高，越往西行，地形越高，直到神秘的西藏和常年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在高山峻岭之间流淌着巨大的河流：黄河、蓝江[①]、西江。在北方的高山上盘踞着一条长 3300 公里的巨龙，它高 8 至 10 米，守卫着边界——中国长城，是唯一一个能在月球上看到的人类的工程……

在这个无际的黄色磨盘里，像蚂蚁一样爬行着 5 亿身躯：苦力，官员，商贾，渔夫，农民。一些人留长辫子，一些人剃光头。北方人高大、健壮，有彪悍的蒙古人血统。南方人纤弱、瘦小、头脑灵活、行动敏捷似猿猴。

是封建王朝？是共和？是共产主义？都不是，是混乱。将军被买来卖去，从一个军营调到另一个军营，后面跟着一条彩色的队伍——饥饿的、衣衫褴褛的人群。谁出钱多就卖给谁！日元、英镑、美元、卢布。没有祖国，没有统一的民族，没有统一的语言，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大杂烩。而每一个中国人在他黄色的胸膛里都有一个灵魂。野蛮和精心策划

① 即长江。

的没落，老年的痴呆和原始的速度，无神论和神秘复杂的宗教观念，麻木不仁和突发的无法控制的疯狂，无法忍受的肮脏和附近的茉莉花、石榴花……发疯的双唇吐白沫，突然，一个年老的官员走过。他面孔安详，你感到，他经历了所有的呼喊和嘲笑，在他的双唇上只留下了生活的沉淀——微笑——哲学最高的花……

地球上最令人不可思议的虫子是蚕，它才是中国真正的象征：整个身躯和嘴趴在桑叶上，吃，排泄，再吃……一个微不足道的、肮脏的、只有两个鼻孔的小虫子。但是，突然，食物变成了丝，而这个可怜的蚕却蜷缩在想象的财富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虫子会展开两个白色的翅膀腾飞。没有哪种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诗意盎然和敏感聪慧。没有人能像中国人那样有从泥土中彻底解放的精神。用什么方法？用最保险的方法："遵循事物的规律。"诚如一位中国哲学家说的那样。正像蚕那样，尽量多吃桑叶，尽量充满肚皮。

在这里，一切都是神圣的。因为一切都来自精神，从精细的和不可名状的原料回归到精神。泥土是用祖先腐烂的身躯合成的。空气像水一样浓密，因为充满神秘的力量，超越人的忠厚和狡猾。道，最原始神的力量，无处不在，把一切神化。有一天，一个人问最有学问的庄子："你所说的道在哪里？""无处不在。""告诉我到底在哪里？""就在那个蚂蚁里。""还能更低吗？""是的，就在小草里。""还能低，更低吗？""是的，在这块石头里。""再低！再低！""是的，就在人的粪便里！"

我们驶进港湾，停靠在北平附近的港口城市天津。用河泥和牛粪搭建的房子，穿黑色男人长裤的女人，臀部巨大，坐在田埂上给孩子喂奶，另一些罗圈腿的女人像喜鹊一样跳跃。一些孩子衣衫褴褛，另一些全身裸露，肚子浮肿，在泥土中哭叫。男人们并排坐在门槛上，无忧无虑，神气十足地谈天说地。

"你的感官怎么样？"我的朋友梁凯微笑着问。

"很好。"我回答，"道无处不在。"

我的朋友沉默了一会儿。他黄色的、如刀刻的面孔严肃起来。你在他完美的性格里，在他眼睛的闭合中，在他双唇的动作上，在他高高的无皱纹的额头，感觉到了久经锤炼的古老种族。如同蚕，在他最后的高级发展中，肉体是透明的，充满蚕丝。片刻后，他说道：

"你不要以为能在中国很容易地放牧你的五个感官。你需要坚强的神经。你要承受得住肮脏，难闻的味道和裸体的场面，饥饿和疾病；要承受厌恶。你会看到白人如何吸中国人的血而中国人却无动于衷，却微

笑。这对你来说不容易，需要巨大的承受力。我记得……”

他又停住了，好像在迟疑。他的眼睛从上到下很快地扫了我一遍，仿佛要把我看穿。想了想，突然决定，说：

“记得我年轻时，从巴黎回到祖国。我在那里结束了学业，把新思想带回了祖国。我的父亲，一位老官员，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有一天，他接到一个请帖，红纸上写着粗大的墨笔字。他把我叫过去。‘你去吧，’他说，‘你给我们从巴黎带来了新思想。这餐饭对你有好处。’

“我去了。是个夏天，一个很大的官员宅院，宴会在花园举行。客人都是高级官员，大部分是老人，小眼睛，好色的双唇，学者的双手。宴会是为一个有钱的客人举行的。也是个老人，他身穿丝绸，黑色的礼帽上有一块昂贵的红宝石。他被安置在主宾位置，面对门，座椅高高的。在他对面，举行宴会的主人谦卑地坐在小板凳上。饭菜丰盛，我们不断向老人家致敬，为他敬酒，祝他健康。他稳坐中间，面带微笑，威严而可亲。宴会最后，主人起立，拜他三次，祝酒。他说，多年来他仰望苍天似的敬仰这位客人，今天终于期盼到这一时刻的到来。这样一位贵人能光临他的寒舍，他感到不胜荣幸。今晚，他能目睹贵人尊容，荣幸之至！

“老人表示感谢，夸奖饭菜、花园和客人们。又坐了一会儿，我们谈论花、女人、月。然后起立，宴会结束，大门打开。估计已是子夜。我们站立两旁，老人在中间走过，我们深深鞠躬，头都快碰到地了，向老人致敬。他豪华的轿子来到门口，停在那里。老人穿过花园，来到门口。抬脚跨门槛。

“就在那一刻，从人群中跳出一个人来，抽出剑，迅雷不及掩耳地砍下了老人的头。无头的身躯站立了一刻，左右摇晃，最后一声不响地倒在了路中间。轿夫深深鞠躬，拉上轿帘，仿佛老者已经上了轿。主人也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关上宅门。”

我的朋友梁凯微笑着看我一眼，沉默了。

“为什么要杀死他？为什么？”我喊着问，毛骨悚然。

“老人决定死，”我的朋友平静地回答，“他要用死来抗议国家的没落。也为了支持从国外归来带来新思想和白色上帝的年轻人。他和他的好朋友、宴会主人协商好了。一切都按传统安排得严丝合缝。我看到你被惊吓了。要坚持！要坚持！我们到中国了。”

北　平

北平难道真的是我在世界上看到的最美的城市，还是因为我在第一眼见到她时，心情特别好的缘故？

黄昏，在无际的平原上，突然高大的城墙耸立在眼前，它们守护着北平的三座城邦——中国式的，塔塔尔式的和封建王朝式的。围城城墙长 33 公里，高 14 米，底部宽 20 米，上部宽 16 米。半倒塌的城堡，三层台阶城楼，楼顶四角翘起，每个角都有牛角，用它们铜制的尖角把狡猾的鬼魂从圣城里驱赶出去。

在鼎盛时期，城墙上飘扬着丝绸青龙黄旗，敲响镀金铜钟。今天，上面长满野草，枯死的野草被风吹来吹去，饥饿的乌鸦到处觅食。中国到处是这种野草和乌鸦——光荣的最后继承者。你感到，这里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腐败，岩石错位，野草统治雕像，时光的最后军团在前进，枯藤紧紧盘缠城楼。

今天，春之黄昏，河堤上成排的刺槐已经开花。花香在搏斗，企图战胜中国的腐尸味。充满各种颜色的蠕动的人群和我们一起行进，在椭圆形的城楼门下吵吵嚷嚷。臃肿的西藏人，长发的满族人，高大神秘的蒙古人，瘦小、大猴子一样灵活，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的汉人。来自荒漠的

男男女女,瘦瘦的细腿,皮包骨的上身,凶恶无神的眼睛。和我们共同进城的还有东方的财富——满身灰尘、吃苦耐劳的毛驴，宽脚板双峰骆驼,还有一群猪。高高发髻上插纸花的塔塔尔女人,弯腿小脚的汉族妇女和身穿橘黄长褂的佛教徒。

开花的刺槐落在了我们后面,浓烈的中国气味扑面而来:被太阳晒热的尿骚味,松香油桶的味道和人的汗酸味。踏起的灰尘成云,路两旁是庙宇、房屋,死人像土一样从地上升起,中国的腐肉味冲击你的喉咙,进入你的肺腑。我们进入城门后,人和牲口分离,各走各的路,另一副景象充斥了我的双耳、双眼和鼻孔:北平。看不到尽头的宽阔马路就像干涸的河床一样,而那些小胡同形如河的小支流。低矮的土房,凉快的铜铁坊;房顶上多彩的怪物;门上精细的雕刻;身穿蓝色长褂的数以千计的男人女人;在远处,在金黄透绿的黄昏天空下出现一个长满带刺植物的亭子,活脱脱是一个巨大的仙人掌。

中国的条幅在空气中飘扬,长长的,红色的,黑色的,上面复杂的汉字充满神秘的魅力。他们的字母像是一片黑暗的原始森林,古老的哲学之蛇相近求爱或者疯狂搏斗。爬山虎沿墙壁爬上,下面,门槛上坐着一堆垃圾似的肮脏的主妇,她们在哄自己的孩子。两个苦力手执大木勺,弯腰从一个大桶里舀出浑浊的水,泼在路上,压下尘土,扬起臭味。男男女女从容经过,享受地呼吸这味道。只有一个穿戴讲究、苗条的汉族姑娘掏出手绢,捂住自己的小鼻子。

在一个凉快的广场,一群人盘腿坐在那里。人群中间一个披头散发、消瘦的姑娘手拿一把大剪刀,随着剪刀的开合,边唱边跳。呐喊,狂呼,不可思议的和谐。一个老太太蜷缩在下面,低着头,吹一支奇怪的长长的笛子。在另一边,一个上唇有两三根毛的老者坐在石头上,正在读一本宗教的书。他上身有节奏地摇晃,声音单调,像哭丧一样,令人昏昏欲睡。他周围的女人们半张嘴,眯着眼,认真听着。闷热潮湿。在对面,一个肉店里,屠夫把上衣搭在牛腿上。

两轮人力车,苦力披一件充满汗水和泥土的衬衫,气喘吁吁弯腰奔跑。人行道上摆满了货物——古老的用石灰保存的蛋,叫不出名字的咸菜,水果干。附近就是店铺,里面出售丝绸灯笼,扇子,贵重的绿宝石,透明的双面画。还有,在暗中进行的贸易:东方的春药,让男人那玩意增长的药膏,恢复青春的草药,令男人女人着迷的药酒。

各色各样的路灯点着,店铺关门,一轮圆月升上天空。中国的大人、小孩吃完米饭,外出散步。他们嗑瓜子,吐瓜子壳,咳嗽,像蚂蚁似的一个跟着一个。两个年轻男子走在马路中间,他们两根辫子搭在一起。这

是最中国式表现爱的方法。正像蝎子示爱时把两条尾巴长时间绞在一起一样。

在一个郊外饭馆里，客人刚刚吃完饭，广场上饭菜味还很浓。人们坐在一个说书人周围。说书人剃光头，上身裸体。他的眼睛闪着火花，讲一个故事。他摆动双手，走来走去，变换声调，一会儿是女人，一会儿是小孩，有时又是粗粗的劳累的声音。他扮演故事里所有的角色。翻跟斗，祈祷，哭，然后——好像是一个达官贵人在说话——声音愤怒，大声嘲笑。听众都被这张嘴迷住了。一个女人张着嘴，下唇上沾着瓜子壳。听众激动、紧张、汗流浃背。味道实在无法忍受，我只好离开了。

吵闹声小了一些。路上所有的人都在嗑东西，葵花子，西瓜子，花生。根据嗑的东西不同发出不同的声响……我实在控制不住了，被群嗑诱惑了，走到一个卖花生的老人面前。他懂点英文，和我攀谈起来。

"从哪儿来的呀?"

"希腊。"

老人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我生气地问。

"哎，你们那里在相互残杀呢!"

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我的民族感到羞辱。在瞬间我真想揪住这个发笑的老头的辫子。但是，我控制住了自己，我感到他是对的。

这样，在北平的第一个夜晚痛苦地结束了。

紫 禁 城

中国1000年来一直在唱王安石的歌：子夜。室内万籁寂静，漏壶停止摆动。唯我不能入眠，人类留不住的美，墙上月移春花影。①

我在这春夜也无法入眠。不是因为窗外的月亮照花影，而是我眼前一直留着另外的美景：绝对的美从土里地升起、开花，在太阳下光彩夺目，仿佛永世不凋。然而，最后还是返回到土地里去了。

正如一个托钵僧用目光强迫一粒种子闪电般出土、开花、结果和凋零一样，今天我在洁白的大理石圆盘上看到了人类一次兴盛的起始和结束。我现在还在眼帘上保持着这个情景，我不入睡，不是不能，而是不想，因为我不想失掉这个景色：刺槐花盛开，北平沉浸在黄色蜜蜂箱的嗡嗡声中。紫禁城城门大开，两个金色狮子在驱赶恶魔。现在，在封建王朝刚刚解体一些年后，锁被砸开，恶魔、"白色魔鬼"，自由出入荒废的王宫和王朝的廷院。

人力车停在门口，我下了车。眼前是一副看不到头的神话般景色：

① 王安石《春夜》诗：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宽大的大理石台阶，粗矮的铜狮子微笑着，胸前挂着一个沉重的钟。宫殿金色，故事一般，皇帝们都早已变成野草，在屋檐上随风摇摆。高大的圆顶形宫门上面有三个黄金大字："太和门"，巨大大福门！入口处是巨大的铜香炉。现在空了，没有用炭生火，也没有升起香味缭绕的烟来迎接过往的达官贵人。在这样的一个香炉上我看到一只巨大的黄蜂用黑色的腰带在缠它的空腹。铜鹤长长的腿，长长的脖子，巨大的大理石龟，附近是长着巨大翅膀的飞龙，象征皇帝的神话鸟；凤凰，中国人叫凤，皇后的象征。在这个铜鸟的内部放香料，皇帝经过时，香料燃起。整个"皇后"在燃烧，皇帝周围一派香气。

著名的御花园荒凉了。茉莉花、石榴花、盘藤、菊花，都不见了。在太和门上，大理石上的野草慢慢晃动。

皇帝的后宫被高大的血色红墙包围着。墙上是巨大汉字浮雕，像人肋，像人手，像断腿。宫室荒废，墙壁颜色脱落，多处倒塌，屋檐断裂，黄色的、绿色的、天蓝色的琉璃瓦裂开，破损。很多宫室变成了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许多珍宝：丝绸画、首饰、铜镜、扇子、女人用的磁枕头。磁枕上的绘画是女人们在柳树下哭泣。多宝格上是图案精美的花瓶，有的像胸脯，有的像兔子，有的像女人的脖子。铜镜失掉光度，变成绿色。一夜之间一切都烟消云散。

我慢慢浏览，目光停留在所有的画上。大多数的画都绘在丝绸上，另外一些绘在木头上和宣纸上。美幻无比，绘声绘色，温情脉脉。河流上稀疏的芦苇，小船上嘻笑的女人，开着红色小花的树木，好像树上着火了。但是，不是火，是春。远处，在一块丝绸上，浮雕似的，像梦，像露水，画的是岩石、云、农村儿童、绿草地上盘腿坐着的瘦瘦的和胖胖的女人。一个姑娘把一束鲜花放在菩萨脚下，双唇紧闭，祈求地看着菩萨。为什么要说话？菩萨会听到姑娘的呼喊。

峻峭的岩石下，一位行者在微笑。金色的凤凰站在那里，像皇帝一样看着远处白雪皑皑的景色。一种轻微的精神之醉包围你。大脑文明化了，不再像一个农夫那样喊叫。看着远方，更远的地方，轻轻的波浪式雾霭之上，大地以一切可爱的形态出现，闪光，消失。

我脚踏草地，曾几何时，这里是著名的后宫花园。在远处，草丛和乱枝中，我看到一个大理石凉亭。那是美丽的宣妃的浴池，圆形，入口呈弓形，低矮，已经荒废，没有一滴水，只有蜘蛛网。我像幽灵一样，从一处宫殿转到另一处宫殿。我用手抚摸无处不在的两种永世的图腾大理石雕刻：云和火，这是欲望和空无的象征。一个火炬创造了所有这些奇迹，火灭了，变成了烟，化作了云。只有记忆和爱的大脑来到这里，驱赶云，让

它恢复原始形态，还固定在宫顶的琉璃瓦上，让台阶、门窗充满炙热的身躯。“我向时间宣战！”大脑在呼喊，于是时间的玫瑰倒转，一切都复活了。

当我来到天坛——皇帝每年都要祭祀天和祖先的地方——时，我感到人真是神圣，神秘，是充满魔幻力量的车轮，他能按照自己内心的图案，相仿地造出物质：一个巨型圆体，大理石圆盘。在四个方向，有四座高大的大理石门，在大理石门楣上，在顶端，像两个翅膀似的，一边雕云，一边雕火。沿着大理石台阶上行，来到第二层大理石圆盘，稍微小一些，也有四座带雕刻的门。沿大理石台阶继续上行，来到第三层，最高一层圆盘上，目光所到之处，是环绕北平的一望无际的平原和荒漠。你会感到，你的头部已经深入到天上了。你会感到，那门楣上的雕刻——云和火——飞腾下来，把你托到天堂的精神世界里。皇帝在这里，只要伸出双手，就能触摸到他的祖先们。在这里，在高高的圆圆的台上，他会感到，他真是天子。同时，他也感到对他的臣民所担负的巨大责任。

我像幽灵一样一整天徘徊在宫殿里，切身体会身负重任的偶像的悲惨命运。他的面孔是神圣的，他的人民不可直视他。他孤独地、俘虏一样地生活在皇宫里。他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固定的程序：春天住东宫，穿绿色衣服，吃小麦面馒头和羊肉。夏天住南宫，穿红色衣服，吃豆类和鸡。秋天住西宫，穿白色衣服，吃狗肉。冬天住北宫，穿黑色衣服，吃猪肉。他外出祭祀、打猎时，他的马也要穿同样颜色的马衣，轿要涂染上同样的颜色。

这样，被拘禁在不可逾越的宫殿里的皇帝，只是一个宗教的偶像，给他穿衣，给他打扮，给他撒香料，从一个庙里搬到另一个庙里。谁也不能正面看他一眼。朝拜者，低头弯腰，如果向上看一眼，只能看他脖子以下和腰带以上的部位。如果要和他说话，必须用一块绿玉板遮挡嘴，不能让你的呼吸传到皇帝，以免污染龙体。

同时，他的责任也是超人的。他负责臣民和天之间的沟通，民族所有的幸福和不幸均源于他。如果皇帝是明君，稻谷丰收，母牛产仔，河流平稳，人间无瘟疫。一首中国宗教歌曲说：皇帝万能，他想到马，马儿壮。他愤怒，马儿冲锋陷阵。

皇帝是神秘力量的中心。他身上的这种力量传达到国家，带来好收成，健康和和平。每年，他要亲自在地坛开犁。他要亲自品尝新的果实。如果大地不生产，是皇帝的错，因为他已经没有力量和苍天沟通，不能为民造福了。

最高的道德有五种：公正、宽容、礼貌、智慧、信义。如果这五德动

摇，证明皇帝宝座不稳。皇帝是最大的轴心，其他都围绕他旋转。

我在大理石板上采集野草，听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宫殿大厅回响，超人的欢乐在我大脑中生成。我想起，在克里特的迈撒拉平原一幅动人的景色：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你从昏暗的原野高处俯瞰，会看到像列队战士一样高大的身影，他们抬头挺胸，队伍整齐，快步行进。太阳升起，队伍消失。雾人，克里特人把他们称为雾人，在雾中出现，在雾中消失。同样，中国的皇帝也是雾中人，在大地上出现，在大地上消失。

中 国 宴 会

绘画，雕刻，诗歌，公德，激情，爱水，爱花，爱女人，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但是，在那里你也许不会体会到中餐里体现出的这个古老民族的聪慧和精美。自古以来中国就以特殊、甚至有些神秘的方式来烹饪鱼、肉、蛋和青菜。正如在艺术创作中，原始的感觉经过作者的头脑变成艺术作品一样，原料经过中国厨师黄色的手指会改变外形和实质。

一个日本朋友忠告我："到中国去，有人请你吃饭，或者什么也不吃——这最好——或者，要吃就吃，不要问。"

我听说，中国人吃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狗，猫，发霉的蛋，肉上的蛆和茧汤……你们可以想象，当我们的朋友老官员魏哈（音译）请我们在晚上和他吃饭时，我是多么害怕了。

"中餐主要有三种，"魏哈抽着大烟袋，对我说，"狗难缠，酒和汤。第一种是民间的，酒是比较丰富的，只有第三种是正式的婚宴、节日宴。我们去酒馆。这些餐馆有的以猪肉闻名，有的以海鲜闻名，尤其一些店以螃蟹闻名。还有一些店以煲汤闻名。或者以餐馆的位置闻名：有的在水上，有的在花园里，或者在高高的阳台上……您喜欢哪里？"

看到我沉默，他用中国的礼貌补充：

“为了不让你陪一个老人吃饭不痛快，我还请了几位中国朋友，我希望你会对他们感兴趣：一个哲学家，一个诗人，一个画家，一个年轻的外交官，还有两个最著名的演员。最后，如果您允许，我还要请一位著名的美女，房姐……”

“房姐？”我吃惊地问。

“在我们这里，北京，这样称呼艺妓。在福州称她们白条，在广东称她们珍珠。她为我们唱小曲，说故事，然后离开……”

“这样，由于您的关照，”我说，“可以过一个最美好的中国夜晚……”

“不算‘最’，”老官微笑着回答，“最美好的中国夜晚还要有别的。”

“什么？”

“看吧，”他用一种谜语似的微笑回答，“你们欧洲人常常对我们的习惯不适应。但是，我们喝点‘蛇酒’，也许……”

“蛇酒！？”

“您知道，我们有许多种泡酒——蛇酒、猴酒、家禽酒。把动物和家禽的血放到酒缸里，酒就有了魔力。人喝了蛇酒，就特别胆大，而且特别好奇。到时候您就明白了。”

好像我已经喝过蛇酒了，太阳还没有落山，就怀着好奇心来到一个在高高阳台上的餐馆。我最先到的，等在那里。服务生为我端上东方的茉莉花茶和一小盘瓜子。我品茶，看着下面和四周的北京。所有的房子按照习惯都是矮矮的，单层的，隐蔽在树丛里，整个城市都是绿色的。只有亭子，故宫的黄色、绿色和紫色琉璃瓦在绿色中显现。远处，是一片荒原。

太阳落山了，晚星快乐地悬挂在深蓝的天空。凉风徐徐，阳台上花盆里的石榴花盛开。安详，宁静，愉快。我想到了孔夫子的话：“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世界上幸福难寻。唯心者把她放在很高处，唯物者把她放在很低处。而她就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般高。她不是天或者地的女儿，是人的女儿。”

哦，这不，老官员出现在阳台上，刚刚洗过澡，刮过脸，胖胖的，像大肚弥勒佛。他后面跟着客人，他们身穿蓝色的、黑色的长衫，戴礼帽，个个微笑，人人兴奋。服务生很殷勤，胖胖的，颇像一个太监。

上茶，伴随几个盛瓜子的小盘。

“瓜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哲学家说，“起着重要的作用。教会他们有耐心，习惯于长时间重复同样的动作，安定神经。所以，我们的农民在

西瓜丰收后，把西瓜送给人，但是条件是必须把瓜子退还给他。没有瓜子，谁知道呢，也许会有更多的造反。中国历史肯定是另一个样子的。”

老官员拍掌，宴会程序开始。我们走形式似的，用餐巾纸擦了擦筷子，开始深入到大盘子里。张开的筷子把面前的小瓷餐盘充满。在日本用餐时，人家把各种菜放在一个盘子里，放在你面前。而这里，是大盘盛菜，大家到一个盘子去夹菜。

我吃，根本不问每道菜是什么。他们有时告诉我，这是甲鱼汤，汤里的小块肉是甲鱼腿。这是鲨鱼翅。这是涂了紫胶的鸭子。这是蘑菇，应该沾辣椒吃。然后端上来著名的“皮蛋”。这些蛋放在石灰里存放多年，时间一长，蛋清和淡黄就发生变化，变得绿，透明，胶状。

“请原谅，”老官员对我说，“这蛋只有 15 年，最好的是 25 年。但是，难以找到。您不吃？”

“不，”我笑着回答，“太新鲜了。”

杯里倒满酒。

“为希腊干杯！”老官员说，举起酒杯，“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是两个面具，下面是同一副人类逻辑的面孔。”

酒很有劲，无味，刺嗓子。

“如果我们再喝两杯，”我说，“人类的逻辑就要危险了！”

“这样更好！”诗人说，“让逻辑给音乐让位。音乐才是最高的逻辑。您知道吗，孔夫子非常爱酒，爱女人，爱音乐。你们的苏格拉底也一样。”

老官员又拍掌，服务生赶紧跑过来。

“请帖！”他说，“立刻送去！”

给他一个玫瑰色纸帖，他在上面签了字。

“我请了晚之花，”他说，“我们著名的艺妓。她不年轻了，但是您会喜欢。她具有所有的成熟的智慧和欢乐。”

上来一盘甜食。

“这是藕，您吃吧，会忘掉祖国！”

我们又喝酒，周围的一切开始模糊。这时，在阳台一角，无声无息，像幽灵一样，出现了一个女人，浓妆，竖眉，面部涂了很多粉，戴两个长长的绿色耳环。她的面孔仿佛被无数次手的抚摸和唇的亲吻融化了，使我想起了在阿西基平原上圣弗朗基斯克小教堂里的大理石塑像，由于弗朗基斯克崇拜者的抚摸和亲吻，大理石风化了和走样了。

“晚花。”老官员说，微微点头。

著名的浓妆女坐下，打开扇子，微微一笑。她眼睛细长，弯曲，轻轻

转动，长时间逐个审视我们。然后，张开小嘴，唱了一曲，声音微弱，仿佛来自遥远大沙漠。我想象，这是一首驼队经过戈壁沙漠的歌。单调，忍耐，无望。在印度，每当落日，在庙宇里，佛教徒都唱起这种称为“虎歌”的曲调。

小曲唱完，她那嘶哑的疲倦的声音停住。她举起瘦弱的小手，端起茶杯：

“见到你们我很高兴。”她说，“我不能再唱了，因为今晚我有点累。”

她从发髻上拿下茉莉花，给我们每个人分一朵，上面还有她的体温。在我们为她的健康干杯时，她消失了，只留下了茉莉花香。

“晚花开始凋零了。”外交官沉默一会后，说，“秋天靠近了她。”

“这是女人最可怕的时刻。”哲学家说，“现在就等最后的情人——死亡的到来了。”

老官员再次给服务生使眼色，又在玫瑰纸上写了一个名字。转向我们说：

“有人靠近我们餐桌了。请允许我请来一个小哥。”

他眼睛都笑了，邻座的诗人对我解释说：

“意思是小公子哥，不知道你们古希腊人怎样称呼他们。女人们总是在我们嘴里留下一丝苦味，这时男孩过来，为我们唱歌，为我们跳舞，我们就忘掉了苦味。您再喝一口蛇酒，壮壮胆！”

中国人站起来，让位给小哥跳舞，我饮尽杯中酒，等待着。台阶上传来手镯声。我们住过身看着。哦，台阶上出现了一个瘦弱男孩的头。他出现了，身穿绣金丝绸的沉重服装，小脸涂满粉，眼睛画到眼眉处，小嘴笑着，像菩萨。老官员激动了，鼓掌。

“现在，”他说，狡猾地看着我，“现在，才是‘最美好的’中国之夜！”

黄　　妖

135 个汉字在书写时有“女”字旁。在这些字里，只有 14 个字表示好的意思；35 个字表示最大的可耻，语言的粗俗，86 个字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如果“女”重叠三次，则表示通奸、奸诈、不要脸。

中国人把女人视为吃男人的黑暗神秘的力量。“女孩子到了 12 岁，”传说，“就像走私盐犯一样危险”。

今天，我走过一条小胡同时，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登上房顶，大声喊叫。

“她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在骂街！”回答我。

我站了一会儿，看她。她挥动双臂，大喊大叫，声音哽咽；热血上升，双唇冒烟。当时天很热，她手里拿着扇子扇风。就这样，一种疯狂会经常在中国女人身上发作。平时她们很安详，听话，干活，洗衣，打扫卫生，做饭。有的坐在船上划桨，有的在田野里耕地、播种、收获。但是，突然，会发疯。成年累月积存在内心的怨恨会爆发，会登到高处去骂街！公元前 190 年，吕后曾经是个安静的好女人。突然，她发疯了，把戚夫人手足砍去，挖去眼珠，割掉耳朵，用热铅把她烫成哑巴，关在厕所里。尽管如此，

还不能发泄心头之恨，又登上宫顶，开始“骂街”。

“祸国”，“殃民”，“妖精”，中国人这样来称呼美丽的女人。北方有美女，看一眼要丧国，再看一眼地球要毁灭！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说法。

中国判断美女的标准是什么？纤细的鼻子，长长细细的眉毛，“像远处的山影”；眼睛小，透明，“像秋水”。中国男人最爱的是女人面颊上的痣，称之为“陶醉之花”。但是，令中国男人发疯的还是女人的脚，最大的欢乐从那里升起。中国的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不一样，当他们忏悔时，常用的句子不是“你受诱惑了吗？”而是“你看到女人的脚了吗？”

一个中国人最爱的是女人的脚。脚越小，爱的魔力越大。所以，在许多世纪之前，女人从小便开始裹脚，不让脚长大。慢慢的，伴随着年龄长大和无限的痛苦，四个脚趾开始向下弯曲，脚背向上，使骨头变形，小脚形成，那时，就让她们穿上丝绸做的小鞋。常年的裹脚过程是极其痛苦的。中国小姑娘痛得喊叫，不能行动，脸色发灰，眼睛发红。中国有句话说：“一双小脚一桶泪。”但是，在美面前，这点痛苦算什么？小腿变细，臀部和乳房隆起，整个身躯长高，不稳定，随时可能跌倒。这样，这位中国女人就达到了中国美的最高境界。她现在可以用自己的小脚统治男人了。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小脚时，就像看到残废人身体的残缺部位一样，感到极为难受。这样，当小脚女人在路上行走，他们张开双臂，略微前倾，摇摇晃晃，随时可能跌倒时，我感觉难受，把目光转向它处。但是，逐渐地，一种外部的黑暗魅力开始占据我。现在我的目光，当然不是盯在小脚上，而是落到中国女人不稳定的、孩童般行走的步伐上。中国男人，越是残酷，越是爱女人的软弱、不自信、颤抖，甚至小小的对身体的摧残，这就是他们违反自然规律把女人脚变小所追求的快乐。

这样，在中国创造了危险的、迷人的伴侣模式，没有固定的情感交流，也没有仿佛母爱的温情脉脉；而是粗暴、醉人的药，真正的冷酷的神圣。这里的欢乐不是白色种族的爱情传说，或者两性互补的幸福。这里的欢乐是原始的残酷搏斗，是两性的仇恨，是创造和毁灭世界的巨大力量：抬头向上的男人，缠住男人、要把男人扔入土里的女人。

许多次，当我在北平、南京、杭州、上海街道上散步时，我经常会突然惊恐地站住，仿佛眼前出现了一条闪亮地咝咝吐着舌头的蛇。一个中国女人，紧紧裹在黑色丝绸旗袍里，时开时合，露出衣内的肉体，白白的。她的眼睛像太阳那样明亮，像月亮那样冷漠，斜视、无情，仿佛是一条蛇。

中国女人一定是女妖。所有白色的塞壬①总显得天真、不危险，在爱情上刚刚出世，没有知识，不灵活，不化妆，讨厌幸福、运动和黄金带来的欢乐。而在这里，欢乐打破人的界限，超越人的呼喊，直达大地根底——动物、植物和死亡。

我永生不会忘记，一天傍晚，在中国一座河滨城市，我登上一艘花船。上船之后我才明白，所谓的花船，就是船用花装扮起来，船上生活着爱情黄妖。船板上是铺垫、席、枕头，上面躺着黄塞壬，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在昏暗的光线下，她们染红的双唇仿佛是开裂的伤口。眉毛剃光，上面画了两道虫子一样的道道。面孔涂抹得看不出区别，全都一个模样。这里年轻的女孩的面具不见了，在香粉和脂膏下，所有的面孔都融在神秘的神圣的永恒里。真的，你觉得好像进入了一个古老的庙宇里，一个支流岩洞里，那里崇拜着生育女神。

一股浓烈的鸦片味道，空气中飘着蓝烟。现在，我的眼睛习惯了半昏半暗的环境，清楚地看到在后面，白色面具中，几个瘦弱的中国男人在吸烟。河水呼吸般涨起落下，船摇摇晃晃，和河里的芦苇相碰。

女人身上的金箔、耳坠、珠子和水晶块在暗中闪光。水上浮动的这些人，和水上漂浮的腐烂水果一样，本质上与东方的女人构成更完美的和谐。

天黑了，甲板点燃五颜六色的灯，帆绳上挂起万国旗，船焕发出欢乐的节日光彩，第一批礼花划破夜空。一个女人动了动，开始唱歌，声音很小，很微弱，仿佛是催眠曲。歌声里有一种打动你心灵的甜蜜。似野兽的抱怨，似豺狼月光下的呼唤，似母狗的哭泣——这是女人在男人教会她调整声音和加入人的语言前的原始声调。你的内脏，早于你的大脑和心脏之前，就开始像狗像豺狼一样冲破障碍，号叫起来。这就是女妖最古老的秘密：把男人回归到动物。这是女人永恒的秘密。在所有的女人中，中国女人能给他最坦率的形式，让他从所有的温情和甜蜜中裸露出来。

日本艺妓在做爱时，伏在男人身上，仿佛他是病人，要治愈他。或者他像一个孩子，哭叫，女人敞开胸怀，给他喂奶。中国女人伏在男人身上，仿佛他是死敌，在战争中俘虏了他，并深知不需要怜悯。

我离开花船，沿河滨行走，想起了一首中国老歌：*毒蛇嘴，马蜂刺，毒不过女人身*。我想，女人身不是毒药。只是另一种巨大力量的顺从工具，任何人也不能抗拒这种力量，如果抗拒，就是亵渎；这是把我们推向深渊的世界性力量……

---

① 希腊神话中以歌声迷人的海妖。——译者注

中国的迷信

今天下大雨，路上无人。中国人因神秘原因惧怕雨，在他们的历史上有过描述，因为雨战争停止，或者因为雨停止杀戮。中国人相信，下雨时，天和地结合。世界的男性因素，阳，和女性因素，阴，结合在一起。如果你在雨天外出，来到结合的夫妇之间，是犯了亵渎罪。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简直是受罪，因为每个中国人总是感到看不见的力量包围着他，监视着他。一只乌鸦在他的房顶叫，他家会发生火灾。一只白尾巴狗闯进家门，家里要死人。在饭桌上，大家从一个盘子里夹菜，如果换盘子，要死女主人。在一些节日里，他们要拜，要呼叫："狐仙！""蛇仙！""刺猬仙！" 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动物能神秘地影响人的生活。

中国人对"红毛野蛮人"，对侮辱了神圣的大地母亲的人，恨得咬牙切齿。这包括没有问风水先生，没有得到神的允许，就打开大地挖取煤和金属，或者竖立电线杆子，把影子投在家里坟地上，或者修铁路，架桥。还有更坏的："大鼻子"（这是他们给白人起的另一个外号）会把婴儿杀死，取出他们的眼睛，用来制作照片、底片和胶卷……

他们不特别信神，但是认为信神比无神论更有利。他们说，如果有

神，还是供奉他们更好。如果没有，损失也不大。最好是当作有神对待。“敬祖先如同他们就在眼前。”孔夫子这样教导。“可是，我们的供品他们能看到，能享受到吗？”问孔夫子。孔夫子回避回答，他不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我回答，能！后代们会倾其所有上供给祖先，结果会倾家荡产。如果我说，不能！他们会不再上供，成为无神论者。所以，我什么也不说！”道教的先人老子对于孔子的想法给予了讥讽，骂他：“清理一下你的大脑吧，让它像雪一样白。否定你的学问吧，排除你的思想吧！人在大地上的生命过渡就像一匹白色的马，它企图跃过深渊，结果只能是掉下去！”

中国人和神的关系是商业关系：你给我，我给你。为神上供，祈福，修庙；神也应该回报。不然，人会惩罚神。如果不下雨，田野枯焦，人就把砖、铁烧红，把神放到上面去坐，让他也烧焦。人经常想方设法嘲弄神：每年，新年前夕，灶王爷要上天去禀报这家人的表现。中国人怎么办呢？用黏糖把灶王爷的嘴沾上，他不能张口把知道的一切说出去！

生小孩时，在门外用红布条挂一个小口袋，里面装两块吃的东西，两个葱头，两块炭，猫和狗的一些毛。还要把父亲的裤子挂在门上，上面写道：“恶鬼进裤子，婴儿保平安。”要结婚一定要问算命先生，看两个人的属相是不是相配。算命先生来规定做新娘衣服和绣新娘枕头的日期。中国的年由 12 个动物统治：鸡，兔，虎，猴，猪，蛇，龙，狗，牛，羊，鼠，马。算命先生要看，婚姻受哪个动物保护。

但是，主宰中国人生活的——他们的欢乐，痛苦，工作，庆典，婚姻，生育，死亡——是两大迷信，风水和龙。什么是风水，中国可怕的老爷爷。风水按字面是：风和水，是地面的魔鬼，一个特殊的、力量巨大的和复仇的魔鬼，中国人要奋斗不止，努力判断他的想法，以便遵循。中国人如果不问风水先生，不敢建房，种树，修路，挖墓。

风，无影无踪，水，可见。风和水带来好的或者坏的运气。一个不幸的中国人拼命要知道怎样才能转运。风水真是变幻无常、出人意料！你把房子建在这个地方，所有的财富滚滚而来。我把房子建在同样的地方，风水发怒，就让我消失。最令人不安的是：要知道你的亲人过世时，风水的愿望是什么？何时下葬？葬在何地？怎样下葬？稍有不慎，违反风水一点意愿，可能毁掉你，甚至你这一代人。因为死人比活人生活得更紧张，他们的报复也更无情。中国人不是不考虑利益，只是简单怀念死去的人。他们认为，每个死者都是存在于周围的无形的力量中；应该用祭品和祝福讨好他，让他成为活人的保护者。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死者的尸体盖着席子或者树枝，在一个房子里停留几周，或者几个月，直到

亲朋凑够了钱，才能举办像样的葬礼。风水先生来到，带着工具：一个罗盘，一面镜子。左看右看，要折腾几个小时。如果死者是富人，需要很多天才能找到适合下葬的地方：上面不要有星辰，下面不要有龙，不要正对风口，地的颜色和周围山影落地方式要感觉舒服。更重要的：世界的一个脉，虎脉，要从他右面过；另一个脉，龙脉，要从他左面过！

龙是中国另一个可怕的老爷爷。在这里，眼睛所到之处，旗，门，绣品，画，大理石雕刻，木雕，都有这个可怕的幻想出的怪物：一半鳄鱼，一半蛇，五指带刺的爪。龙没有翅膀，不能飞上云端。所以象征高处的一切：山，大树，皇帝。龙是力量的象征。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它的杰作：火灾，水灾，雷灾，地震。龙发怒时，摇动尾巴，大地震动。或者它奔向太阳和月亮，要吞噬它们。这时大地昏暗，中国人便敲锣打鼓或者鸣放鞭炮，吓唬龙，让它把吞噬的太阳或者月亮吐出来。

有时，为了平息发怒的龙，人们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靠祝福和祈求。当河流涨水漫出河堤或者天大旱地干裂时，巫师就找来一条蛇或者蜥蜴，宣布说，这是龙。人们把它放在天鹅绒枕头上，在它周围，敲锣打鼓，下跪礼拜。龙无处不在，天上，地下，水里；甚至还在家庭主人的正房里。所以中国人在建房檐时，让房檐上翘，以便龙能舒舒服服地盘在上面。中国人视开地挖矿和建造桥梁为最可怕的事。所以有一个官员在许多年前在探讨建造铁路时提出："我们不用花巨资从海上购买机器，最好研究我们古人提出的传统方法：让龙的翅膀拉车运输。"

神秘的中国，在这里的同一个人群里共存着截然不同的矛盾：固守的逻辑，最严格和实际的精神，另一方面，相互传播的对虚无的、超人的、充满邪恶的、古怪的和嫉妒成性的力量的迷信 。孔夫子是最古板的实用头脑，而老子则是一位传教士，他不在乎好与坏，藐视实际。"一个真正的人不因长命而欢乐，也不因早亡而难过。财富不会使他自豪，贫穷不会使他自卑。对他来说，生与死，富与穷，好与坏，都是一样的。不与人相争，不惧怕鬼神。他思维平静地走过世界，他走过世界而思维平静，到了最高境界。无边的大海可以沸腾，他不会发热；巨大的河流可以结冰，他不会寒冷。雷可以击倒山峰，风可以掀起海浪，他不会恐惧。他驾驭风在星辰间翱翔，不在乎生与死，更不管好与坏！"

中国的灵魂是丰富的，所以才能创造出这样令人赞叹的、成熟的矛盾和这样杰出的文明。没有讲实际的、固定的思维的干预，接触本质将是难以名状的和支离破碎的。没有不可治愈的神秘的崇拜，实际的思维将是枯竭的，无能的，不可能去期望超越直接需要的大工程。在这里，中国，两个伟大的领袖和合作者，基豪蒂斯博士，善所斯，创造了世界。

我逛北平的庙宇和修道院，为古老的信仰逐渐失去信徒而高兴。在蓝色的角落里，在香炉围绕中，人类最大的首领——菩萨，微笑，闪光，你会认为，全部肉体得到了最高荣誉，变成了精神。

我记得，有一天，在北平城边上的一座喇嘛庙里有着像铜牛似的呻吟和叹息：鼓声，锣声，颂经声，整个庙宇沉浸在清晨仪式中。桌子周围坐着一排小和尚，身穿黄色长袍，头戴黄色鸡冠帽，念经，每个人唱自己的音调。一个年长的和尚，满脸皱纹，头剃得光光的，也戴着鸡冠帽，在小和尚中间走来走去，念着经文。他左手拿着一串黑色大佛珠，右手提着香炉，撒圣香。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烟雾，在烟雾中，看得见雕像，绘画，木雕，胖胖的和尚，懒惰的饭囊，酒鬼，不信神的和尚。[①]

中国人不大喜欢那些无耻的、追求享受的和尚。经常通过童谣嘲笑他们。我觉得这个满脸皱纹、裹在黄套子里、手提香炉、嘴里叨叨咕咕的和尚就是老百姓讥讽的那种人："菩萨，可怜可怜我这个倒霉的和尚吧，帮助我离开寺庙，因为人们不信佛了，不上供了。菩萨，帮帮我，让我离开，不要让我再挨饿、再受冻。帮我娶一个漂亮的姑娘，扔掉这黄袍子！"

"笑面佛"，一座巨大的雕像，稳坐在一个小庙里，耳朵巨大，垂到下巴下，光光的头，像个大葫芦瓢。肚皮裸露，光光的，一副笑脸，肥肥胖胖。手拿一串用红线穿起的人头盖骨，开心大笑，倾听老和尚诵经，观看小和尚；从打开的门里俯瞰北平。在他面前，一排多彩的纸风车在空气中转动。

附近，另一个小庙里，一尊巨大的菩萨雕像，凶猛的蒙古人，长长的大黑胡子外有一个套子，保护胡须。他的大胡子掩盖鼻孔、下巴和两腮。他不笑，不是用欢乐佛的眼光看大地，也不用嘲讽的目光观察人的愿望。这是一个伟大的占领者，他来到中国，手里握着神给人类的礼物——地震，火灾，水灾和战争。

---

① 估计此处所讲的是雍和宫。——译者注

中国人和死亡

有一天，在北平一条小胡同里，我看到了精彩的，莎士比亚戏剧式的一幕。一支五颜六色的队伍前，两个头戴漏斗式帽子、身穿落地长袍的人在领路。两个人中间是一个光头胖人，他肩扛一个纸做的女人，那纸女人浓妆涂抹，和真人一样大小，有节奏地在空中左右摇摆。后面是一个棺材，架在横木上，由 16 个人抬着行进。再后面是一群穿戴像叫花子似的人群，女人都身穿白衣，挥动双手，面孔冷酷。行走匆忙，又哭又叫，消失了。

"这是什么?杂技吗?化装游行?广告宣传?"我问我的同伴，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他在中国已经十二年了。

"不是，"他笑着回答，"是出殡。一个姑娘死了。你没看到她的纸人吗?"

"出殡?怎么这样热闹?为什么又那么急急忙忙?"

"因为要吃饭。因为这群穿孝衣和披麻的人，上帝知道他们几天没吃饭了，要去吃饭。死者的亲戚，'为了自保'，讨好死者灵魂，倾其所有来操办丧宴。这些平常的小气鬼变得铺张浪费了。"

"难道中国人很怕死吗?"

“不，他们不怕死，而是怕死人。中国人只有在死后才得到巨大的力量，人们像怕鬼、怕神一样惧怕死人。在咽气前，人们要把他放到一块木板上，抬出卧室外。因为他们相信，不这样做，灵魂会留在卧室里，和肉体分离，可能附着在床上、家具上、墙上。灵魂占据了卧室，其他人就不能再居住了。那时，只好彻底翻修卧室，毁掉所有的家具，让灵魂离开。把死者放在卧室外，给他穿上最好的衣服，然后在他的枕头下放一块白布，象征公鸡。有时，要把一只活公鸡捆在死者的双脚上。公鸡会在下面的世界给他带来好运。你知道为什么？非常简单，因为‘鸡’与‘吉’的中文发音特别相像。棺材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死了，没有装进棺材就下葬，那算倒大霉了。死者一定要变成恶鬼来折腾活人。所以，送给中国的死人的最好的礼物是一口棺材！”

我们安静地散步，谈论死亡，观看商店门上混杂的各种颜色的雕刻和飘扬在空气中红色、绿色的写有大字的条形旗。在所有的院子的门槛上，可怜的女人们用一点点的水洗衣服，或者梳头，或者给孩子或者给她们的男人洗澡。看到她们你会觉得，她们很可怜，你会忘掉她们的肮脏和丑陋，会情不自禁地尊重她们神圣的使命。如果没有这些勤劳的女人，那些男人们会被肮脏和虱子吃掉。她们是男人的马夫。

我的同伴已经习惯中国这样的景色，他安详地继续讲述自己的想法：

“在中国，神不是菩萨，不是孔夫子，也不是道。中国真正的神只有一个：祖先。崇拜祖先是中国最古老的宗教传统。人一旦死亡，到下面的世界，便具有了危险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讨好他们，不让他们侵犯我们。只有一个人可以做亡者和活人之间的中间人：儿子。儿子每天要给死者上供：花，饭菜，祝福，还要严格遵循死者生前的规矩。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不仅给你，还会给你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全家带来不可挽回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

我转向他：

“可见的和不可见的？”

我的朋友微笑了：

“中国的家庭不仅是可见的，不仅由活人组成。还有另外两层不可见的：下面一层，地下，那里是古老的先祖；上面一层，等待出生的下一代。活着人的表现决定全部大厦的兴旺或者毁灭。

“没有男孩子的家庭就倒霉了，将消失。因为只有男孩才能向死去的人上供或者祝福。女人是不算数的。她们什么也不是，只是‘花瓶’。那个永恒的元素，不死的水，是男人掌握的。

“死人统治中国。他们远比活着的人多。他们没有死，活着和统治着每个活人，是死去的人主宰着活人的一切行动。指导现在并创造未来。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最高义务：以宗教的恐惧听从古老的声音和完完全全遵循哪怕是最小的程序。这些程序不仅是空洞的形式，是我们深层情感的外在表现，是我们灵魂的躯体。

“如果没有这些程序，灵魂实质就无处着根，就会消失。

“死人是中国的基础，不是他们的骨头，而是他们的精神。那一天对死者的崇拜动摇，中国就会倒塌下去。”

“我看，”我回答，“您说的这个中国将会倒塌下去。‘科学之光’很快会来到这里。”

我的朋友遗憾地回应：

“已经来到这里了。前天，我从一本中国杂志上读到了一个宣言，这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人为‘唤醒’人民写的。‘我们，年轻人，公开宣言，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我们宁可要一篓粪，也不要给祖先的一篓神圣的许诺……”

我的朋友突然沉默了。

在一个菜铺前积聚了许多人，还有穿黄色衣服的警察。一个人站在高凳上，正把一根绳子从门框上解下。

“一定有人吊死了。”我的朋友说，“我看看去，一定是为了报复。”

一会儿，他回来了。

“他成功了！”朋友笑着说，“菜铺老板借给一个苦力一点钱，苦力用房子做抵押。苦力无力偿还，老板收了他的房子。那个极其狡猾的苦力怎样才能报复他？昨晚来到老板家门口，吊死在他家门上。”

“他为什么不杀死老板？”

“他傻吗？如果杀死老板，他和他的家人就会有麻烦。况且，如果苦力杀人后自己也死了，就不会按程序给他下葬，他的灵魂将永世受罪。现在可好了，所有的麻烦都转嫁到老板头上了，法院会剥夺老板的一切来赔偿苦力家属。还有更重要的：苦力将光荣地走向坟墓。他得救了！您别忘了，在中国自杀是最习惯的行为。小孩自杀怕大人打，妇女自杀为了逃避婆婆的惩罚，男人则因为嫉妒、复仇、自尊和贫穷自杀。如果你用不适当的方式驱赶一个乞丐，他在你家门前自杀，你算倒霉了！法院，罚款，丢人现眼！两个商人竞争，一个感觉要失败，就到他对手的商店去上吊。这样，他的对手也完了。一个人打官司输了，要求再审，被拒绝，他就死在对手的家门口。法院只好重审，在一般情况下，法官在死者光环的照耀下，都改判死者胜诉。

"上吊是中国人最习惯的自杀手段。然后是服毒和用刀片。自杀者为了确保他的死会毁掉对手，一般都在自身皮肤上写明自杀原因，谴责对手。所以，中国人怕对手用自杀来报复他。一天夜里，一个贼入室去抢一个农民，拿起口袋要走。'可怜可怜我吧，留下我们的口袋！'农民求贼。贼撒脚就跑。'可怜可怜我吧，'农民又喊叫，'你要不还给我口袋，我就去死！'贼一听吓坏了，赶紧回来，把口袋交给了农民！

"对我们来说，中国人是奇怪的、不可思议的、另一个世界的人。最起码的道德，例如：怜悯之情，他们没有。一切只从利益出发。要做一件好事，必须有利益。如果你摔倒在路上，或者你的车抛了锚，中国人会围过来，无动于衷地看着你，笑你。只有你掏出钱来付给他们时，他们才会帮助你。如果你问路，他们会故意说错方向，迫使你付钱后，他们才告诉你正确的路。'怜悯' 两个字在中文的书写中和好心肠、被感动这样有'心'的情感字毫无关系。'怜悯'两个子书写时，没有'心'在里面。

"同样，中国人不知道感激，没有感恩之情。一次，一个郎中治好了一个盲人乞丐。盲人看到了光明，您想盲人会怎样做?盲人要求郎中赔偿他，因为他不再是盲人了，没人可怜他了，没人施舍给他了，他丢了饭碗。!"

我的教授朋友安详地看着周围中国人蚂蚁般的生活情景，沉默了。我在训练自己的感觉器官来适应环境。奇怪的魅力，危险的、无耻的好奇，黑暗的欲望，让我去触摸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可疑的身躯……

我的朋友打破沉默,微笑了。

"对于一个白人来说，生活在中国是困难的，困难的和危险的。中国人是冷酷的，报复心强的，贪得无厌的，肮脏的。但是，在每一个中国人后面，都是无边无际、充满神秘的整个中国。在这里，人有深度，他的根扎得很深，在泥土和肮脏中蔓延。根越深，花开得越高。花，中国的文明，有无法描述的魅力。因为你会感觉到，肮脏的人人升华了，变成了精神。你会高兴，因为贪婪和冷酷被战胜了，和宇宙温顺地结合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意想不到的情景，一方面，庄子教导他的同胞——有理智和逻辑的中国人：'在无为中休息，你会看到世界多么美好。你像蛇一样蜕皮，把大脑从嘴里吐出来。和空无亲近。'在另一处他又说：'在圆圆的天空下，除了秋天的小草，什么也不存在！'当死亡临近庄子时，他的学生们准备给他办一个盛大的葬礼，他笑了：'大地做我的棺材，天做我的棺材盖。太阳，月亮，星星悬挂在我的坟墓上方，那是最好的装饰；你们还能奉献更好的吗?不要给我举行葬礼。我不要坟墓！''可是，'他的学生们抗议，'乌鸦会吃掉你！''如果你们不埋葬我，乌鸦

会吃掉我。如果把我埋在土里，蛆会吃掉我。我为什么要偏向一方而冷落另一方呢？'

"中国人很善于抓物质，吃它，喝它，占有它，这里诞生过一个诗人，他在诗句中所描写的境界，莎士比亚只有在他的晚年才能达到：在梦中，我是一只蝴蝶；醒来，我看到我是一个人。哪个是梦？人？蝴蝶？也许都不是。我说：我醒着。也许我应该说：我蜕变了？在公元10世纪另一位中国诗人，司空图，他唱道：让我们在松树下建一个小屋——在那里我们光头作诗——不要去管东，也不要去管西！"

把黏黏的泥土变成空气中的歌，这就是中国不可战胜的魅力所在。

一位公主和黄色的珀西哈里斯

单宝钗(音译)公主穿一件紧身金黄丝绸旗袍,戴长长的绿宝石耳坠。眼睛黑黑的,涂有眼影。当年曾在皇宫里居住多年,现在,皇宫荒凉了,只好住在这个有着独立花园的离北京较远的房子里。她的面部、脖子涂上了厚厚的一层润肤脂、香粉和油彩。她很苗条,动作灵活,可怕的漂亮。她写了一本爱情的书。我询问她中国文学的现状。她涂有眼影的天鹅绒眼睛充满怀念。

“没有什么了,”她说,“随着皇家王朝的陨落,我们的创作力量也枯竭了。年轻人都是懒人,缺乏情感。他们不相信古典作家,不读书。他们书写时,语言粗俗不堪。你感觉他们不是在写文章,而是在说话。尤其出现了一个可咒的首领,他要抛弃我们精神的神,改变我们的语言,让我们用苦力和农民的语言写作!”

我感到很可笑。但是,要让成熟的、苗条的公主愤怒地说下去。她点上香烟,从嘴和鼻孔向外喷烟雾,这使我想起宫殿前的象征皇后的铜凤凰,当天子来到时,凤凰会四处冒烟,散发香气,和现在愤怒的公主吸烟一样。

“这怎么可以?”她喊道,“有学问的人怎么可以用老百姓的口语写

文章?怎么可以用我的仆人的语言写高级的情感、崇高的意念?告诉我,这可能吗?"

啊,在这一刻,我想起了用我们语言的阿克力达斯,彼得洛斯·弗拉斯托斯,他们在世界那一边,在利物浦。听着这位维护官方语的公主慷慨陈词、眼中充满蔑视,我简直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这就像在你们的地方出来一个人,他宣称,不应该用柏拉图的语言写作,而要用农民和渔夫的语言。你们会怎样对待他?"

我笑了:

"我们怎么对待他?我们要把他流放到远离希腊的地方,要骂他为出卖者和叛徒,不允许他的脚踏进科学院。尽我们一切所能来饿死他!"

"哎,你看你看!"愤怒的公主回答,"我们也应该这样对待那个该死的胡适博士!"

端上来充满茉莉花香的茶。蓝色的黄昏开始从高高的窗口爬进来。窗口外面,一棵火红的石榴花盛开。公主在昏暗中光彩夺目,东方的偶像,浑身珠光宝气,香气逼人。她用热情洋溢的声音向我讲述中国的语言:

"我们有两种语言,一种是书写用的;一种口头讲的。书面语不像你们的语言那样,由字母组成。我们有几千个象形字,每一个字代表一种思想或者一个事物。我们最早的文字是粗大的,象征天、地、人、家畜,以及其他的,鸟、树、鱼、金属。总共有 214 个。但是,仅仅这些字已经容不下我们的精神财富了,必须完美我们的书写,找到新的书写方式。当然不是绘画出所有的客观存在。怎样表达复杂繁多的客观,例如怎样区分狗、狼和狐狸?怎样区分苹果树、梨树和樱桃树?还有,怎样表现抽象的概念或者感情?愤怒、爱情、希望?很困难的问题。我们没有想到像你们那样用字母连接、采用斯拉夫语言系统,怎么办呢?在原来 214 个字的基础上,我们又创造了新的字,当然是随意的,但是,是很适宜和有表现力的。我们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谜。你越是有文化,越能解开这些谜。我们把字分为动物和植物两大类。食肉动物用狗字为基础表达。牛则是反刍动物的基础字;鼠表达啮齿动物;猪表达厚皮动物。如要写虎字,先写狗字旁,在加上一个象征虎样子的象形字。"

"你们怎样能把抽象概念表现出来呢?"

"非常困难,"公主笑着回答,"这里就看出了我们种族的聪明才智。为了表达怒,先画一颗心,在心上放一个奴。心被奴役能不愤怒吗?一个屋檐下有两个女人表达纷争。一只手和一杆平衡的秤是历史学者。珍和珠是朋友。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在我们这里绘画和书法是一家。你

要成为好的学者，首先要成为画家。当我们的民族处于鼎盛时期时，书法是神圣的。动笔前要沐浴、更衣。手臂要和纸张平衡，肘永远不可碰到纸。笔、鼻和心要构成三角。很多学者冬天没有火取暖时，就动笔写字，十分钟后就会出汗。当你愤怒或者难过时，动笔写字，愤怒和难过就会消失。你想想，由开始的 214 个象形字到现在几千字。我们最好的字典已经有了两个世纪了，里面有 44449 个字！没有人能全部记住。我们尽量学习。掌握 6 千字就可以了。”

“你们的口语呢？”

“啊！很简单！”公主不屑一顾地说，“由 450 个单音字组成，由于口语发音不同，达到 1600 个。中国的词因为发音相同而分为两类，为了不混淆，如果需要，总是在同音字旁加一个意义相同或者相反的字。您看，口头语没有书面语那样困难和文雅。现在，来了这个魔鬼胡适……

就在同一个晚上，在一个小餐馆里，我和这个魔鬼、号召中国人用白话文写文章的胡适共进晚餐。我们谈到了公主，大笑不止，我们一下子成了朋友，因为同样的思想把地球两端的我们联系在一起了。胡适也就是 45 岁，充满活力，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放光。他在美国学习哲学和文学，在那里他的头脑被照亮了，看到了吞噬他的民族的麻风病，开始了斗争。

从美国归来，他在上海，和自己的一个朋友共同发表了《中国文学革命宣言》。宣言称，中国古典的语言对当今的生活已经无用了，15 个世纪以来，这种语言对于我们民族已经是看不懂的，是阻挡精神发展的障碍。拯救我们民族的唯一语言是白话文，讲话用的民间语。一个死亡的语言不能表现一个活着的人民。“没有一种死亡的语言能创造活生生的文学”。

“我在 1916 年就发誓，”胡适对我说，“我不用文言文，只用白话文，来写散文和诗歌。我们争取到大学的一些教授，争取到很多大学生，创办了杂志《青年》，只用白话文。两年后，所有省的青年都响应了我们的宣言。用白话文的思潮像火一样在全中国蔓延开来。到 1920 年我们取得了第一个重大胜利：教育部在几千年后，第一次在两个年级使用了活的语言。1928 年，南京民国政府决定在小学所有年级和初中全部使用白话文。最近五年，在所出版的书籍中，四分之三使用的是白话文。胜利！我们最大的反对者，林纾老先生，他曾把 200 多本欧洲的书译成古典中文，不知所措。他反对我们唯一的论据是：‘我感觉应该用古典语言来写作，我这样感觉，但说不出为什么。’”

胡适笑了,神采奕奕。

“你们呢?”他问我。

我向他讲述了我们的斗争。珀西哈里斯、帕里斯、帕拉马斯、爱弗达里奥迪斯、菲林达斯、弗拉斯托斯的名字胜利地回响在中国的小餐馆里。黄色的珀西哈里斯听到遥远的我们斗争的回音,笑了。

这样,我们不同国籍、统一战斗的同志笑谈到深夜,难舍难分。像两个传令兵,一个来传达部队胜利的喜讯,另一个也来传达胜利的喜讯。现在,两个传令兵会见了,宣布了胜利的消息,不想分别。

气，黑色的疯狂

中国的礼仪规则有300条，还有3000条好的行为准则。你和一个中国人下棋，会听到他这样藐视地说自己的棋子："请允许我移动我这颗微不足道的城堡！请允许我用我这颗微不足道的城堡吃掉您光荣的城堡！"中国女人在说自己丈夫时，从来不对你说："我的丈夫"，永远用别的词代替。会说"我的主人"。"我的先生"。或者，如果他是理发师，说"我的理发馆"。如果是卖菜的，会说"我的菜铺"。

礼仪要求，家里来客时，你要为客人奉上鼻烟。中国人尽管知道，他的鼻烟瓶已经空了，但是，为了遵守规则，还是打开鼻烟瓶，向你献鼻烟。而你，出于礼貌，做出取鼻烟的样子，用手捏着没有的鼻烟，送到鼻子前，而且，还要打喷嚏！……礼仪，崇拜形式，他们相信，物质奉献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心理意愿的奉献。把概念握在手中，轻微、纤细接触，脑和手的默契合作……

在中国呼吸的空气越多，我越感到，我周围的神秘越来越浓；我觉得中国人后面的组织越来越黑暗和越来越复杂。那黑黑的、猴子样的狡猾眼睛看你的时候，你知道他要说什么？当中国人在你面前深深鞠躬和顺从地听从你的吩咐时，你会毛骨悚然，因为你会感到，这种沉默非常

可怕，充满野蛮的、无声的翅膀。我观察给我服务的堂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灵活的手，这样周到的服务。我想："如果有这样一个用人，你会多幸福啊！"可是，当我抬起头看他并对他微笑时，我吓坏了：因为我看到他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像一把匕首。

中国人安详，有忍耐力，乐于助人。他把所有的谩骂、侮辱和痛苦收集起来，储存在心里。不说、不做任何可能出卖他心灵的小动作。你看到他会说："他什么也不懂。"但是，他把一切看到眼里，听进耳里，写在记忆里。他会记下你欠的账，总有一天，你会偿还的。

记得在上海，我乘人力车前往码头。下车后，苦力张开两手，我开始数沉重的铜钱，并观看他什么时候示意钱够了。我把铜钱给了他一把，又把他的口袋装满，但是，他还是张着手，还要。一个英国人在我们旁边站住，看着我们。我又开始往苦力手里放钱。突然，那个英国人跳过来，往苦力肚子上狠狠踹了一脚，愤怒地对他大吼什么。苦力后退，抱着疼痛的肚子，一言不发。有三十来个中国人围在周围观看。"您给他太多了！不应该惯坏他们！"英国人对我说。我笑了："没关系，他是个穷人。""有关系！"英国人冷言抗议，"有关系！别忘记，您是在中国！""您为什么不提醒我说钱够了，而去踢他？""他会大叫和威胁你。一脚就吓住他了，就应该这样！"

就应该这样！一边是5亿中国人，另一边是一个英国人。但是，这要持续到何时？我看着周围的中国人，没人说，没人动。他们的面孔毫无表情，仿佛是面具。中国人在收集，在收集和储存脚踢、谩骂、嘲笑。总一天，他的心会冲出来。那时，那些船和白人能来得及逃跑和得救吗？

就这样，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收集愤怒，吞掉舌头。但是，突然，他的双眼发暗，开始发疯。这是气，黑色的疯狂。儿童，大人，你会看到他们突然倒地，口吐白沫。女人们经常晕倒在地，麻木不仁，或者拿起一把刀，一块石头或者一锅开水，去杀她们的丈夫或者婆婆。有时候，她们被这种歇斯底里的发作控制，不能吃喝，只好饿死。这种黑色的疯狂，气，会控制整个人群。那时，就要爆发可怕的屠杀，白人老板就危险了……

1920年5月20日，气突然在中国人身上爆发。红色大字写满北京的墙壁："杀死白蛮！把白蛮扔到海里！中国是中国人的！"黄色人群中散发火一样的传单："基督教骂我们的神，蔑视菩萨，使天地震怒，所以天不下雨。八百万战斗的灵魂下界来，要把外国人从祖国清除出去。你们要记住，如果不杀死所有的白人，天不会下雨的！"

愤怒的人们拿起枪、剑、竹竿、棍棒和能找到的一切，冲向大使馆

区。所有目睹那个场面的人都承认，他们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他们头缠红色头巾，上面写有大字：福，意思是幸福。他们力大无比，爬上高树，从高处跃下，吐白沫的双唇发出一些难以理解的咒语。一个狂热到极点的人，杀死自己的女儿，把她分解成小块，扔给其他人。他们的意志是那样坚强，子弹射穿他们的腹部，仍然高举旗帜向前奔跑……

在中国逗留期间，无论我经过城市和乡村，穿过大江和小河，我都惊恐地看到这些黄色蚂蚁群。现在，他们盘腿坐在那里，半眯缝眼，用烟枪吸食鸦片，低头，耕耘土地，用人力车拉白人。但是，总一天，这些干草会点燃，那时，整个世界就会卷入火海。这气，不仅会激发苦力，还会激发 5 亿中国人，而且，那时，如果不再使用棍棒和刀剑，而是使用坦克和飞机，指挥他们的是训练有素的将军，世界的命运将会改变。

难道日本人将是未来“黑色疯狂”的坦克、飞机和将军首先要应对的？

中国的戏剧

今天，李老太太庆祝她的90大寿。她的重孙，我在一个官员宴会上认识的外交官，清晨给我打来电话。

“是一次了解中国家庭节日的好机会。我老奶奶庆祝90大寿。我接您来祝贺她。她有长长的假辫子和一双小脚，您会喜欢的。可别忘了，对她说好话，夸奖她的美丽。她一高兴，会赏给您一把古老的丝绸扇子！”

老太太家很大，单层，像土耳其专员的公署。像所有中国的庭院家庭一样，入口处有一堵屏风墙，阻挡路人目光直接看到院子深处。这就是著名的照壁，防止恶鬼进入的盾牌。恶鬼是什么呢？当然是过路人向院子投来的目光，照壁挡住目光，不让它们看到院子里的女人们。

我们绕过照壁，来到一个装饰一新的大院子。在竹竿上、墙上、门窗上、树上，到处飘扬着宽宽的红色长条旗，上面写着金色大字。

“这些是老奶奶接到的祝贺词。”外交官解释说，“写的是：青春永驻！祝您见到第五代孙！寿比南山！”

老太太的老年儿子、孙子、重孙子都来迎接我们。

“从老的葡萄藤上分出了82支！”外交官小声对我说，“茂盛的葡萄园！”

我们走进大厅。大桌子，小桌子，椅子，帘子，屏风，这和日本的俭朴相距多么远啊！在一张放满靠枕的大椅子上，坐着老太太——一位愉快的黄种人老太太，她的小脸像一个枯萎的苹果。一个重孙女拿一把鸵鸟毛扇子为她扇风。在她的下座是她的两位老年朋友，目光痴呆。但是，老太太的两眼闪着愉快的光芒。

“希腊人。”我走近时，她的朋友介绍说，“希腊人！专程来祝贺您大寿。”

老太太问什么。

“她问，”朋友解释，“希腊人是什么意思！”

“你告诉她，”我心里说，“是中国人一样的人，在地球的另一边，官方人，老黄历人和食人的人”。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铜锣敲响，深处一个门打开，出现一个更大的厅。摆满座位，坐满了客人。大厅深处，有一个舞台，挂着帘子，仿佛是幕布。

“这是什么？”我问朋友，“演戏吗？”

“老人家已经不能去戏院了，戏班子来到老太太这里，演几个逗乐的喜剧，然后在院子里开餐。放鞭炮，驱赶恶鬼。走，找个座位，马上开演了。”

端盘子的跑来跑去，茶、甜食、水果、柠檬水。在多彩的舞台上，一把写有黑字的大扇子：“您可以把演出看成真或者假。生活就是这样的。”

大幕拉开。两个打扮成女孩的男孩愉快地像猫一样叫唤。中间上来一个年轻人，手拿宝剑，头上戴翎。两个姑娘冲上前去拥抱青年，开始爱情游戏，看哪个姑娘能赢得小伙子的心。一个姑娘苗条细长，像鹤。另一个短粗胖，像海豚。可怜的青年不知道选哪个好。就像一头又饥又渴、因为在水和草之间不知先吃还是先喝，犹豫而死的驴。他看丰满的姑娘，惦着苗条的姑娘。看苗条的姑娘，又惦着丰满的姑娘。最后他拔剑自杀，解脱了。

演员们的语言和形体无法描述。他们的身体像皮筋一样柔软，弹跳高，落地无声，舞蹈美。世界上没有像他们这样生来就比魔术师和杂技师更灵活的人了。他们战胜了引力规律。我在南京看到过一个女子，她能在绳子上行走和跳动自如。

“中国人最大的爱好有四，”我的朋友对我说，“赌、嫖、毒和戏剧。这来源于要逃避现实生活的欲望。中国人的生活只局限于需要，其余的，除了醉，还有什么欢乐？只有醉，才有希望看到财富、女人、梦、诗。所以，每当一个戏班子经过一个村庄或者小镇时，人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和工作，关门谢客，拿着席子、小桌子、小凳子，积聚在搭台唱戏的广场。在那

里，他们忘掉了日常的烦恼，半闭双眼，沉湎于舞台上的唱词、音乐、色彩和梦幻中。邻近的学校也停课，穿上好衣服，都来看戏。唱戏的村子最幸运，因为村民们敞开胸怀接待客人。鸡窝的鸡没了，瓜地的瓜没了，全年的积蓄一周内都花光了。中国人乐于承受这一切，因为看戏的喜悦战胜了吝啬。把一般的逻辑忘掉了，另一个伟大的灵魂出现了：神秘的欲望，东方的女人，把一切都看成是戏剧。他们知道，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戏，我们只扮演规定的角色：她扮女人，他扮男人，他扮两个角色；一些人或者扮傻瓜，或者扮英雄，或者扮乞丐……”

我的朋友讲述着，我的头脑中盘旋出我在中国大街小巷看到的一系列景象。中国人对喜剧的喜爱是深深的：两个中国人站在路中间吵架，于是，周围的人作为观众欢乐地围过来。主角骄傲地看着人群，扔掉帽子，敞开胸襟，开始演出。每一方都大声呼喊自己有理，捶胸，下跪，寻求公正。但是，实际上，他更关心的不是公正，而是中国人更深的需求：挽回自己的“面子”。要证明他有理，让人们为他喝彩。一个官员被判处绞刑，他最后的愿望是什么？要求给他穿上最好的衣服，为了“面子”、自尊心。

幕间休息。在老太太的院子里盛满各种水果、点心的盘子端来端去。女人们裸露大腿，光彩夺目。黄昏，像穿橘色长袍的佛教小和尚一样，悄悄从敞开的门进来了。

又敲起锣，打起鼓。音乐刺耳，乐器像叫春的猫一样在头上震动。我无法忍受，在院子一个角落坐下。老太太身旁的两个老者之一也出来了，他摇着扇子，看到我，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们开始谈话。他讲一口古怪的法语，曾经是中国驻法大使。那些日子一些令人不安的电报传来：共产党在四川向北平方向推进。日本离开满洲里，也列队向北平行进。

“你们不害怕吗？”我问老者。

老者只是微微一笑：

“共产主义年轻。日本年轻。中国是不朽的。”

他沉默了一小会儿，又说：

“您知道吗，在大象身上有许多皱，里面集满寄生虫。许多鸟飞来，落在大象身上，啄食寄生虫，为大象清理身体。中国是大象。”

“难道您不怕中国的其他敌人吗？更大的，比方说，鬼，水灾？前几年，扬子江泛滥，淹死了 3 千万人。”

老者微笑着看了看我，耸一耸肩：

“3 千万算什么？”他说，“中国是不朽的。”

在一个中国村庄

中国是不朽的。果实累累、一望无际的平原，春天玛瑙绿，夏天银灰、蔚蓝，像母亲。她无数蚂蚁般的孩子身穿蓝色长袍，匍匐在胸脯上吃奶。

稻谷、棉花、甘蔗、桑叶、茶。从头到脚，无数条深水大河灌溉她。在中国这里，一切都安详、缓慢、简单；没有夸张的装饰，都是不朽的。你感觉到，这里没有那些发达国家里常见的刹车、匆忙，在那里好像统治一切的是破坏和创造无法抑止的疯狂。而在这里，中国，节奏是缓慢的，深沉的。不急不躁，像不朽那样行动。她知道，匆忙的、神经质般的动作是年轻人的作为，和大地的严肃、不朽是不相称的。

一代又一代，人、土地和水和谐共处，遵循生育的节奏。你会认为，中国真正的神哲学家，最完美的平衡，讲究实际的大脑是孔夫子。突然会发生这样的奇迹：控制中国人、口吐白沫登上房顶“骂街”般的骤然疯狂也会控制中国的景物。龙卷风掀翻城市、毁灭森林；河流泛滥，数以千计的村庄淹没在泥里，数以百万计的人溺水而亡。在孔夫子美好道德和安详的面具后面，会飞出一条凶恶的、食肉的、身披绿鳞的龙。

暴风雨过后，泥土里小人又冒出来，重新搭建他们的土房，重新开

渠，重新耕耘土地，重新修补面具，孔夫子也再次出现，微笑着，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他很清楚，人思考深渊没有任何益处。

许多天，我在中国的平原上游荡，思索着，为了创造中国，中国人流下的汗水和眼泪变成多少条江河！古老的歌曲歌颂他们的祖先开荒、用火烧掉荆棘、用一片锋利的石头切开大地的胸膛，播下种子

——荆棘密密，祖先为何把它们烧掉？

——为了我们，他们的子孙，在大地上播种。

——让场院堆满粮，让大车溢出粮！

——丰收！丰收！

——让家家有饭吃！

《旧历》，写于公元前几千年的一本中国古书，至今三千年来还一直规定着人和土地循环往复的合作关系。一切来源于土地，一切回归于土地。宇宙是一条神秘的蛇，它咬住自己的尾巴，构成一个神圣的环。一切都是神圣的，因为一切都在这个巨大的蛇环内升华和运转。头和尾相连。

凡是从土地里来的一切，有义务回归到土地里，大地又负责把这一切以新的形式升腾出来。读《旧历》时，我们会恶心地读到惊人的警示，人的排泄物有宗教意义，在中国的圣书中是神圣的："主管农业的人必须注意，人的排泄物一点也不能浪费。这关系到人民的生存。把排泄物收集起来，放在容器里，6 天后，第一次发酵。然后加入 10 倍的水，搅拌，用来浇地。要把水肥精心浇在每棵植物的根部，如果遍地撒肥，是很大的浪费。只有节约地、科学地使用人粪肥，才有好的收成，人民才会幸福……"

所以，所有中国的土地都有一种特殊的令人作呕的味道，一般人很难适应。这是中国有代表性的气味。真的，你要坚持在中国行走，就需要有坚强的神经和深刻的理解。

有一天，我为了考验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的承受力，来到中国的一个小村庄。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排列着由泥和草搭成的低矮房屋，一间接一间，拥挤不堪。在土房中间一条浑浊的河慢慢淌过。半裸的男人和女人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用桶将水倒进邻近的稻田里。猪和孩子们在泥水中幸福地打滚。在水中一角倒着一条死狗，尸体腐烂，爬满蛆和螃蟹。就在死狗旁边，在炎炎烈日下，中国人沉睡着，他们张着嘴，苍蝇飞进飞出。

我捏着鼻子，快速穿过，来到村子中。在一个长条街道两旁，十几个中国人躺在席子上吸鸦片。他们的眼睛昏暗，瘦瘦的手发光，没有人

说话，全都沉浸在麻醉的幸福中。在那样贫穷和不幸中，鸦片——对别人可能是宗教，思想，爱，酒，对他们就是唯一的获救之门了。使他们忘掉悲惨的日子，靠近一个好一点的世界，把可悲的现实变成幸福的、慢慢摇动的梦。

当然，死亡总是早早到来，只有鸦片来得及给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安慰和快乐。如果连这个也没有，他们的日子简直就成了无休止的折磨。鸦片是他们的诗，他们的梦。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才不骂自己降生的时辰。"你为什么要吸鸦片？"一天，我问为我拉黄包车的苦力。他用小小的、无神的、已经开始发暗的眼睛看看我，回答："老板，日子太难了。"

真的，日子太难了，我在这个穷困的小村边走边想，看不到一张笑脸，没有一盆花，没有一只鸟。每家门口只放了两个盛人的排泄物的桶。时而，从门里探出黄色的人头，看看是不是有人偷他们门前的宝贝桶。当桶盛满时，他们用竹扁担挑起两个桶，把里面的东西倾倒在自家的稻田里。

裸体的孩子们，浑身是泥，像站立的猪，包围我，笑我，触摸我，但是，他们的手里紧握石头。或者，他们的眼神充满毒药，假如眼神能杀人，我算完了。墙上帖着大红纸，上面写着黑字。孩子们对我指着黑字红纸，表情冷酷。这些黑字写的是什么呢？我偷偷揭下一张，放进口袋。后来到南京，我问一个熟人："这纸上写的是什么？""杀死外国人！"

我想，这就是考验我承受力的时刻。看我是否能战胜恐惧，在中国这个偏僻的小村逗留一年，两年。没有书，没有纸，没有笔，甚至没有一封来自朋友的信。和过去所爱的一切一刀两断，在这土地上生活，呼吸这里的臭味。忍耐，俭朴，勇敢。两年后，我从这个考验出去，或者成为野兽，或者成为圣人。

太阳西下，衣裳褴褛的乞丐来到街上，在垃圾堆里寻找东西，窥视每一扇打开的门，寻找一切可食或者可偷的东西。他们中一些人裸露全身，只在腰间围一块遮羞席子；另一些人手提、肩扛他们全部的破烂。所有财产扛在肩上，所有拾到的围在腰上——破鞋，黄瓜，刷子，罐头盒，铃铛。老头，老太太；高大蠢笨的青年；七八岁的姑娘；一丝不挂。瘸子，驼背，骨瘦如柴；盲人，排成一排，搭肩行进。一群群，经过村庄，挤满道路；很多人饿死在路旁。肮脏，饥饿，就是中国最大的两个神。就连孔夫子、老子和菩萨都没有那么多信徒。

"不要可怜他们！"一个中国人曾告诉我，"他们不像你想得那样悲惨。晚上，当他们躺在地上睡觉时，你再看他们，欢笑，唱歌，鸦片，做爱！

他们整夜怎样兴高采烈地赌博啊！用其所有当做赌注：一把米，一个破烂，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输光了的时候，就用自己的一个指头或者身上的一块肉来赌。”看来，连地狱里也有欢乐。我想，也许更欢乐，无论如何，比天堂的欢乐更人性化。

天黑了。在村头一个角落，我看到一个木建的供奉菩萨的小庙。我对自己说，我要躺在庙里，睡它一夜。我还有几根香蕉和两个苹果。我坐在庙的台阶上，看到庙的里面是镶金的木雕菩萨，20多只手包围他，像光环。有的手在祈祷，有的手在威胁，有的手在祝福。坐在台阶上，我同情地思索，人为了把饿变成饱要寻找多少道路啊！菩萨，这个空空的、无所求的老人，哺育了数以百万计的灵魂。而鸦片，也是一种菩萨式的解脱，是与梦幻更快的接触。要达到宗教的神秘分许多台阶。使你忘记“尘世的我”有许多种方式的沉迷：最低级的是酒和鸦片，第二种是做爱；第三种是思想；第四种是信仰；第五种，最高级的，是精神创作。我们每个人都遵循自己能找到的道路行进。

“你在想什么？”突然听到背后传来漏风的声音。

我转过身，是一位瘸腿老和尚，只有一颗牙。他会讲一点英语，我们攀谈起来。

“你到我们村里干什么？”

“看看。”

“看什么？灰尘，贫穷，虱子……”

他走进庙里，过一会儿又出来，手里拿着一个黑色发亮的钵盂。

“你有钱吗？”他对我示意，“我卖它。”

他拿起圆圆的钵盂，敲了敲，深沉、安详、甜蜜的声音在空气中散开。我侧耳倾听，追寻这神秘的声音，它慢慢远去，消失了。我把钵盂拿到手里抚摸。细腻，颇像象牙，有规律的波纹，在手中有一种特殊的享受感。

老和尚狡猾地看着我，感到鱼儿上钩了。

“这是庙里的古老钵盂。这样的钵盂再也不制作了。在过去的年代，浇铸金属是神圣的宗教行为。铁匠们都是圣人，苦行僧。他们把各种金属，阳性的，阴性的，熔和在一起，让它们结婚。只有童男和童女拉风箱。现在，铁匠们没落了，不信了，制造不出来好的钵盂了。这个，是老铁匠，苦行僧，制造出来的，拿去吧！”

我狂喜地买下这个钵盂，当晚放在庙里的席子下给自己当枕头。

我长时间不能入眠。我枕着这个神圣的枕头深思，我觉得仿佛听到宽广的节奏，那是中国的水、土、冬季、夏天和人的灵魂奏出的。

在中国古老的歌曲里，还能找到描写欢乐的春天节奏。

——春天到，小伙子和大姑娘们在花丛中笑。姑娘挑逗小伙子："去哪里，男孩子们，从哪里来回到哪里？"

——"回到我们来的地方！"小伙子们回答，"好吧，走，在去那里！再去那里！"

——于是，一对对，一双双，开始了爱情游戏。

古代中国人相信，姑娘春天做爱受损，而小伙子秋天做爱受损。所以，他们春天订婚，秋天结婚。

他们一整个冬天都窝藏在低矮的土房里，像休眠的蛇一样蜷缩在那里等待灵魂萎缩。

刚刚闻到春天的气息，大门打开，胸膛敞开，人们冲出房屋，开始了神圣的春天活动。小伙子和姑娘们开始比赛，奔跑，看谁能胜过对方，谁歌唱得好，谁舞跳得好。可怜的、吝啬的中国人春天里变得大手大脚，把所有的食品、酒都拿出来，大吃大喝。

如果男女定亲，要举行盛大的象征性仪式：到达鲜花盛开的田野前，姑娘们要半裸地跳进河里，从河这岸游到对岸。祖先的灵魂从天上下到河里，冲向处女们，未来的新娘们感到，不朽的亡者的呼吸像丈夫一样从她们身边吹过。她们在把处女贞操献给丈夫前，要首先献给祖先。只有祖先才能使女人怀孕生子，活着的丈夫只能贡献肉体，而祖先贡献的却是不朽的灵魂。

春天离去，夏天到来，开始繁忙。收割，打场，收获入仓，哪里还有时间谈情说爱？金秋终于来了。人们填饱肚子，操心的事没了，开始恐惧地想到寒冷的冬天。漫长的冷夜好做伴——进行婚礼。姑娘牵着小伙子的手，开始唱婚歌：无论生与死

——我永远陪伴你。

——我的手放在你的手里。

——我和你白头偕老。

生与死，战争与和平，中国女人几千年来都忠实地守在丈夫身边，勤劳、忠贞、勇敢、坚忍不拔。在一些保留的民歌里，还能听到旧时代女人的声音，这些歌抒发了她们的痛苦。一位无名诗人——或者也许是一位刚刚结婚的新娘——几个世纪以来都在叹息，她的叹息保留下来，变成了诗句，使人们心里充满苦痛：

将军战马不安地踢踏大地，
张开手递给他一块绣花围巾。
"亲爱的，多少温情话绣在线里，

读一读，当你独自一人在帐篷里，
当你仰望高空圆月时，
请你想想我和我们家里！
啊，快来吧，来到我胸前！
你想想，一夜又一夜，
圆月在天，爱妻盼望你！”

在中国一个菩萨庙里的一张席子上，我头枕古老的钵盂。中国沉浸在安详、无限和甜蜜中，仿佛一丝风儿都没有，夜雨无声滋润广袤的田野——我听到了遥远的呼喊，叹息，野蛮战争的厮杀声和中国人脚环和手环发出的爱情碰撞声。

战利品顶端

迅速的、急不可待的一瞥，没有看够。一道闪电，我瞬间看到中国巨大的黄色身躯，闪电熄灭，整个东方又陷入黑暗中。

剩下什么？就像一个商人一样，我总是在一次精神企业活动后盘点一下利润和损失。

在这次匆忙的行动中我得到了什么？蚂蚁般的大人和孩子，缫丝厂的噪音，长满野草的广场，盛开的鲜花，现代的游船，茉莉花、香火和人粪组成的气味。

在我触摸到的固定的面具后，是一个遥远的温和面孔，古老的语言，悲伤的歌曲和消失的声音。年老的苦行僧盘腿坐在深渊的边缘，安详、微笑地看着无限的天蓝色的“无”。他们曾几何时还生活在真正的岩石上，用肉唇微笑。而现在却作为一幅画来到丝绸上，而他们的双唇仅仅是几条浮雕似的黄丝线。

我眼福饱满，灵魂快乐，思维筛选，把多余的、危险的抛弃，只留下能够升华和没有危险的一切，不能在纪律严明的地区播下无政府主义的种子。思维是商人，可怕的高利贷者，每次危险的旅行后，它都要求收获利润。

我们扔给思维几个中国铜板，防止它大喊大叫，而我们自己，除了得与失之外，为了不追求利润的、骄傲的和无所求的灵魂而留下了一个战利品，战利品的顶端是我们在北京一座庙里看到的雪花石菩萨。

你爬上很高的台阶，来到一个悬在高处的公园里，从远处就听到庙顶铃儿发出的甜蜜声响，仿佛是牧群的铃声。你再往里走，一个木建的庙赫然耸立在你面前。黑暗，你小心前行，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你的身体感到一丝凉风袭来。外面烈日炎炎，灰尘如云，野蛮地、不停地叫喊，乞丐追赶你，路上人流如河——人的呼吸神圣和肮脏。突然，在这个庙里，安静，清新，凉爽。“只要在这里见到菩萨，我就满足了！”我想。

就在这一刻，一位坐在暗中角落里我没看见的和尚伸出手，电灯亮了。庙深处的一尊雕像一下子呈现在我眼前。他盘着双腿，由透明的雪花石雕刻而成，坐在青春花环中，身披粉红色斗篷，胸怀裸露，面带微笑，菩萨！从来没有哪一尊雕像能像这尊菩萨这样给我如此巨大的快乐！不仅是快乐，是解脱，是感悟，感悟到你从凡胎解脱出来，你冲破栅栏，和无边无际的“无”结合在一起了。这只有舞蹈、音乐和布满星辰的天才能给予，只有这珍贵物质的不动摇的外壳才能给予。看到这尊菩萨后，包围你的第一个浪是欢乐，是一个游泳者张开双臂、做好准备，跳入大海手指瞬间触摸海水所感到的欢乐。你就这样跳入到这雪花石里，消失了。

你感到，无声地游啊游，恍如梦境，在透明的水中，一轮圆月当空。我第一次领悟到菩萨的教诲。什么是涅槃?是永久的消失还是和宇宙的不朽结合?2 千年来，哲学家和神学家为此争论，评论，分析，奋斗，企图寻找涅槃的含义。你看到这尊雪花石菩萨，你的思维顿时开朗。你生活在涅槃中：不是消亡，也不是不朽。时间和空间消失，问题改变了形式，达到了超越人类语言的最高境界。你看这尊透明的菩萨时，你的身躯凉爽，心灵甜蜜，你的思维在混浊中成为一盏明灯。在此之前，这盏灯，由于欲望的波涛而摇摆不定，照耀的是名利，是所爱的人，是祖国。突然，你看到了这尊菩萨，你的思维消失了。没有消失，思维成了菩萨。

我良久不动，看着世界中心的这尊雪花石。我感到，这里，所有地上的光，所有人的努力，都折射在这块大理石里。

当我走出来，太阳下沉，空气充满金绿色。我在公园里站了一会儿，靠在一棵树上，心里充满欢乐。我的思维像金龟子。它在一支百合花中醒来，现在脱离开百合花，全身是金色的光环。突然，就在人们晃动的地方，在公园中间我看到一块多彩的大理石底座——绿、紫、白和玫瑰色。我走近大理石，上面是一幅浮雕狩猎图——野猪、马、狗。这曾经是那尊

雪花石菩萨的底座。但是，庙里空间小，放不下，把它们分开了。现在底座扎根在公园中，上面是空刻在“无”上的菩萨最后的雕像。

我激动地注视底座上“无为”的存在，很久很久。我想起了前天在一个中国绅士家的无声无物音乐会。在一个半昏暗的大厅里，坐着十几位无声的客人。大厅深处是由灰色丝绸做背景的舞台。演奏者到来，鞠躬，坐下。小鼓，中国的七孔笙，中国古老的萧。地上放了一个巨大的有 25 根弦的琴，他们称为古筝。两个男孩擎着两根长长的笛子。

年老的主人张开双手，作出我们平常鼓掌时要做的动作，但是双手没有接触，只留下头发丝一点空间，停在那里。这是无声音乐会开始的信号：演员举起鼓槌，嘴唇靠近笛子，没有吹，手指却在笛孔上迅速动起来。一片寂静。鼓槌在空气中上下，不接触鼓皮；古筝手低头在古筝上，手指在动，偶尔停下，全神贯注，仔细倾听无声的声。什么也听不见。好像音乐会是在远处，很远处，在阴影中，在生命的彼岸举行，而你只能看到他们在演奏，鼓槌在绝对的安静中上下摆动。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乐器，沉浸在无声的和谐里。每个人都遵循乐师的节奏，自己补充韵律，音乐的无声无语在腹内翻腾。一个信号发出，每个人让放松的心境去补充空白，达到最高的精神享受。

无声音乐会结束，我转身询问我的邻座。他微笑着回答：“对于一双久经考验的耳朵，声音是多余的。解脱的灵魂不需要行为。真正的菩萨没有身躯。”

是的，真正的菩萨没有身躯。我看着公园里的底座上，用无法描述的胆量构思看不见的菩萨雕像。我想，当一个民族在几千年后达到文明的顶点时，这样的雕像会耸立在无数广场里。一个底座，上面只刻一个名字，多余的繁琐一概没有。崇高的观者会用空气做大理石，用眼睛雕出一尊像。

无形的雕像，无声的音乐——我说，看吧，这就是最高的花，有一天它们身躯会从泥土根上绽出。那时，人就将摆脱野兽的外壳。

祝福泥土的中国，这是今天的世界唯一一个能使你骄傲地预见未来遥远人类的国家。

尾　　声

海伦·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今天，雨下个不停。小雨，无声。谷物里，我们金黄色小家，又冷又空，仿佛是一座空坟。没办法啊，主人——蚕——长出翅膀，从丝里脱出，飞了……

我宁愿天下暴雨，听雷发出吼声，听海浪击打城堡的岩石。而现在的沉默像寿衣一样裹着我。

晚八点。我顺手打开收音机。有人广播。轻轻的，激动的，费力地讲着英语。是查理·查普林，在尼采附近的维里夫拉斯。他在一个港口看到渔民教堂，现在在给科科托讲解，他非常喜欢这个小教堂，把它画了下来。他的女儿帮他把英语译成法语。查理校正她："很激动……是的，很激动……"现在毕加索讲话。很快，很快，浓重的西班牙音。他感谢教育部长和安迪波力斯当局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是的，我记得，我和卡赞扎基斯曾在那里做客。毕加索那天第一次穿皮鞋——他从来都是趿拉着一双带孔的毛拖鞋，我们去看他。他穿了一件漂亮的宽大夹克，上面有大的黑白正方形图案……小个子，圆圆的小眼睛贪婪地、狡猾地转来转去……而现在，我的上帝啊，罗伯尔·单度里说，我们听听那些已经离去的大人物的声音。

真的！传来可亲的声音：

“尼可斯·卡赞扎基斯，” 罗伯尔·单度里问，“对您的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梦想和旅行。”卡赞扎基斯毫不犹豫地回答。

然后，在说一句话前，他停了一会儿，你感到，他有些激动。这是他第一次在电台里讲话，还有些不习惯。

“是的，”他停一会儿后，说，“一个古埃及人说过，在一生中看到水最多的人是幸福的人！”

他笑了笑，吸了口气，然后，很快，很快，轻轻地、动情地说：

“您看，我也努力这样做：在死之前，尽可能多地看水，看地……”

啊，是啊，尼可斯·卡赞扎基斯在永远闭上他的眼睛前看到了许多水。我们在扬子江带泥的水上整整航行了一周。1500 公里水路，从汉口到重庆。中国人从来没有为任何人安排过像为他那样安排的完美的旅行路线，每个细节都考虑得无微不至，选择了诗人之路。他们说，我们所行路线到处都是无数诗人歌颂过的中国美丽风光……

他看到了很多水，但是没有解渴——这也是一个克里特老爷爷感觉到的，一天，老爷爷生气地对他说出一句话：“我诅咒那些可以解渴的人！”“水”也是他最后的一个词。水！他还要水！仿佛命运在惩罚他，让他永远不能解渴……

让我努力把事情原本从头按顺序说来吧：我们怎样离开昂蒂布前往柏林——布拉格——莫斯科——北京——东京，怎样在中国从汉口登船，沿长江而上，直达重庆；在春城昆明，在一个海拔 2000 米的大湖旁度过了一周。怎样在温泉和石林漫游；怎样爬上建在岩石上的庙宇；怎样离开后又前往广东，在那里，我们遭了厄运，中国的年轻医生为尼可斯·卡赞扎基斯注射了天花防疫针。(他们不是问过三位雅典教授、三位都回答说不用担心，可以注射任何防疫针吗？)从广东我们无忧无虑地离开，殊不知，陪伴我们的已经是死神了；经过香港，乘飞机到了日本——东京、大阪……——从那里，两周后，乘飞机到达阿拉斯加，在北极上空，差一点丧身冰山，因为我们的飞机坏了……最后到达哥本哈根，在弗里堡，亚洲流感找到了我们……

“您想写什么？”看到卡赞扎基斯在红色小笔记本上记录，我问。

“这次我不再写游记了。所见到的一切将在我内心形成故事。”

但是，后来在医院，当他感觉到身体好转，又有力气时，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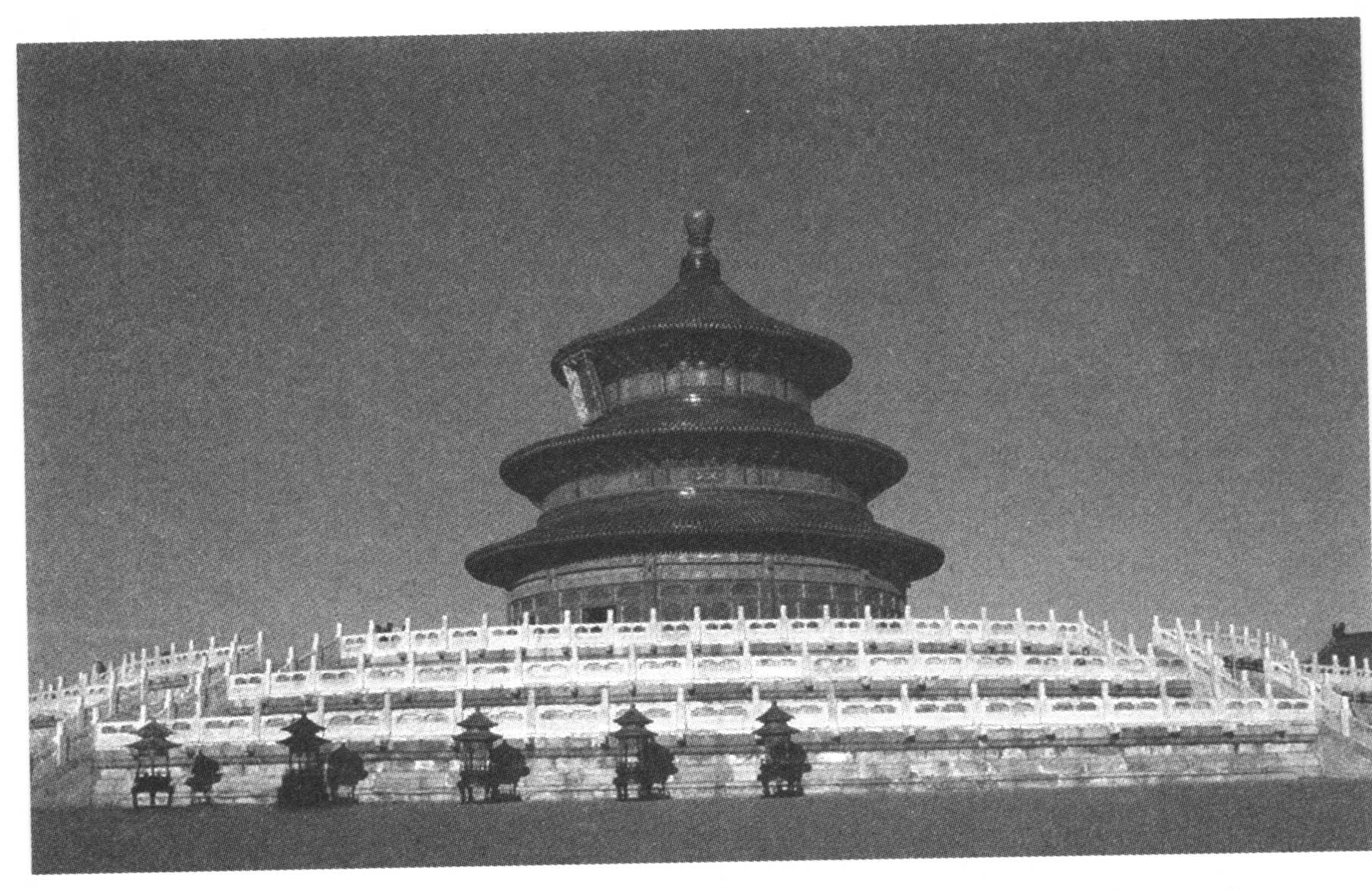
“您会看到，我要写一个后记：20 年后……在后记里我将记述中国

的变化。多么巨大,多么深刻的变化。不是统计数字和工厂,我对这些已经没有兴趣了……”

太遗憾了!尼可斯·卡赞扎基斯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再也不能坐在办公桌前拿笔写作了。我们说过,蚕长出翅膀,飞了……而我,另一个善曹斯,为了你,读者,把仅有的小红笔记本上的记录忠实地抄录下来,加上我们的最后之旅留给我的印象。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你,尼可斯·卡赞扎基斯的读者,也是多多少少为了我自己,给我一种错觉,仿佛我和生命的伴侣尼可斯·卡赞扎基斯手拉手走在路上,我和他共同进行这次生命的最后之旅——日本和中国之行。

让我大胆写出的这几行字
在这里结束,作为
怀念尼可斯·卡
赞扎基思的
纪念。

1958 年 4 月 4 日



20年之后

俄罗斯——中国

柏　　林

我们在 6 月 5 日，8 点（晚）离开昂蒂布前往柏林。我们的路线是柏林——莫斯科——北京。

“这次旅行只能让他受益，你会看到的！”昂蒂布美丽的女书商 K 太太对我说，“你觉得有不好的预感，那是因为你担心。你不应该担心，我相信看手相……”

在许多年前，在澳大利亚一座高山上，我们逗留的饭店老板会看手相。他根本不认识尼可斯·卡赞扎基斯。尼可斯·卡赞扎基斯也不知道，这位老板曾给希特勒看过手相。这位老板说了许多尼可斯·卡赞扎基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都准确无误。还对他说：“你在 70 岁时将得一场大病。你会被治愈，但是，你将体会到晚年的沉重。”因为这位手相大师预见的一切到目前都被证实没有错，所以，这位书商女士，我们两

人，都受了他预见的影响。

我们的朋友给我们送来的红玫瑰，整夜都在我们头顶上散发香气。

“好的开始。”尼可斯·卡赞扎基斯说，对于马上要开始的旅行，他很满意。

第二天早晨，在拉扎尼，我们见到了 A 先生，共进早餐。

6 月 6 日，柏林，“熊”饭店。晚上，赫里索斯·埃维诶辟皮迪斯到来。

在柏林漫游。在半圆形屋檐下，无法描述的财富闪着光亮。我们去了钟楼，去了熊山。司机不让我们走一步。我感到卡赞扎基斯很疲倦，开始担心。我们的旅行还没有正式开始。

6 月 7 日，中国大使馆，签证，等等。希腊大使馆：大使，极右派，死脑瓜骨，深信角里藏着真理，讽刺的、令人讨厌的噩梦。俄罗斯大使馆：所有的人都极有礼貌。在赌场用餐。晚上在中国大使馆。多么有礼貌，多么丰富的饭菜。跟希腊大使馆形成鲜明对照：在希腊大使馆我们等了一个小时，连让我们坐一坐的椅子都没有提供……

今天我学会中国一句谚语：“如果你有两件衬衫，卖掉一件，买一朵玫瑰花。”

我向卡赞扎基斯提起一位在巴统——莫斯科的火车上遇见的希腊妇女。那是 1929 年。可怕的贫穷，而且是对资产阶级而言的。在座位下面，这位太太放了一个小筐。她不时俯下身，看看它是不是冻着了或者热着了。巴统阳光明媚，莫斯科漫天大雪。秋天。“您小筐里放的什么？”卡赞扎基斯问她。“橙子！”我说。我曾在黑海边的橙子林里徘徊过多时。“玫瑰花！”希腊太太微笑着回答。“玫瑰花？”“是的。我有一个女友，很可怜，布尔什维克剥夺了她的全部财产。我从巴统带给她什么？我知道，她喜欢白色的玫瑰花……”

“她也是东方人，像中国的谚语。”尼可斯·卡赞扎基斯叹了一口气。

中国驻柏林大使馆非常漂亮。充满绿色植物和厚厚的柔软的地毯。还没有坐下，茶、中国的香烟就奉上来了。

酒足，饭饱，兴高采烈。我们学会了第一句中国话：谢谢，也是我们从中国带回来的唯一一句话。只是永远不知道它的准确发音。我们见到

的中国人中，好像每一个人发音都不一样。这一点，有点像……英国人。

6月8日，和商务参赞共进午餐。朴实，纯真，好客。从小是孤儿，贫穷，奋斗，读法律，在阿尔巴尼亚作战。下午4点，离开瑞士。

到车站迎来了我们的新朋友，大使馆的中国人。我们共四人，加上一个铁路职员，每个人指一个站台。“这里！——不，不！这里！——我确信，这里！——我确定无疑，告诉我的是第四站台！——我也确信无疑是第三站台！”

我们一起喊叫，发脾气，拉着行李，从一个站台到另一个站台，完全忘掉了中国人。他们不急不躁地看着我们，微笑着。我们有时也对他们微笑一下，但是希腊人的血在沸腾。最后，我们终于找对了站台，进了车厢，大笑起来，晃动手帕。我们想起了被占领时期一个笑话。“纳赫，奥貌尼亚，比带！”德国士兵问，鞋跟碰得震响。构罗纳吉[1]的孩子们：“咳夷，黑特来而！”“咳夷，黑特来而！”“咳夷，黑特来而！”给他指了三个不同的方向。德国士兵很高兴，选了一条他认为合适的路，走向奥莫尼亚[2]……

6点（晚）乘飞机从瑞士到布拉格。飞机颠簸。中国大使馆的人迎接我们。到闪光的阿克隆饭店。房间很好，406号。

6月9日。布拉格：美丽的城市。清晨，在塞吉尔教堂。主教宫殿，巨大的厅，金色橄榄。豪华，财富。可怜的赤脚耶稣！

我很感动，很遗憾，希腊怎么会失掉这么多杰出的青年！他们都向往祖国，想回国去工作。这样的人民有这样的领导人是多大的耻辱……

然后，画室：美丽的天使，十字架上的耶稣，马利亚，圣像，克拉纳赫，伯莱盖尔，兰波特，格莱可（耶稣的头），瓦萨诺……

我离开，怕累。

下午，登上斯特拉霍瓦，到修道院，那里有图书馆。珍贵的版本，满是壁画的大厅，一个愉快的，非常有教养的驼背导游，用非常纯熟的德语为我们讲解。我永远忘不了他，我要给他寄去圣弗兰基斯科。外面好景色，一片葱绿……

上午，到我们的大使馆：纯朴，好客的（大使），咖啡。使馆很好。乘他的汽车我们参观了画室。晚，饭店，休息。

---

① 雅典的一个小广场名。——译者注

② 雅典的一个较大的市中心广场名。——译者注

6月10日。中国大使馆，美丽的花园。不重要的接触（所有的人都休假去了）。很累。晚上休息。

6月11日。和捷克斯洛伐克出版商签订了《耶稣重返十字架》出版协议。捷克女翻译很漂亮。晚，和议员（沃蒂卡斯、莱默斯等人）去看了希腊留学生，他们因为是共产党人而离开希腊，在这里学习工程、经济等等。对希腊热爱，向往。

在房间里找到了一个叫G.S.的名字的克里特人。他对我们讲，这里为了他们学习导演提供了许许多多方便。学习要4年。第5年他们有权利拍一部片子，投资一万克朗。他们可以利用交响乐队和国家剧院的任何演员。片子要20分钟。还要拍一部短片，在有限的空间内（房间）。毕业片要讲希腊语。国家每月给他们600克朗奖学金。我问他们的花销。每月房租30克朗，餐费175克朗（午、晚两餐）。还给他们发了大学生自由观看歌剧和戏剧卡。

"3月25日，"他说，"我们要举行塞浦路斯晚会，朗诵索罗莫斯和希凯莱诺斯的诗"。

当谈到希腊时，他两眼放光。

我还记得，当他们的妻子在自己的小家见到我们时的激动情景。孩子抱在怀里，或者放在摇篮里，全都讲希腊语！他们还要给我们煮土耳其咖啡。还有几茶匙的甜食……我想象，访问过布拉格的希腊议员一定学过这些。

我还找到了我的记载：

卡赞扎基斯出版商：

"第一版一万册将在一周内发售完毕。在这里，每当一本新书出版，书店外就排起长队。我们往往在两天内就把出版的新书卖光……"

"你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卡赞扎基斯说，"希望你们翻译其他希腊作家的作品。你们知道，那里有许多好的作家……"

我们在布拉格商店看到了什么啊？化妆品应有尽有，书写材料、衣服料子……著名的水晶、瓷器。在旧货店有许多美丽的商品：银具、盘子、玻璃制品、绘画……我们只买了一些小东西作为纪念……

莫 斯 科

6 月 12 日。上午参观中世纪的炼金术士的小房子，有些微缩。下午乘飞机离开，两个小时后抵达莫斯科。作家协会接待我们，重新看到莫斯科的激动，高高的大学在夜间闪红光。新的住宅，家家灯火通明。住麦特洛保尔饭店，豪华。大家都很兴奋。

作家协会主席阿布莱丁到了机场，波力沃伊和埃伯布克在雅典。

6 月 13 日。乘汽车游览城市。变化真大！宗教特点，教堂里的镀金圆顶，钟声消失了。成排的住宅，大学城，阳台外的景象。

下午休息。晚上去看木偶剧。令人赞叹的艺术，但是，太冗长。我对这种情景并不喜欢。午夜用餐。

我的上帝，莫斯科变化太大了！红色诞生的三驾马车，金色圆顶，巨大的金十字架，金链条，小小的木制别墅，私家的白色宫殿，门前左右立着仿制的希腊石柱。红场边的小教堂，里面有弗拉基米尔斯卡娅，马利亚。列宁墓前和马利亚教堂前都排着同样的长队，点燃的蜡烛。

卡赞扎基斯记得这一切，但是他没有说话。他在用心看。知道只能这样。

"谁也不能生活在过去里，莱诺斯卡，"他对我说，然后又陷入沉思。"如果也有这么大的大学，让我们的孩子们都上大学，吃、住都免费，就是条件差点……"在人家向我们介绍莫斯科大学时，我听到他在自言自语。

6 月 14 日。整个上午消耗在地铁里。沉重、多余的奢华。多彩大理石，雕像，通风，光亮，宽大的通道，舒适。

晚，波罗克菲耶夫的优秀芭蕾舞剧：《罗密欧和朱丽叶》。杰出的音乐，漂亮的色调。

我们已经不介意没有见到乌拉诺娃了。斯托罗斯克娃也非常著名。她跳舞时，你感到她的脚根本不着地。乐队指挥是菲耶尔。我感到，这个芭蕾舞剧的美和丰富是无与伦比的。我无论在脑子里怎样搜索，也

找不到能与之媲美的参照物。

我们又谈起了地铁，那样的奢华使我们感到不自在。卡赞扎基斯笑了：

“我想象，”他说，“为它感到兴奋的人不少。比如说，那些第一次从遥远的小农村来到莫斯科的一群农民。他们身披羊皮，脚登高靴，在地铁看到这一切多么骄傲和多么高兴。难道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雕像、金镜子、红的和黑的大理石、水晶的枝形吊灯？”

“也许，让他们摆脱掉从来没有见过的资产阶级财富的痛苦。”我在内心补充卡赞扎基斯的想法。真的，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他们也将走过他们的 1900 年，总有一天会到达现代艺术，我们欧洲人津津乐道的艺术……

晚，我们把卡赞扎基斯留在饭店，让他休息和写作。E 夫妇前往全俄罗斯农业展览会。我去寻找 1928 年曾经在莫斯科见过的法国印象派画家。我还记得马迪斯的舞和他的红鱼，还有毕加索的一两幅画。

在沙皇时代，有两个商人，楚金和莫佐洛夫，一个在列宁格勒，一个在莫斯科，都想为自己寻找最好的收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莫斯科人在东方中心尽可能收购最现代作品，马迪斯尽量多收购了毕加索、乌特立罗、高根、梵高和两个很好的马凯的作品。另一个人，在彼得堡，“现代的”首都看中了古典画派，他家充满了克罗、瓦托、罗兰普森的作品。革命了，布尔什维克尊重绘画艺术，只是要求这些私人收藏家把自己的住宅变成博物馆，允许他们继续居住，但是普通人可以去享受他们的珍藏。后来这两位辉煌的商人去世，国家把他们的收藏拿走，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博物馆内。今天下午，我在那里又找到了我的老朋友们。我的心再一次为法国的艺术感到欢乐。这种艺术是法国最好的大使。

6 月 15 日。上午，中国大使馆。然后克里姆林宫，圣教堂，圣像画；镀金圆顶，损坏的铜钟。克林姆林宫里惊人的财富：珍珠，钻石，玛瑙，金剑，刺绣，宝座，金盘……

没有向我们展示 1928 年卡赞扎基斯在帕纳伊特陪同下在克林姆林宫地下室看到的财宝。离世界最大的钟不远处指给我们看一门大炮和从拿破仑那里缴获来的法国小炮。卡赞扎基斯还记得托尔斯泰：

“没有比《安娜 ·卡列宁娜》更伟大的作品。我们都将死去，只有它永生。”

晚，L.P. 大使宴请。好职员，认识了我的表弟，维奥拉的侄子。

这次，希腊大使馆给卡赞扎基斯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记得，他非常认真地听取了P和H先生对所有问题绘声绘色的解释，直到深夜。卡赞扎基斯对一位夫人自己收集的"希腊的"菊苣很是感动……我们其他的人感到惊讶的是，大使馆的夫人们为了做一道好的希腊菜费很大劲才能找到所需的佐料。

6月16日。上午去列宁和斯大林纪念堂。长长的队伍。冷，雨。圆顶闪光。

我们参观了著名的色彩斑斓的瓦西里(弗拉赫尼教堂，充满东方的幻想)。今天人特别多，台阶上、走廊里，到处是临摹的年轻男女，一言不发。

我们女人迷上了商场。那在1928-1929年便宜的甜食，还有像山一样的芝麻糕，红的、白的开心果，都到那里去了?现在已经成了奢侈品了，巧克力更是凤毛鳞角了。我和E夫人研究妇女用品：丝绸围巾在法国100法郎，在这里要1000法郎。一双好的男士皮鞋在这里要8万法郎，也比法国贵十倍。我们买了很多张音乐盘，很便宜。我们还寻找一些纪念品，丝绸织物或者旧的库斯特拉力。1928年能找到许多这种库斯特拉力，即用手工绘制的木盒、木勺，非常漂亮。当时，俄罗斯最后一批圣像绘画师在木盒上绘圣吉米特里斯、黑马骑士、圣乔治等。我们家中至今还保存两件这样的木盒。这次，俄罗斯作家送给我一个，莫斯科的希腊人送给卡赞扎基斯一个木盒。这两个木盒都很漂亮，但是跟旧木盒完全不一样了。上面的绘画是取自俄罗斯的浪漫故事。逛商店得到的信息是，现在这些库斯特拉力不好看，还特别昂贵。

在金银首饰店，有金戒指、项链和用乌拉尔宝石做的手镯。

晚上到卡亚乃，波尔索伊，想看卡撒杜尔杨的芭蕾。没有票，因为我们没有及时预订。E太太决定我们在剧院外等待。她说，总有人要退票。我们站了很长时间，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票。节目非常好看。东方音乐，泼来崴尔的歌剧剧本，一个美国的民间故事。幕间休息，人们吃橘子，喝柠檬水。人们穿戴讲究，没有人再穿白衬衫戴红围巾……

晚，泰特立雅克弗画廊。杰出的圣像画，马利亚，圣弗拉基米斯卡娅，都画得非常好。圣尼克拉斯额头很大，罗彼里奥夫，克里特的赛奥法尼

斯，石子拼像圣吉米特里斯，白马上的圣乔治……午夜前往列宁格勒。

6月17日。列宁格勒：晨，阿斯托里亚饭店。笔直的埃尔米达斯，22公里长的众多大厅，1.2万幅画（大多数藏在库房里）。来勃兰特、克拉纳赫、提西亚诺斯、葛莱克（彼得和保罗）、万贡、马迪斯、高根、塞章、乔治、毕加索……

晚，在乃瓦散步，海边的孩子们，体育运动，多么明快的节奏！多姿多彩！来自全俄罗斯的旗帜。我很高兴。

卡赞扎基斯看到亲爱的老朋友来勃兰特非常高兴，兴奋地站在他面前！我感到疲倦向他袭来，因为他从昂蒂布出发时就很累了。和K.F.先生每天不得不读6至8个小时的《奥德赛》。然后在巴黎，庆祝圣弗兰基思科，不间断的邀请，新闻记者……"如果我早知道这就是名人，我一辈子不想当名人！"卡赞扎基斯后悔说。

卡赞扎基斯上面讲的"海边的孩子们"，指的是俄罗斯的青年人，他们正准备一个大的节日。他们在列宁格勒三面海滨用绿草和树木建起了四方形体育场。我们正好看到他们进行体育锻炼和手执彩旗跳舞……

6月18日，上午我们企图进入拜占廷博物馆，去观赏诺弗罗龙特的圣像画。我们事先知道博物馆关闭，但是卡塞尼亚·K.希望用"外国人"这个具有魔力的词打开大门。但是，这个具有魔力的词在这里碰了钉子，我们只好转道去彼得堡罗斯科，参观沙皇的夏宫。德国人毁掉了它，俄罗斯人正在修复。今天他们正在为宫殿巨大阳台下面的波塞东、水仙、美人鱼、吐绿水的青蛙涂金粉。在我们面前，透过浓密的树林，大海闪闪发光。一个俄罗斯妇女在卖冰淇淋，又好又便宜。俄罗斯人酷爱冰淇淋，冬夏都吃。

6月18日，晚。作家们。我们谈论了俄罗斯和希腊的文学。我对他们很有好感。我说："俄罗斯有义务找到欧洲和亚洲的结合，希腊面临同样的问题。三种解决方法：1，效仿古人，完全不可能，仿制品；2，否定古人，效仿现代文学，法国文学，假的；3，找到接合点：不否定希腊传统，但是要符合新的问题，找到新希腊的特点……"我跟他们谈到了《奥德赛》、《耶稣重返十字架》，俄罗斯传统，同样的是共产主义思想，你越反对，它越成长。

他们对我说，一个丹麦漫画家利用了同样的传统：把和平鸽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等等。

午夜前往莫斯科。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列宁格勒的“白”夜。费了很大劲才能入睡。你总觉得，天没黑就亮了……

跟莫斯科比起来，这次我们更喜欢列宁格勒。曾经是相反的：当时列宁格勒使我们想起了柏林。秩序，千篇一律，没有特点，在莫斯科正相反，每一步都有意外惊喜。今天的莫斯科却不一样了，每天这里都出现一个美国化的大都市。遗憾？那又能怎样呢？

6月19日。莫斯科。来了一位《苏维埃俄罗斯》记者，他要求我为他写一篇关于原子弹的文章。我们年轻的司机跟我们讲，越南的游击战士把蝙蝠当飞机使用。他们在蝙蝠脖子上挂一个小口袋，里面装满炸药和引火索。蝙蝠飞到法国人的住房去做窝，火药引着，房子起火。

还有：只有游击队员和他们的朋友有盐。法国人就用舌头来判断，如果他们吃了盐，他们的舌头是咸的，就把他们杀死。

还有：他们训练大象，让大象在夜间冲进法国兵营。游击队乘混乱发动进攻。

我结识了阿莱克西斯（帕尔尼斯，年轻的希腊诗人）。7月电台来了一位讲希腊语的年轻俄罗斯人，我跟他谈了对俄罗斯的印象。

6月20日。上午去了墓地，那里的果戈里等等。晚和俄罗斯作家共进晚餐，热情的讲话，礼物，今天G来了，高兴……晚11点，乘图104前往北京。

在那里，我们还看到了斯大林夫人的墓地。当年她还很年轻漂亮。他们说，是斯大林杀害了她。我们很高兴，因为可以自由谈话。看起来，俄罗斯人并不害怕。

契诃夫的笑话：伏特加是白色的，但是却使鼻子变红，使性格变黑。

“您认为俄罗斯有成就的年轻作家都是谁？”我们问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米哈里·亚卡弗莱维奇·阿泼莱丁。

“特得力亚克弗、奥温斯基，安东诺弗。”阿泼莱丁回答。

“每年你们都出版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书吗？”

“1934年我们只知道84位俄罗斯作家。1957年出版了900位作家，有9000次出版，用了44种语言。法捷耶夫的书被译成54种语言。”

“我们记得高尔基曾是你们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是的，在1934年出版的书百分之四十是高尔基的……”

中国——北京[1]

6月21日，早10点抵达北京。机场欢迎，鲜花。我们曾在明斯克和伊尔库斯克停留。那时，在机场，一个西藏人开始跳宗教舞，动作缓慢、和谐、深沉、无言，仿佛在驱赶魔鬼。进驻北京饭店，很累。吃饭。下午乘汽车游览。变化真大啊，北京被破坏了！不再是马桶和吵杂的黄色人群。电器，美国化，全城市都变质了。

撒马尔罕，麦加，巴格达，莫斯科，北京……啊，遥远东方散发香气的、辣辣的鲜花！

多少年来，我们像蜜蜂寻蜜那样徘徊……我们的梦水晶化了，更鲜活了，更急不可待和更接近现实了。我们的灵魂对今天的形式排斥，顽固地否定。需要时间让内心的景物消失，让眼睛从梦中的适应转换过来，新的现实在这时刻发光，美丽，有缺欠……

---

① 在这里，作为游客不会看到很多，但是，作为人会看到很多。——摘自卡赞扎基斯从北京寄给法国朋友的明信片。——原注

20 年前，当卡赞扎基斯从中国旅游归来，充满激情地站在我们面前：

"啊，北京！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反复唠叨，"但是，太脏了！"

他大笑，又开始说，仿佛给自己听：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肮脏的城市！清晨你走上街头，小商贩唤醒城市，唱道：飞哉！飞哉！（音译）焦圈！芝麻焦圈！同时你看到什么？一排男人蹲在露天的茅坑上，开始……他们和旁边的人开玩笑，谈家常，安详地抽他们的烟袋……他们的庙宇也是这样……故宫也是如此……到处挂着写满大字的条幅，有的像人，有的像亭子，有的像陆地和海上奇怪的动物……夜间，成千盏灯笼，白的，红的，黄的，紫的……我还看到了一个苗条的菩萨，没有大肚子和双层下巴颏儿，很漂亮，像阿东尼斯，是碧玉雕成的……我还看到……"

卡赞扎基斯越谈论北京，他内心对北京的向往越强烈，无法抑制自己重踏去北京之路的欲望。不仅要看一看，而且，我们要在北京住几年。真的，这几乎成为现实。

今天，卡赞扎基斯用炙热的目光搜索每条道路，仿佛要寻找他熟悉的一切：长辫子、凶恶的斜视目光、身穿丝绸的美丽的中国女人，身穿黑色闪光马褂和留山羊胡子的男人，都哪里去了？那些身披羊皮手牵骆驼的蒙古人，那些小脚、走路晃来晃去、仿佛像被剪掉翅膀的鸟儿的女人哪里去了？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通风良好的现代化城市，在玻璃亭子里有交通警察，有汽车，四周有树木和数以千计的自行车。再也看不见人与马混合，没有了！那些骑自行车的人们都奇怪地戴白手套。还好，那些最初和苍蝇、老鼠和细菌战斗的人们所带的白色口罩大部分已经不见了。只是在炎热中偶尔看到年轻人像外科医生似的在鼻子处缠一条白色纱布。

上帝啊，多么清洁！中国人到哪里去了，难道全中国人都来北京了！农民，工人，职员，商人，大学生，老头和老太太，孩子们，都在公园里！这些穿开裆裤的小家伙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多方便——手里拿着冰棍，看上去年龄只有 16 岁的女老师手牵着他们在湖边和博物馆散步……

我们也到北海散步，走过拱形小桥，登上煤山。据传说，当年元朝的第一个皇帝怕缺燃料，下令运煤，堆积在这里。现在这里是绿色覆盖的山丘，到处是松柏、刺槐和各种花草。山上面是一个漂亮的亭子。

"您们看到这棵树了吗。"王先生对我们解释说，"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在 1644 年 4 月 9 日，就自己吊死在这棵树上。饥饿的农民造反，打到

了北京门口。皇帝下令他的妻子服下最厉害的毒药，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命令他的儿子们乘快马逃跑，叫来他喜欢的诗人——他自己也是诗人，对他们说对不起。然后自己和祖先对话。在他的白色衣袖上人们看到这样的留言：'我们道德败坏，应该受到人们的藐视，我们引起神的愤恨。大臣们欺骗了我们。我们无颜去见先祖。我从头上摘下皇冠，披头散发，等待造反者割下我的头。只求他们不要残害我们的臣民。'皇帝的朋友请求野蛮人的帮助，满族人来了，留下了，成了中国的统治者，直到1911年。"

6月22日。上午，天坛。中国保存粮食和草的仓库，蓝色屋顶，是庙，是土屋发展的最高形式。周围是小庙，院子，回音壁，大理石台阶，龙，凤，云。

下午，在美丽的公园。我们坐在湖边，凉风吹拂，湖上划船，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干净。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的中国哲学导游，可爱的王舒诗（音译）先生就喜欢上了卡赞扎基斯。他们都崇拜同一个神：自由，诗，菩萨。永久的美，无论在那里。

王像照顾自己的父亲一样关照卡赞扎基斯，尽量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我要带你们去我最喜欢的地方。"那天早晨王对我们说，"你们会看到建筑学上最顶端的设计，完美的和谐，我认为，还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太好了！"我对天坛的绝顶完美不禁大声喊叫。

太阳照在大理石圆盘上，到处是天蓝色光，仿佛它处在一个巨大的神话孔雀开屏之下。在崇高的和粗大的圆木柱下，你感到自己渺小和微不足道。在中国之外，只有在希腊的古城堡你才能体会到这种神圣的醉意——从一个院子转到另一个院子，登上大理石台阶，9乘9，大理石的磨耗地面，穿过大理石桥廊，你消失在最高的数学景物：美丽、没有被踏过的雪和不可驾驭的太阳里。在你头上，是波斯彩釉的蓝天，朵朵浮雕白云……

6月23日。紫禁城。神的屋顶，雪松，雕刻龙凤的台阶，鹤，云。古彩釉器皿：画竹，表现坚贞不屈的性格，因为抗风，抗严寒。冬天开放的梅花，发怒的陶制骆驼，丝绸上的绘画……

中午，世界和平委员副主席宴请，教育部副部长作陪，还有一个小老头，他向我们讲述了今天晚上要看的戏剧。很开心。

晚，看戏。奇迹，和谐，动作，丰富多彩。丝绸服装，音乐，有的地方像拜占廷音乐。中国最伟大的演员，梅兰芳，64 岁，扮演了一个美丽的小姐……

丰富的一天，从今天起，卡赞扎基斯再也不在他的小红笔记本上记录了，他累了。心灵很高兴，身体也高兴，但是，他听话，服从。

上帝，多遗憾啊！他没有来得及亲自向你们讲述他在中国看到的一切！现在只有一个词"奇迹"，对我们是一个痛苦的重复，而对他来说，却是一个由琥珀珠串成的手链，他用手指尖，一个一个的抚摸，然后放开，轻轻地落在另一个珠子上，达克！达克！达克！每次都在他内心复活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达克！达克！达克！奇迹！奇迹！奇迹！……上帝啊，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他内心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对我们说，他还有那么多东西想要看……为什么，为什么你打开黑色舱门，把他扔到里面去了？

不论我们走到那里，不论我们站在何处，他都让我打开记事本，说："写上！写上！你记不住的，写上！"好像整个旅行只剩下这些零零碎碎的记载了……

日本人占领北京 9 年。这 9 年，日本人把能盗走的都盗走了，把所剩下的都盗走了，就是说，把法国人、英国人和以后的蒋介石和他的中国人掠夺后剩下的都盗走了！

20 年前，卡赞扎基斯给我们描述了有趣的屋顶，开合的大门，风化的柱子。毛领导的中国人抓紧时间，在他们获得自由后的短短几年，在解决那些最困难的问题——6 亿饥饿人的吃饭、6 亿赤脚人的穿衣问题，修路，造桥，治理水灾，防治可怕的瘟疫，天花，斑疹伤寒，霍乱，还有更可怕的迷信，文盲，肮脏——的同时，没有忘记皇家宫殿，园林，庙宇，因为这是他们继承下来的遗产啊！

现在，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庙宇和宫殿粉刷一新，倒塌的墙壁修复了；大门油漆闪亮；屋顶野草除去；博物院内一个接一个，如同铁路车站一样的展厅，皇家的大院子里，又充满了展品。在中国土地上每一铁锹下去，都可能挖出宝物，这和我们希腊是一样的。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笑，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中国人也碰到了一个

埃尔金勋爵，只是和我们的不完全一样，是他的独生子，他服从了阁下的命令，参与了大破坏。他和他的士兵一起进入并烧毁了中国王朝的夏宫。掠夺，毁坏，杀人。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这位英国人每天晚上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痛苦地想到那些人，他们为了自私的目的，践踏了一个伟大的文明。"还有："愿上帝让这个国家对西方开放的同时，我们不要给她带去贫穷和毁灭……"

这是埃尔金勋爵的儿子写下的。一个法国伯爵埃宋记录了他们是怎样肆无忌惮地破坏："我的士兵们，一些人把头伸进皇帝的景泰蓝箱子里，一些人埋在丝绸堆成的山里，另一些人往口袋、衣服里塞宝石，珍珠，金银首饰，一些人胸前挂满了粗粗的珍珠项链……装甲部队的士兵拿来工具，砸坏家具，取下镶在贵重木材上的宝石……"

但是，另一位法国人，我们更熟悉的著名作家和海军军官皮埃尔·洛蒂，留下了令我们难忘的关于 1900 年英法联军大抢劫的描写。在他有勇气在北京教堂演奏海顿和巴赫乐曲时(这是他发给《费加罗报》的文章里写的)，他的士兵剥下女人和孩子们的皮，把他们扔进桶里，砸，偷，烧，给人类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双手搭成十字架放在胸前说：宁愿你把蛇从洞里抓出来，也不允许你的敌人伪装成朋友越过你的门槛……

后来，在我们穿越中国南大门的时候，我们还记得皮埃尔·洛蒂，埃尔金勋爵的儿子和法国伯爵埃宋的可怕描写，但是，其他的人，无论是中国的朋友和敌人，都受到了中国文明的待遇。让我们看看亨克神父，这位聪明绝顶的戈斯科尼，他被西藏追捕、被判处了死刑，在一个朋友陪同下穿越了整个中国，他遇到的是舒服、礼貌的接待，就像对待友好国家的使者一样……

他讲述了我们刚刚见过的称之为"泥土村庄"的城市，那时，他说，是"一等"的，如扬子江边的宜昌……还有，离我们较近的另一位哲学教授，罗伯特·佩因，他满怀敬仰和爱地描写了昆明，那里一所全中国著名的大学(最后一次战争前他在那里任教)，它的宫殿和庙宇……我们见到的是一座贫穷的城市和一所大的、但是很穷的大学。其他的一切都被蒋介石的士兵和日本侵略者烧毁了……他说，150 次，轰炸了 150 次！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 150 次，然后，蒋介石的飞机又轰炸了那么多次……你想，还能剩下什么？宫殿，庙宇，商业中心，私人庭院，博物馆，漂亮的公共建筑，都哪里去了？所有的地方，到处，外国人都光顾过，蒙古人，日本人，英法人，最后是中国人自己……除了我们，哪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像中国人这样深刻理解内战带来的灾难？

这些老知识分子还描写了大学，成千上万的道路，美丽的桥梁，灌

溉工程，文明可爱的民族先祖。但是，野蛮人入侵了，满族占领者，他们只不过一小撮，却奴役了4万万人……怎样统治他们？统治者昼思夜想，最后决定：从现在起，每个满族人不能在同一个职位上干3年以上。他的一生就要在城市和乡村转来转去，不允许他回故乡去做官。不让他关照“自己人”，不让人认识他，可以不知羞耻，可以偷，可以随便撒谎。

这种撒旦心理竟然还成功了。满族人成了多数人的统治者。他们怕什么？偷，聚敛财富，过着幸福的晚年。而可怜的人民，让他们挣扎去吧……

不是什么秘密，在共产党人到达中国之前，农村人甚至用女婴喂猪。他们是那么贫穷，根本无法养活她们。或者把女婴卖给邻居家，嫁给还在襁褓中的男孩，成为他终生的保姆和奴隶……所以在中国自杀非常多。波尔·巴克在她的《我见到的世界》一书中写道：“一天，在一个朋友圈子里，女人不全是农村的，谈到了杀害女婴问题。当时有11位女人和我在一起，其中9位承认，她们至少杀死过一个女婴……她们现在还在哭泣，但是，她们没有办法，她们没有错，她们的丈夫或者婆婆命令接生婆杀女婴，因为她们的家庭已经有了好几个女孩子了……”波尔·巴克并不是共产党人。

克罗特·布阿(是我们王先生的朋友，他保证说，巴克所写的都是经过证实的真事)在他的《中国的钥匙》一书中写道，他到了中国的安徽省一个小城镇，旁听了一场离婚案的审理。法官和一位手拉13岁男孩的母亲谈话，小男孩张着嘴四处张望。他们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子——是小男孩的妻子。婆婆强烈指责儿媳妇，你还以为是婆婆要求离婚：“今年冬天小孩流鼻涕，你们知道，她怎样照顾他？竟让他发着高烧去上学。他有虱子时，她竟让我用肥皂给他洗。还有，西瓜下来时，她让他吃那么多，吃坏了肚子。还有……”波尔·巴克写道，婆婆的抱怨没完没了。后来才发现，要求离婚的不是婆婆，而是年轻的女子。她17岁时嫁给小孩，当时他刚刚9岁。现在，她要利用新的法律，提出离婚，然后嫁给本村一个青年，她爱他，他也爱她。婆婆哭诉：她花了那么多钱，儿媳根本没有好好照顾可怜的小儿子，她还对儿媳那么好！这时，法官打断她的话：“如果是这样，她要离开，你应该满意才是。”婆婆说：“您知道，我们为这个小贱人花了多少钱。4年来，我们给她吃，给她穿，还有许多许多……现在，谁赔偿我们的损失？……”

关于农村人的生活，等参观重庆博物馆时，再讲给你们听。现在转换话题。

中午，保卫世界委员会副主席请我们吃饭。主席，中国伟大的大作家，人们说他也是最有学问的人，著名的郭沫若，当时没有在北京。但是，另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著名书法家和哲学家陈叔同，还是政协副主席，接待了我们。

我们坐在舒服的沙发上喝茶。墙上挂了许多画，大部分是花草。当我们进入客厅时，王悄悄告诉我们，这位可敬的老人把自己私人收藏的100幅梅花图献给了国家。还把我们介绍给教育部副部长，哲学博士韦悫。卡赞扎基斯说，这个人将告诉我们今天要看什么戏剧。这位先生讲述中国古代诗词时，两眼放光，双唇滴蜜。我们还结识了政协委员郝保庆（音译），这人两眼总是闪着慈祥的光。

当天，我没有记录谈话内容。我记得E先生介绍了他本人和卡赞扎基斯。卡赞扎基斯默默听着，对于中国朋友关心遥远的希腊非常高兴。

“你们很幸运！今天晚上你们要看到梅兰芳！”

梅兰芳！

没有一个中国人不是用深深的爱、尊敬和骄傲说出这个名字。我们听了那么多关于他的好话，真怕见到他让我们失望……一个60多岁的老人扮演18岁的小姑娘……

“今天晚上，他只演一个传统剧目的折子戏。”韦悫对我们解释说，“一个公主，还不到18岁，讨厌孤独。她向她的保姆抱怨，保姆安慰她，把她打发到花园里，在盛开的樱桃树下散心。‘要忍耐，忍耐，我的宝贝。’保姆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的……’姑娘离开花园，在树丛中转来转去。累了，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中来了一个英俊的王子……”

就这么简单。但是那个晚上，我们看完戏后，整个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

剧院爆满。非常热，王先生为我们准备了扇子。

我们旁边坐了一个农民，一个小男孩坐在他腿上，后面，是一家子人，五六个孩子，安静地听戏，一点声响都没有。整个大厅只有王在小声翻译。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没有人抗议。

共演出了三场戏，就是说，每个剧目演一个片段。

第一场戏表演的是皇帝的一个妾，为了救自己的国家，决定到蒙古入侵者那里去投降。是由一个真正的女人扮演。我们可以宣誓地说，没有比她更漂亮的女人了。没有任何舞台背景。只有一把金黄色扇子。有

时，抬上来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象征皇帝宝座。服装无与伦比。彩色鲜艳，满身刺绣。演员穿不同的衣服表演不同的角色。上来一个将军，背后插六面彩旗。一个当官的帽子上有白色和黑色的穗，还有些子弹似的东西，像铃铛。还有一个小青年，手里拿着缠了许多彩色布条的棒子，说象征马。等等。我们不明白，分不清人物。而中国人不仅知道每个人在表演什么，而且能说出每个角色的性格——红色的代表勇敢；没有上彩的是忠诚的，彬彬有礼的；黑白相间的是胆小的；他们每一个动作表现一些内容："您看，他抬脚，表示走出家门……又抬脚，表示进了朋友的家门……"

王不辞辛苦，尽量向我们讲解。就是什么也不说，我们也被丰富多彩、和谐优美的场面迷住了。

可怜的女人在哭，拖长的单调哭音简直令人肝肠寸断。她不想离开爱他的丈夫。她请求士兵觉醒，只依靠一个女人去是可耻的。胆小鬼，白白吃饭……她指责他们……

周围是一群穿戴美丽的姑娘，她们无声地跳舞。穿戴各异的男孩出来翻跟头，又进去。最后，送人队伍出发，牺牲品走向刽子手。在边界，我们看到了蒙古皇帝的卫队……

观众安静地站起来，走到院子里，买冰淇淋吃。王先生也给我们送来了冰淇淋。他瘦弱的手在发抖，很紧张，仿佛是他自己在台上演出一样。我们会不会喜欢梅兰芳？王脸色发白——真的，中国人紧张时，也会脸色发白？（真的，会的，百分之百会的！）

当梅兰芳扮演的苗条公主出现时，全场静得连掉在地上一根针都能听见。湿润的蛋形脸，大大的杏核眼，洁白如玉的细牙，一对剑眉，双颊桃红。我们坐在第四排，根本无法认出这个迷人魔女的真实面孔。因为，真的，简直是魔幻！

浓黑的头发披肩，头饰镶满宝石。头上插两根孔雀翎，随他头部的摆动而颤动、交叉、分离。从现在开始，我要改称他为她，因为我离她那么近，她看上去就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她轻摆头部，微笑，念白，固执地跺脚，用特殊的中国细高声音歌唱，声音具有穿透力，迷人，在我们后来的旅行中，还不断追寻这声音……全身充满女人气质。当然，她所有的手势都含有内容，只是我们不能全部理解。会读中文的观众可借助左右两侧幻灯放映出的字幕理解剧情。我们靠不知疲倦的王先生。

正如火和猫能迷惑你一样，梅兰芳的两手也会令你着迷。在宽大的衣袖下，还有一个长长的白色水袖，盖住全手，比手长两个指头。这个袖子被演员麻利地扔到另一个袖子上，同时露出演员的手，是那么美

丽，那么动人，你感到比全身动作还细腻。细腻？不，不是细腻，是这位伟大演员比他美丽面孔更吸引你的魅力所在……

我们的公主身穿四层长裙，层层叠叠，像魔幻的莲花一样。第一层为红色，上绣金色龙；第二层为为绿和蓝色，下面是浪花翻腾的大海；第三层是杏黄色，绣满盛开的樱花；第四层是紫色，全是牡丹……

再次走到院子里，再次吃冰淇淋，在星光和月光下纳凉。在第三场演出中，是中国人喜欢的另一位演员，韩世昌，扮演一个天真活泼的村姑，年仅 16 岁。上帝啊，从那里得来的灵感！观众被她的演出逗得开怀大笑。实际上这位演员也是 60 岁的男人！他也像梅兰芳一样，在日本人占领时期，整整 9 年，留下胡须，拒绝演戏。还有一位，也是著名的演员，周信芳，怕日本人强迫他演戏，宣布自己死亡了，还让人为他修了坟墓……

王先生不喜欢谈不愿谈的事，至少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是这样，因为他总是回避告诉我们另一位京剧著名演员马连良的事。马连良是一位伟大的演员，但是不具备伟大的灵魂，他只爱那些崇拜他的人。

马连良从来不扮演女角（我们在两天后看到他扮演一位能使地动山摇的大将军），曾经和蒋介石和日本人合作过。当红军胜利后，他去了香港，不敢回中国。

但是，毛知道原谅那些对祖国有用的人。毛派人去把马连良带回祖国。毛用的不是暴力，而是他擅长用的武器——说服，毛向他保证说，他回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去动他，他可以安静地生活，为中国人民唱戏。所以，今天马连良生活在北京市中心一个讲究的家内，身边是夫人、小妾们和孩子们、孙子们，人们嚼舌说，他抽一个大烟袋（鸦片）……

你们不要以为马连良是个特别的案例。毛原谅了许多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毛很爱惜人才。

我记得在一次正式的宴会上，人们谈到了台湾驻雅典的聪明和可爱的大使。大家不仅没有指责他，反而说，只要他愿意回到大陆，会安排他按自己的意愿自由生活……

6 月 24 日，上午拜访世界和平奖获得者——老画家齐白石。可爱的老人，96 岁。听力不太好，很多事不明白，但是很可爱。爱钱如命，对外封闭。我们走进他的家，干净，凉爽，周围是贫穷的邻居，小房子……

齐白石身体不适，但是非常有礼貌地邀请了我们，想认识卡赞扎基斯。我们到他家时，他还在床上。我们从半开的门中看到，他的儿媳

们、儿子们把他轻轻扶起，搀扶他，为他梳洗打扮。他坐在我们旁边的一把古老的椅子上，身穿一件黑色缎子长袍，头戴一顶黑色缎子小帽，留着长长的稀稀落落的胡子。这是一位中国国画大师，他常常坐在岩石下，孤独地在荒漠里绘画……

齐白石是穷人家的孩子，在孩童时代为有钱人家放牛，为家里生火打柴。同时自己想学一门手艺，成了木匠。但这并不能充实他的心灵。他开始雕刻，成了村里有名的书法家。他对我们说，有一天在雕刻的时候，划破手指，留了许多血，晕了过去……

27 岁时，他第一次拿起画笔。1957 年 7 月病故，享年 96 岁。留下许许多多作品，数以千计的绘画。无论我们到那里，在许多家里，都能看到他的花、虾、昆虫，摆放在最令人尊敬的位置。中国人对他的爱和尊重超过任何一个现代画家。

"画了 70 年的画，"他对人们说，"我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我想把这个美丽世界上所有的动物、昆虫和花草都画遍。假如你们要求我画一条龙，我不会画，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龙……"

"我们应该把他归到哪个画派?"在卡赞扎基斯和百岁画家合影时，我问王。

"不属于任何画派。" 王回答，"他 50 岁绘的画和 30 岁绘的画不一样，70 岁时绘画和 50 岁又不一样。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用两三笔就能画出最细微的昆虫和最复杂的小动物，您记得您最喜欢的虾吗?他的每一幅绘画都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

"您能告诉我授予他和平奖的原因吗?"

"当然。齐白石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画家，他还有极倔强的个性。比如：当日本人到来时，他马上提笔写了一张纸贴在门外：'齐白石的画不卖给官方人士'，他这里说的官方人士是和敌人合作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他在一幅螃蟹画上写道：'看你横行到何时?'"

1952 年政府帮助他修复了快要倒塌的房子。齐白石为世界和平亚洲会议做了一幅巨画。1955 年，他和另外一些艺术家和作家签署了抗议原子弹试验书。在他谢世前一年，和卡赞扎基斯一样，获得了世界和平奖。在这之前，他写道："只有这几年我才明白，我这么多年所崇敬的就是和平。"

"你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家。"离开齐白石家时，我们问王。我们很想见一见没有安排我们参观的中国家庭。

王显得非常兴奋。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很为他母亲建造的家自豪。

"太欢迎了!"他回答，"我希望你们能见到我母亲。她将非常高兴认

识你们。”

王老太太在家，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们。马上端来茶和糖果。我们在客厅看到一台收音机和唱机。然后她又领我们参观了另外的房间。像中国所有的家庭一样，所有的房间都围绕着中间的院子。原来这里所有的子间都是他们自己的。现在被分走了一半。院子很干净，有花盆，角落里有小树。两个正在玩耍的小孩看到我们后钻进了屋里。

“您的夫人和孩子在哪里？”我们问王。

“在医院。她是儿科大夫。你们想见她，可以随时去。”

“她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

“当然了！这个月接生了150个。”

梅花在中国是英雄主义的象征：冬天开放，抗拒严寒和风雪，永远保持美丽。

晚上，看准备参加莫斯科艺术节的青年演出。灵活，欢乐，韵律，彩色。记住剑舞和孔雀舞。

6月25日。游览长城。离北京62公里。耕耘的农田，新建筑，山，登上长城顶。烽火台。

离开，前往美丽的亭子，明陵。雄伟无比，山环抱平原，入口处巨大的大理石龟雕，背驮一块大石碑。然后是神路，左右两侧石雕庞然大物：狮子、大象、骆驼、马，武官和文官。然后是有24根完整大树木立柱的大厅。

离开北京时，经过新建的住宅区。田野刚刚播种，灰蒙蒙中可以见到零零星星一些私人墓地。路两旁栽满树。王先生说，这是为了防御戈壁吹来的沙尘。我们也见到了路旁一些穷人家的房子，那是泥土建造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的窗纸。有猪和光脚的孩子们，看上去他们不缺乏营养。

这里的景色令人想起希腊：平稳的山丘，一些松树。长城宛如一条巨龙，沿山的高低走向盘据山顶。有时出现在眼前，有时从眼前消失。你不得不想：可怜的奴隶们流了多少血和泪才建起这座雄伟的长城！

旅游亭子很干净。我们吃饭，喝啤酒，喝柠檬汁。然后躺在舒适的沙发上休息。一只苍蝇也没有。

明十三陵占地40平方公里。我们数了数最大陵墓上的大厅的柱子：中间24根，全都是整木。是我们熟悉的颜色：红、蓝、绿。瓦是金黄

色。平原上栽满了小麦，而不是种植的。

要进入第一座陵墓，先要经过一道白色大理石门。第二道门红色，跟紫禁城大门一样，然后又一道门，红色。一直到一个巨大石龟，背驮石碑。你面前是一座巨大的亭子，有高大的大理石栏杆，后面还有一座。在大理石台阶旁，像在北京的宫殿一样，摆满花盆。在角上是经过风化的画面。一两棵老松树。

最后才到达真正的陵墓——三层，巨大的大理石平台，金黄色的屋顶，在屋角翘起的房檐上立着存在的和幻想的动物。

“每座坟墓都在地下，有相同的结构。”王先生解释，“还有一些坟墓我们没有找到。当然，最后都能找到。”

离开时，我们又经过了石人、石马、石狮、石象，这奇怪的队伍排列在明陵前。到达出口，穿过巨大的白色大门，形状像门。

6月26日。上午大夫检查，化验，很好，白细胞40.00 00。下午会议，周恩来讲话三个小时。然后我们见到伟大的哲学家、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科学院主席郭沫若。然后在花园里见到周恩来。好客，热情，我们谈了塞浦路斯问题。

为了理解中国总理今天讲话的意义，我们应该记得，至今新中国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绝对共产主义的，在这个阶段，就连文学也要服从政治需要。当混乱的形势好转后，毛泽东提出自我批评、三反五反和整风的口号。早该把我们眼中的刺挑出来，他宣称，然后帮助他们挑出他们自己的眼中刺。

但是，人永远是人，不管是白人，黄人，黑人或者红人。只要你把手指给他，他就会想要你的手臂。在祖国利益的后面，永远隐藏着个人利益。此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情况也不除外。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刚刚向人民和知识界给予他们渴求发表意见的自由，他们便开始发动进攻。右派攻击左派。极左派开始攻击久经考验的正直的共产党人。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简直不知这场沸腾怎样收尾。好在中国有这两个人。

他们不失时机地提出反击，结果中国没有流血就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但是，让我们来听听周恩来自己的讲话[①]：

① 以下讲话按外文翻译，没有对照当时的原文。——译者注

“……中国是个农业国家，现在还很贫穷，政治和经济还很落后，人多，耕地面积少……这就是现实，如果和工业发达的国家比，我们的生活水平还很低……

“……我们有6亿人口，如果一个人每年增加一元钱，每年就要增加6亿元……所以，我们必须稳步前进，慢慢来……一些人说，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水平相差很大。这是事实吗？当然，我们承认，差别是有的。但是，对比他们的生活条件时，不应该忘记农村和城市的生活差别……过去，我们大多数农村人衣着褴褛，食不果腹……现在，20-30%的农村人生活稍有节余，60%的人有生活必需品，只有10-15%的人还有困难，这正是我们要帮助的人……

“……将来，我们在给工人增加工资时，我们要谨慎，要让工人们明白，没有农民，他们无法生活……在我们的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前，工人不要要求快速地改善生活……

“……解放初期，我们的工资制度是混乱的……在高收入和低收入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关于学徒制度，我们应该抛弃不好的封建法律。但是，其中有好多东西，如：学徒年限，教徒弟的各种技术，学徒的工资和师傅的报酬。我们应该仔细研究这些，加以继承……

“……有些学徒工自以为是。觉得掌握技术很容易，不尊重老人的辛苦得来和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所以，他们有时不乐意向老工人请教或者向他们学习。这种趋势影响了新老工人的团结，破坏了学徒和师傅的关系……我们应该对这些年轻人进行耐心的教育……老工人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有技术，同时有政治和社会经验……

“……在农村，我们要教育年轻人尊重老人，虚心向他们学习耕作技术和适应国家政治生活的经验……

“……现在，我们谈谈教育问题。中国很落后……70%的人是文盲。1949年小学生有2400万，1956年小学生达到6300万……1951年—1957年政府花在小学上的经费为49亿元，就是说占了整个教育经费的54%。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感到不足。开始我们花了太大力气建幼儿园和小学校。现在我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在教育人民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将来我们靠百花齐放和除旧创新的原则，发挥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些年来，我们在改善医疗和提高人民健康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一些危险的疾病，鼠疫、霍乱、天花，现在已经得到控制……”

“……但是，在大夫和护士中我们发现有不团结和不能相互尊重的问题。

"……为了彻底摆脱贫穷和无知，为了建设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还要长时间艰苦奋斗。胜利不是几年就能得来的，而是需要几十年……从高级领导到基层，我们都应该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我们老一辈人要教育年轻的一代，只有不懈努力才能创造好的生活。"

休息。我们来到凉爽的院子，有树木，有饮料。我们休息，透气，然后进入会场，继续听会。现在周恩来要讲整风这个近来开展的运动，要求朋友和敌人公开说出他们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依靠工人和农民。在我们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层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政权……

"……我们的制度是'上层建筑'依靠国家的社会主义和经济关系。依靠这个制度我们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初步胜利。我们应该坚信我们的制度，以便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所以，没有必要再去讨论我们的选举制度问题。但是，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在国家机器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相反，改进和发展永远是需要的。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还在襁褓中。"

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没有高低之分。所以我们经常听他们批评和反复批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批评他们自己。但是，这也和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千百次的那样，我们可以严厉批评一个我们爱的人，正因为我们爱他。但是，我们却不允许我们知道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说我们所爱的人的坏话。

同样，当周恩来发现一些反动派利用整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企图推翻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制度时，失去了冷静，开始揭发反动派的伎俩：

"……我们的制度建立在民主和专政上。有些人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后，不应该再有专政。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因为在我们国家还存在着反革命分子残余，只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反对我们……还存在那些来自剥削阶级的人。同时还存在小偷、骗子、杀人犯，各种破坏法律和秩序的分子。我们一刻也不应忘记，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他们每天都派特务和间谍……

"……我应该强调，在中央机关和各领导阶层，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在我国刚刚建立，国家机构的职员还受到旧社会的影响，尤其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

“……有人指责我们说，在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之间存在隔阂……共产党员不尊重非党员……这是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有一些非党员对工作漠不关心，他们从高处观望共产党党员。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要接近他们，帮助他们。这两种倾向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尽最大努力来改正……

“……研究这些倾向，我看有一个解决办法：首先，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遵循统一战线政策，帮助我们克服宗派主义，要尊重和帮助非党员，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学习他们的技术和经验，不断提高自己……

“……我们掀起的改善党风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所以，我们要接受建设性的批评，就是有些过分的和不符合事实的……

“……但是，有些右派提出，我上面提到的三大问题是人民专政带来的后果。我们不能接受这种不正确的批评。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也能够动员人民的绝大多数参与国家的组织和管理。所以，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存在的地盘……

“……代表同志们！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我们应该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矛盾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相互代替。那些仍在受到管制的人，只要他们通过劳动改造，成为新人，将获得政治权利和成为人民的成员。相反，一些人或者团体，现在是人民的成员，如果坚持反社会主义思想，如果反对社会主义变革和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基础，就会成为人民的敌人……

“……资产阶级右派尽管还在人民之列，但是，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作为不利于社会主义。所以，必须在我们和右派之间划一条政治的和思想的分界线，并开展一场反对他们的运动，让大多数人，真正爱国主义者，看清右派的批评和行为是错误的……我们希望，当我们孤立他们，他们会思考，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社会主义大门对他们永远是敞开的。一小部分右派可能坚持他们的反动观点，拒绝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甚至还要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自绝于人民……

“……代表同志们！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有利。只要我们坚持毛泽东的光辉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中国人民，将在斗争中加强团结，反对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只要我们继续加强民族和国际团结，提高生产，发展经济和国家建设，艰苦奋斗，厉行节约，世界上没

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胜利……

周恩来讲话结束，我们又来到院子里。开始向他介绍各国代表团。先是日本的，然后是英国的等等。他和所有的人谈话，微笑，照相……

轮到我们了，卡赞扎基斯请他关心塞浦路斯的命运……

“为什么你们要反右?”我问王。

“为什么?你们没有听到周恩来说了什么?他们还没有明白，我们国家只有团结才能得救……

现在，我重新读这些记录，但是，不是很清楚，以便让我把他们抄录下来。我只好向你们用两句话说明，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和部长埃德加·福尔是怎么解释形势的。他离开北京时，我们正好刚刚到达。

从 1951 年开始三反，然后马上五反。这些运动干什么呢?

第一个运动肯定只是针对共产党员。三反的口号是：打倒官僚主义!打倒浪费!打倒贪污!

有一个重要的审判，在各个公园，在大学，在公共部门，都用大喇叭广播了……七个大人物坐在凳子上。他们之中有两个人被判处了死刑。那些行贿、受贿，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五反主要是反对商人，不仅如此，正如有人说的，是巨商。打倒五大毛病：受礼，逃税，盗窃国家资产，破坏建设，贩卖坏物资……(那时正是朝鲜战争期间)。“打老虎的大中小，取决于他们利润的多少!”

五反的结果显而易见：物价降低了 5%，因为那些保住了脑壳的商人赶紧把屯积的货物拿出来销售。

我们一踏上中国的领土，就听到了一个新的口号。我们感觉是新的。但是，毛泽东早就发放给民众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整风，是《真理报》4 月报道的。

但是，当不满意的人们站起来，开始公开述说他们的意见时，当热血青年走向街头，当开始出现动乱和炸弹时，周恩来明白了，自由是一把双刃刀，就发表了我们有幸听到的讲话。是埃德加·福尔，而不是我们的导游王，告诉了我们下列事实：

7 月 12 日至 13 日，在武汉(湖北)，几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开始唱歌和呼喊反对共产党的口号，闯入市政府，企图绑架市长。没有找到市长，就把两个公务员拖走了。有消息说，他们的教授不但没有制止，反而鼓励他们。

7 月 17 日，在我们到达北京前五天，一个 33 岁医科大学生，把一枚炸弹投向了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

7 月 25 日，我们到达四天后，一个街道主任被杀。6 月 12 日，有七人被杀。

埃德加·福尔说，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也许这些动乱是小规模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经过 9 年的艰苦努力，才把共产主义的秩序在中国确立下来，他们不敢掉以轻心，不敢冒任何风险。

我们还参观了全中国农业展览馆：是俄罗斯人留下来的非常讲究的展览馆。这里曾经是俄罗斯展览馆，后来赠送给了中国。类似的展览馆，我们后来还在许多城市见到过。漂亮的中国小姑娘手拿一根长竹条，向战士们和农民进行讲解，他们张嘴听着。你们想想，巨大的土豆重 40—50 磅。漂亮的圆圆的茄子。奇怪的长长的大白菜，像生菜。只有两个品种的葡萄。小小的栗子、西葫芦、辣椒、菠萝、可可、柚子、大豆、玉米还有许多……

6 月 27 日。上午浪费在医院里。下午京剧：《神猴》。他反抗所有的当权者，可怕的造反者，只有如来佛制服了他。中国人的奇迹，灵活，和谐和幽默。空中翻跟斗，魔术，舞蹈，唱腔，满意，完美！

是的，真是太美了！神猴和其他妖魔鬼怪在空中翻跟斗，有的两圈，有的三圈。从舞台四个角落同时启动，在空中翻腾，有时能形成四层！一点声音都没有，听不到喘气声。只有豆大的汗珠从神猴头上滴下！

"这位杰出的演员有多大年纪？"我们问王。

"还不到 20 岁！"

王看到演员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高兴得红光满面。

一个像 15 岁的男孩，常春华（音译），扮演真正的猴子。上山，爬树，在皇帝的座位上跳来跳去。钻水帘洞，偷仙桃，一口一口地吃，吐皮，神奇的桃，神奇的桃核，开心大笑，高兴得在空中翻跟斗，和魔怪战斗，战胜两面派的官，菩萨的徒弟轮流上场，最后把神猴锁住……

6 月 28 日。大学。简朴，低矮，北京郊外。可爱的教授。大学生宿舍。一群微笑的、可爱的女大学生包围了我们，很多人讲法语和德语。一个小姑娘，傅鲁丽（音译），接待我，一直搀扶我，给我扇扇子，对我微笑。你千万不要忘记傅鲁丽。世界最美的湖：有高塔，有亭子，绿色的，红色的……

是的，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真正的面孔：小傅鲁丽。

我只告诉了中国朋友一次：卡赞扎基斯不能吃盐。从那以后，从北京到香港，每次宴请，我们要享受10至20道菜，给卡赞扎基斯也单独上那么多菜，只是没有盐……现在，在大学里，看来他们也接到通知，卡赞扎基斯身体不太好，不能累着。所以大学校长精心挑选了傅鲁丽，让她负责照顾卡赞扎基斯，给他扇风，扶他走路，安排他座位……东方的礼貌，加上了这位姑娘的美丽、善良。有一次，我看到傅鲁丽帮助卡赞扎基斯解开衬衫扣子，一手提领口，另一只手用扇子为他扇风。中国人和欧洲人都大笑起来。

“咳，”卡赞扎基斯兴奋地笑着说，“我知道我没有大毛病，但是我喜欢这样！”

如果说，俄罗斯建立了莫斯科大学，为苏联的大学生尽可能提供舒适条件，中国人却完全出于不同考虑，建立了一所非常非常简朴的大学。所需要的一切都具备，就是没有多余的奢华。不要惯坏了来自边远贫穷山村、毕业后还将回到那里的学生们。

“如果全部博士生都集中在大城市里，我们让他们做什么？”教授指着北京大学对我们解释说，“我们需要他们回到乡村和边远城镇，在全中国传播文化和知识……”

他是对的，所以在我们到学生宿舍看到狭窄的上下床铺(像船上的床铺)时，没有感到吃惊。我们还发现，他们的实验室和图书馆都很简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是，北京大学的校园非常美，高高的树木，郁郁葱葱，鲜花盛开，小河流淌……

前往颐和园，舞台有两层，同时上演两场戏。女皇帝在玻璃窗里看戏。当她眼睛疲倦时，低头看下层的戏。然后。再抬头看上层的戏。

然后，美好的散步。看到了昆明湖，石舫，半公里长的画廊。晚上杂技，力量、灵活和美的表演。

湖中画廊，廊顶布满绘画。我们应邀落坐在很好的餐厅里，吃了很香的中国饭菜。我们想起了另一顿晚餐：鱼翅，黑蛋，炸鸡，筷子一触到鸡，马上破裂，仿佛是玻璃的；西葫皮火腿汤，绿辣椒，炒鸡片，各种小菜，馒头，甜食。我们喝了黑色葡萄酒，用小杯喝了白酒。

饭店后，我们登上茉莉花盛开的阳台，据说，当年欧洲人在上面饮酒作乐，酒醉后向下面的中国警察撒尿。

夜晚很美，天空充满星辰，茉莉花散发清香。北京就在我们脚下。只是最近建起来的取暖用的烟囱(原来我们以为是工厂)破坏了北京湖

水、蓝天的美景。

我们的导游王跟我们越来越熟，话也越来越多。他满怀深情地谈到他的祖父。他说，他的祖父是个不怕困难的人，生活中任何障碍都能克服。像一棵生长的树，根碰见石头，就战胜石头。这样，他的根越扎越深。这就是中国人民！

他向我们讲起荷花，不受污染的花。生在泥里，长在泥里。但是一点泥也不沾。做人就应该这样。

6 月 29 日。王来到我们房间，上午街上散步，很热。中午回到饭店。

和王在街上散步：大的书市，很多杂志，青年人在翻看，贪婪阅读。

下午，喇嘛庙，满满的，弥勒佛金塑像，大肚，大笑，上面有字："敬佛先净心。"

然后见到玉佛，左肩披金斗篷，甜蜜地微笑。我对他喊：一切很好。告别。

北京第二大纺织厂：10 万纱锭，2436 梭子，每天生产 24 万尺布料，36 万公斤纱，5600 工人，500 台机器，200 名学徒工，等等。

卫生、清新的空气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冬天用同样的办法取暖。女工看见经理不害怕，安静坐在那里，根据时间，或者工作或者读书。一个小姑娘躺在纱袋上读书。经理经过时，没有站起来"立正"，只是微微一笑。

当然；还让我们参观了托儿所。工人们的孩子在摇篮里玩耍。工余时间，可以学习。有 70 个班，3000 工人学习。从小学到初中。

我们问，那些机器是不是俄国的。

"不是，中国的。中国的机器生产率更高。现在我们出口这种机器。"

不招收 16 岁以下的工人。孕妇给 56 天产假。在怀孕第七个月开始从事轻微的工作。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女工们现在感到很幸福。过去，他们在家里一辈子是奴隶：父亲的，兄弟的，丈夫的，婆婆的，然后是儿子的。直到死亡，都是奴隶。"母鸡清晨不打鸣！" 老人这样说女人。"无才便是德。"他们这样说，也这样相信，从来不让女人像人一样说话。女人，唯一能自主做的，就是自杀。或者，盼望自己成为婆婆，轮到自己，用更大的仇恨，来虐待自己的儿媳妇……

6 月 30 日。冬宫，院子，宫，镀金铜香炉，瓷器，杰出的艺术，好啊，

中国……

整个下午休息。我想补充书:《20年后的中国》。

乌龟,预言:用滚烫的铁烙乌龟肚子,根据裂纹预测未来。

E先生去了满州里。卡赞扎基斯读书,贪婪地和王谈话。我们两个夫人逛商店。那里什么都有:书,衣服,工艺品,水果,酱菜,珊瑚,玉石,扇子,银饰,香料,漆纸伞,还有你能想到的一切。

皇帝可以拥有13个正式皇后,妃子想要多少有多少。每个正式娘娘都有自己的宫和院子,周围红红的高墙围绕。家具是楠木的,有红黑漆雕图案。我们看到一些高大衣柜,直达屋顶。床低矮,宽大,坐椅都雕画……

在博物馆,雕像,白色、黑色的地理图案的陶罐,和我们的出土文物有许多相像之处。后来我们欣赏了中国习惯的颜色:深红色、蓝色屏风,黄色花朵。我们更喜欢单色,雕刻简单,白色,清淡的蓝绿,和白色勉强分辨开。

我们还会见了中国音乐家。认识了作曲和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先生,他主管中国的音乐界。他创作了许多很好的中国室内乐,我们听了他的一个音乐会。非常好。中国人不会制作小提琴,但是他们钢琴非常好,还出口到国外。

E夫人对于中国的音乐界非常感兴趣。

“你们有多少个交响乐队?多少音乐学院?音乐学院要几年才能毕业?”

马思聪和他的同事贺绿汀,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给我们提供了所有情况。

“我们有两个交响乐队,每个乐队有60种乐器。还有4个小型交响乐队,每个乐队有40种乐器。我们的学院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音乐学院学期为7年,然后,如果想成为独唱家,还需要5年。音乐家协会已经有588名成员。”

我们听了一些少数民族歌曲。他还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像提琴的乐器——二胡,据说孔子会拉二胡。为了使我们能辨别二胡的音调,还送给我们一张唱片,是云南民歌。还介绍了琵琶,一种只有两根弦的乐器,像我们的里拉琴。

从音乐跳到戏剧。

“你们知道中国有多少剧院吗?3万!在四川省就有7千!”

“我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剧院。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热爱戏

剧、音乐和诗歌。”

“有一个时期，”不知疲倦的王对我们说，“全体人民写诗。从皇帝、大臣到平民百姓。”

“还有妇女，”马先生补充，“在黄金时代，你们知道女诗人吗？”

“知道，有诗歌希腊译本。”

“我要把自己的书赠送给中国的作家，”今天，卡赞扎基斯对我说，“我要报答他们给我们的快乐。”

“他们对哪些书很感兴趣？”

“我想，《米哈里队长》、《耶稣重返十字架》和《佐尔巴》。请你拿来笔和纸，我给他们写封信。”

他用两分钟写完了信，把三本小说赠送给了中国人民。

7月1日。上午读书。下午参观菩萨庙。一位白胡子和尚接待我们。坐下，茶，坐了一会儿，副主席比库苏参（音译）无声地出现了，很年轻，聪明的眼睛，微笑。我对他说，我喜欢佛教，青年时代我追求严律，找到了佛教。但是，我是希腊人，我爱并相信可见的世界。我排斥虚无的一切。但是，菩萨又教导我，可见的世界也是梦幻。这样，我就处在阿波罗和菩萨之间，爱世界上的虚无。所以我的青年时代是可悲的。我流过汗，现在还在流汗，寻求一种结合：我爱可见的，同时我又知道，这是自我欺骗。这样我就认识到，世界多么年轻，我深情和温柔地爱着他。

我用自由的眼光观察、欢迎一切。

通往高端哲理的道路有三条：冥想，行善，美。一朵美丽的花可以引导你达到最高哲理。

这时，比库说，在菩萨生命最后时刻，拿了一朵荷花，看了一眼，微微一笑。他的学生中只有一人明白他微笑的含义。菩萨就把这个学生立为自己的继承人。

这时，我向他讲述了树叶、十字架上的耶稣和复活后的耶稣[1]。

我又说，苏格拉底想从东方哲人那里学习治理城邦的法律。菩萨对他微微一笑。苏格拉底什么也没有明白，一无所获，回到希腊。

安静，深刻的谈话。

我说，西方人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佛教徒。因为菩萨教导人放弃一

---

① 卡赞扎基斯在这里想说，一个希腊神秘主义者说过，通过一片树叶可以看到整个世界。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复活了。——原注

切，而我们西方人要占据一切。我说，在达到哲理高端的三条道路中，我选择美。这时，比库站起来，送给我一本英文书。

“这里，你可以找到你选择的道路的方法。”

我们分手。

“您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希腊人。”

晚上京剧。同样的美妙，同样的唱腔，同样的动作。不同的是今晚更欢乐：女主角想过一条河，招呼船夫。船夫手拿一根桨上来。于是开始了令人吃惊的表演：妇女害怕上船，上了船，船左右摇摆，好像真的在船上一样。奇迹！舞台上是那样真实，比有一条真船更富表现力。观众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参与创作，自己感动自己。真船反而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和激情。

7 月 2 日。上午休息。下午作家协会会见和宴请。有教育部长茅盾，大学教授，戏剧作家，诗人等等。中餐晚宴很丰盛。我们谈了文学，戏剧，中国的进步。很开心。

E 先生从满州里归来，兴高采烈。他说，要把到今天所看到的一切都写进书里，表现中国的巨大进步。农业合作社，工厂，工作方式等等。

7 月 3 日。在北京的最后一日。明天我们将和可爱的朋友王素思（音译）开始长江之旅。

宫殿里的绘画：细腻，敏感，马，骆驼，竹。明代。后来没落。临摹，累赘。

大院，松树，如画，桂树和石榴。很多石榴。

卡赞扎基斯今天把赠书的信交给了茅盾。这封信出乎中国朋友们的意料。大家都很兴奋。

“我们已经习惯了其他一些外国人，他们总是首先提出什么时候出，多少钱，”王在我耳边小声说，“他们拿纸拿笔算他们应得的份额……”

“是啊，”我也小声对他说，“但是，你别忘了，卡赞扎基斯不属于那些人之列。”

当我们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让我们冒冷汗的是如何区分中国人和记住他们的名字。

“你们记得我们今天和昨天见到的人吗？”我担心地询问朋友们和

卡赞扎基斯,“我至今还分不出日本人和中国人。”

卡赞扎基斯笑了,我相信,他也不比我强多少。

但是,今天!我们毫不犹豫地认出了茅盾,科学院副主席、著名戏剧作家夏衍,主管哲学出版物的艾思奇,多高兴!

“他们三位都和鲁迅——‘中国的高尔基’——合作过。鲁迅去世时是 1936 年。”王说。

我们讨论了民间语和官方语,简化文字,拉丁字母拼音和戏剧等问题, 也谈论了是不是应该遵从古老的传统——为什么不——共产主义给予他们的创作自由等敏感的话题。

“难道你们不知道百花齐放吗?”

“知道,知道,但是我们想从你们嘴里听听,你们真的是自由的吗?”

“自由的,自由的!”他们异口同声喊叫道,“你们也不要忘记,在中国,在我们这里,为艺术的艺术是不存在的。因为,首先在我们头脑里和心里有个目标!用我们的创作把我们的人民从旧的邪恶,迷信,愚昧,奴性,恐惧中解脱出来,从此过上有自尊的生活。你们在希腊做什么?”

我们的朋友也很好奇。他们了解我们的古代经典作家,但是一点也不了解现代文学。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记下了下面的对话:

“今天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生活怎样?”

“我们的人民很爱自己的作家。生活有保证,而且越来越方便。教育和艺术在我国越来越普及,不断提高。”

“一本好的小说,每一版大概印多少册?”

“6 万到 8 万。有时为了教育人民,我们会印 4 百万册。你们想一想,在国民党时代,我们最好的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出的书也没有超过 2 千册的。”

“政府帮助现今中国的作家吗?”

“通过对困难作家的专用资金。如果一个有天赋的工人、职员或者任何普通的人,想写作,但是因为他要工作挣钱养家而不能写作,都有权申请带工资的假期。今天,我们有许多作家是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参与国家管理。

“解放前,作家的生活非常艰难。勉强度日,住在阁楼或者地下室。一些作家,像胡也频、柔石、冯铿等都被国民党警察暗杀了。伟大的鲁迅也被列入黑名单,警察一直追捕他,企图杀害他。今天,不仅他们的生命不受任何威胁,而且我们的人民爱他们,尊重他们。当然,如果一个作家忘乎所以,认为只有他存在,其他人都不行,会犯众怒的。因为在我们国

家，不允许任何人高高在上。”

“中国人都喜欢什么样的作品？”

“那些描写新人的，介绍新的科学成绩和发明的，鼓励人们创造的，美的和有用的。中国读者喜欢反映现代生活中所有问题的丰富的文学作品。”

“人民和中国作家喜欢外国的文学吗？”

“当然。中国人民从来不排外，总是学习外国人民优秀的品质。这包括两千年前的佛教艺术，19世纪的欧洲文化艺术，俄罗斯文学和古希腊文学。自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发表了《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我们的读者不喜欢反现实主义的文学。

“中国艺术家协会总会有705名成员，有12个分会，全体成员为1115名。

“根据最新统计，当然不全面，从1950年到1956年，文学书籍出版28370种，这其中，18347册为新作，发行了711000册。这还不包括1950–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

“中国的书很贵吗？”

“不贵。解放后我们三次降低书价，1953年降5–10%，1955年5月降4–20%，1956年4月，降8–20%。现在的书，每本不超过一元。所以，人人买得起。”

“中国的杂志多吗？”

“在北京就有14种专门翻译介绍外国作家作品的杂志。《中国文学》用英文出版，目的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学。《诗刊》专门发表和介绍诗歌创作。《文学杂志》发表理论和评论。还有《解放军文艺》等等，每种杂志都有自己的特点，正如杂志名称反映的那样。这样的杂志在中国各省及大城市都有。”

“你们能自由写作吗？”

“当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口号是鲜明的。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宣传战争或者抨击各民族的平等，就是说，如果损害公众利益，他自然失去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

“有些作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是好人，有缺点，可以通过自由讨论来改正。这时需要公开讨论，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公开鲜明地讲出来，他们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你们翻译很多外国作品吗？”

“到1957年6月，共翻译了46个国家的4258部文学和艺术作品。

占第一位的是俄罗斯和苏联的。我们现在计划翻译世界上最好的作品。

“我们翻译出版了高尔基、契诃夫、易卜生、凡尔纳、迦梨陀娑的作品。其中许多作品被搬上舞台，获得很大成功。我们的人民喜欢悲剧和喜剧。(为什么我们的悲剧不到北京，北京京剧不到雅典?)”

“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诗人、戏剧作家都是谁?”

“小说家:茅盾、老舍、巴金、刘白羽、周立波、赵树理……诗人:郭沫若、田间、冰心、萧山、艾青……剧作家:郭沫若、老舍、曹禺、夏衍……老的作家是我们的导师，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愿意帮助青年人。”

“人们喜欢读什么人的作品?好作家的还是差一些的?”

“好的作家。”

“你们要简化汉字吗?”

“我们正在慎重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开始一些简化，方便人民学习认识象形字，便于作家创作。但是，我们还没有最后决定，是不是采用拉丁字母。这需要全体人民参加讨论，因为这是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大事。”

“你们的口语和文字语言差别大吗?”

“是的。在中国，文字是帮助不同地域人民交流的工具，口语是人们用声音交流的工具。有文字的地方，差别不大。中国文字是象形和声音的结合。80%的中国文字是一半声音和一半根据单词表达的意思由绘画形象组成。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文学语言和口语有很大差别。所以，书写的思想和口语表达的思想也有巨大差别。”

“你们打算用一种语言，让全体中国人都懂吗?”

“是的。我们正在推广以北京语言为基础的普通话，主要在汉族人居住区。虽然汉语是一个语言，但是各地区方言很多，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两个都讲汉语的人相互听不懂，不能用口语交流。

“最近两年，普通话在汉人居住区域有很大的推广，小学、初中和高中都用普通话教学。效果很好。在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区域，他们延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是，为了和汉族人交流，他们也开始学习汉语，没有人强迫他们……”

“中国人读得最多的外国书是什么?”

“俄国的，还有法国的。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等。”

“好的小说每版印多少册?”

“20 万册。我们有的文艺杂志印 30 万册，有些青年人的读物印 150 万册，有面向军队的……还分专业：比如，自然科学的报纸就有

64 种，科技问题的有 87 种，医学的 30 种，教育的 39 种，文学艺术的 107 种……”

我们请王介绍几部好的中国电影。那天晚上专门为我们在和平委员会礼堂放映了鲁迅的非常好、但是很悲的作品《祝福》，夏衍改编。我们强忍，没有哭出声来。解放前女人的命运非常悲惨。总是被推到毁灭的边缘，如果自杀，自我毁灭。如果生存，毁灭儿媳。

“为什么，为什么，”我反复问卡赞扎基斯，“我每次读中国的故事，为什么，上帝啊，为什么每个中国的婆婆不能像中国人常说的那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她忘记了成为婆婆之前受的罪？”

卡赞扎基斯从书上抬起眼，默默地看了看我，叹了一口气：

“人心的深不可测，我的孩子……”

“我努力给你们找一找《白毛女》。”那天晚上，王看到我们喜欢中国影片，很高兴，说，“是一部老的电影，全中国都为她哭过。你们也会哭的，我要去找找看，只是不敢保证……”

我们相信，只要你求中国人办什么，没有不办的。我们在法国时，就听人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我们亲身体验了。真的，几天以后，在重庆，王真的找到了《白毛女》。但是很不幸，刚开始放映，机器就坏了。无法修好。连夜用汽车派来三位专家，没有用！最后，吃冰淇淋，等待，我们回到饭店睡觉……

汉　口

7月4日。早7点，乘飞机离开。和中国人依依惜别，尤其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难舍难分。天气很好。飞机下面的中国呈粉红色，黄河开始，少水，人群。无垠的平原，稀少的树木。长江出现，宽大，多水，湖。看长江的弯弯曲曲处，感到龙诞生。下面白云，美极了。

11点半降落。中国人迎接我们。汽车，经过很长的道路，绿色成荫，贫穷的小房子，无声无息，大草帽，进入汉口(250万人口)，他们告诉我们外国资本家的无耻，英国人离开前开枪射击，对中国的无耻剥削……

下午，参观著名的大桥，正在完工：1700米长，12000名工人日夜工作。

然后，参观宋朝和明朝的画展。有些杰作：风光，马，人物画像，野猫吃孔雀，孔雀羽毛挂在树上。一棵枯枝，两只孤零零的小鸟。画家签名。一个醉酒傻瓜。

一个公园入口处的牌子："禁止华人和狗入内！"勿忘国耻！中国的声音……

我们的同伴和朋友E先生及夫人，想做一次习惯的旅行：天津、南

京、上海。

但是，王了解卡赞扎基斯的想法，为我们准备了意外的惊喜。

“我们不走一般游客习惯的路线。我们遵循诗人们的道路。”一天早晨，王狡狯地微笑着说。

“说啊！王，说啊！”我们几乎大声喊叫。

“我们乘飞机去汉口，再从那里乘船前往昆明。”

“几天？”

“6天……开始你们不一定很喜欢……但是，到宜昌后，你们将看到……中国最美的景色…… 江中高岩……”

“然后？”

“重庆。从那里再乘飞机，前往昆明，春城……”

“云南首府？”

“是的，海拔2000米……经过重庆炎热后，你们到那里休息……”

王住口，看我们是不是喜欢他的安排。

“好，好，王！”我们拍手称赞。

“然后，我们乘飞机前往广州……那里我们将分手……如果需要，我把你们送到边界……”

本来在北京就应该和王告别，我们都非常不高兴。除了王，谁还能为我们安排那么好的行程，为我们提供那么好的服务？

“没关系，到处都安排了接待人员。有人在机场接你们。”

我们面色深沉，都不乐意失掉王。但是，今天来了好消息：他要陪同我们到边界。

好人王！你现在在哪里？你听到不幸的消息后，马上给我写信，要到弗里堡来……。你安慰我：“保重，我的姐姐！节哀！要学习孙中山夫人，你不孤独，全中国人民和全希腊人民以及全世界进步人类都站在你身边……”

在飞机上，我和尼可斯猜想，“蓝色的江”是什么样的。过去的情景出现在我们脑海里，一条蓝色的河，宽宽的，像海，伏尔加……满载黄色沙子的船，西瓜……美丽的巨大两轮河船，还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留大胡子的船夫，甲板，鸡，小猪，……渔夫拉网，月光下唱歌……大鱼，大马哈鱼，鱼籽，……

“帕纳伊特？”

“他让我们称呼他为帕纳伊达基，在整个旅途中总是拿一把装满蜂蜜的茶壶。他的口袋里有橄榄油、辣椒和柠檬……”

汉口惊人的热。第一次在凉席上睡觉。非常干净。没有苍蝇，没有蚊子。在饭店里总是有开水在暖壶里，以便我们自己在房间泡茶。一盒好茶，一把好茶壶。在饭店里我们还看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明 1932 年大水灾留下的线路……是的，水灾现在是中国的头号敌人……

船 24 小时后等候起航。日程：明天清晨，乘快船游湖。那里有高级饭店，中午吃完饭休息。下午参观一个茶场，看看汉口街景。

湖非常浪漫，到处盛开粉红和白色的荷花……河对面是一个亭子。远处，在山丘上可以看见一座大学，很大，很美……

今天，我独自一人在小屋子里品尝北京的茶，想起王陪同我们买茶的情景：在一个小商店里，从下到上，都是小盒子，有上千个，也有上千个价……

“不要买最贵的。”王建议我们，“只有专家才能品尝出差别。这个就行，我们在家中都喝这种茶……”

茉莉花飘香，不仅香口，还香心灵。愉快的情景在我面前复活：那干干净净的大工厂，我们在那里吃惊地看到，要喝上一杯好茶，竟有那么多道工序……

我翻阅记录本。一个仿佛是刺绣的红色签名呈现在眼前：是我们在参观大桥时一位工程师的签名。是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他叫尤广龙（音译），34 岁。桥长 1650 米，桥下有 9 孔和 8 个桥墩。双层，一层跑火车，另一层是汽车和行人专用。（路面 18 米宽，汽车道，另一半的一半为人行道。）应该在 1958 年 10 月 1 日竣工。那时他是这么说的。王在发给弗里堡的信中证实：“大桥完工了，我们过了中秋节，吃了月饼，梅兰芳演出了京剧，可惜你们没有在这里看到他……”

长长的竹子，我们看到农民在肩上扛两根，艰难行进……

“我的上帝啊！为什么法国的政治家们都是瞎子？”卡赞扎基斯小声唠叨，“3 年了，我们都说应该承认中国，可是，还没有决定……”

“您想说，我们相信会的，因为法国政府到了维尔尼，在法国大使馆，即法国领土上，会见了今天的中国领导人。”

“我想说……想说……世界上一个聪明的人民不能自己决定……你们看吧，总有一天，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会承认中国。那时法国人也只好照办。他们现在就应该知道，这是唯一的道路……”

我们沉默了，听着船夫单调的号子声。啊，上帝啊，让这里尽早通上电，不要让劳动者这样流汗，流血。让中国独立，制服江河，在平原上播种，绿化荒山，养育他的儿女们！上帝，不要让任何侵略者，不管是白人，

黄人，红人，不要再踏进他的门槛！……

参观博物馆后，到了江边。水流湍急，充满泥沙，江面宽阔。我们等一条小船把我们摆渡到对岸。下起小雨。

“毛泽东主席去年两次在这里游过长江。”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们。

“他多大年纪？”

“63。前年他横渡，四次游过。你们知道他为长江写过两首诗吗？一首 1947 年，另一首是今年。”

年轻人朗诵起来。后来王帮助我们翻译过来。

扬 子 江

1957 年 7 月 5 日。下午 6 点上船，离开。下雨。巨大的江，水有泥。中国朋友站在雨中，长时间向我们挥手告别。

房间绿色，干净。热。中餐很好。王和我们在一起，保镖和朋友，好人。我睡的很好。

7 月 6 日。航行在长江上。泥水。岸边小村，绿色。休息。读书。

卡赞扎基斯把蓝色上衣忘在了汉口。

“不用担心，会找到的！”我们的朋友和导游说。

我们不敢确信。但是，我们在中国确实没有丢过东西。以前我们也忘记过东西……

真的，就在船要起航的瞬间，我们看到一个中国男孩跑过来，手里挥动那件蓝色上衣……真高兴。我们曾给王巧克力。王想起来，把巧克力扔给男孩，他接过来，吃了，添舌头，在汉口巧克力罕见，奢侈品……

7 月 7 日，星期日。扬子江上航行，下雨，收音机很吵。读中国历史。潮湿。5 点半抵达小镇宜昌。雨很大。要等到午夜。

我们说服卡赞扎基斯不要在雨中下船去宜昌。王提起裤腿，找来了两把巨大的漆纸雨伞，我们走出去。爬了很多宽宽的台阶。我们刚到顶，孩子们便发现了我们。开始只是孩子们。后来，我们好像是一堆糖，人像蚂蚁一样围了过来。数以千计的蚂蚁……我们装得表情严肃，但是，中国人笑得很甜蜜。我们对他们越微笑，他们越靠近我们。不一会儿，我们就热得要命。王很担心，举起瘦弱的胳膊，挥动，想跟我们说什么。我们什么也听不到。我们男女分开了，好像在一个沸腾的大锅旁……最后，我们来到一堵墙下，终于摆脱了人流，王找到两辆人力车，劝我们上车回船。我们照做，但是很不情愿。这次散步什么也没弄明白。只看见房子是用木头搭建的，像栏杆，前面开放，男人坐在那里抽烟，女人在屋内，围着一个小桌子，玩纸牌，喝茶。孩子们和年轻人雨中在街上行走……我们的目光在房子里搜索：一张大床，四条木腿；蚊帐；一个小板凳，上面能看到天……我们怎么能不想起胡克神甫精彩的描写？宫殿，私人大院，庙宇，商店，旅舍……都在哪里？

大雨倾盆。我们的情绪很不好。第一次听到卡赞扎基斯叹气："能喝一口我的泉水多好……"

谁也没有像中国人那样理解你。我们没有跟大厨说一个字，可是安排的全是我们喜欢的饭菜。其他旅客吃完饭后，叫我们最后去用餐。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地板也清洗一新。餐厅闪亮……早晨和晚上有罐头，果酱，我身边总有茶——我只是说了一次，我喜欢茶……总是茉莉花茶！

中国人的速度令我们吃惊。早晨你把衣服交给他们去洗，晚上你就会看到洗好、熨好的衣服放在你的房间。你要一个菜，简单的，无论多么简单的，半小时后，会给你送来一堆盘子，一个比一个好吃。我们自己笑自己，难道能吃完吗？厨师为了满足我们的要求，甚至在船上为我们做出了油炸食品……我们想起了莫斯科的服务员，不禁大笑起来。在那里，你要一杯凉水竟等了一个小时。他们首先要写好订单，等待厨师把全部饭菜备好后，才把那水连同饭菜同时端上来。多少杯？十几杯！尽管我们只要了一杯……达，达，写恰似！写恰似！（俄语：是的，是的，马上！）但是，这个"写恰似"来时，你都快渴死了……

王给了我们一把钥匙。我们有了自己单独的浴室。

风景逐渐变化。我们还没有到达令中国诗人诗兴大发的江面狭窄、两岸岩石高耸的江段。碧绿的小山丘，山顶有亭子，有时有小庙，有时有学校。或者曾经是私人小殿，如今改成了学校，如同门上面巨大的

红字写的那样。

我们经常看到农民，他们头戴草帽，手拿扇子，行进在田间小路上。还有渔夫驾着挂有好看的草席做帆的渔船在江边撒网……

我们还没有见到鱼。也无法联想起伏尔加，尽管两条河都是“蓝色”。伏尔加，更像大海。这条江全是红色，水深，狭窄，弯弯如蟒蛇，小船把我们从这岸送到另一岸，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宽阔的江面上，就好像一直在小小的封闭的湖里行船……

7月8。进入美丽的江段。小山，小房，岩石，美丽的村庄，渔夫，挂着美丽帆的小船，左右绿山。风景越来越原始。高高的岩石，光秃秃，悬崖陡石……傍晚，停在一座小城镇。海伦和E夫人上岸，被第一次见到欧洲人的中国人包围……

忠县，三类小镇。还没有电。他们用桶从江里挑泥水，但愿他们不要饮用。

我们又爬了无数级台阶。我们刚刚到上面，孩子们就跟在我们身后。小孩子，年轻的男女，都穿戴干净。两分钟后，我们又成了俘虏。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和王谈好了。“请你帮助我们接触中国人民……”昨天我诚恳地请求他，“这次再上岸，让我们找五六个青年男女，我们访问访问他们，问问他们的生活。不然，我们来干什么？”

所以，今天一上岸，王就挑选了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小青年，跟他说了我们的想法。那个小伙子对其他的人解释了。

但是，女人们还是把我们围了起来，用她们的小扇子为我们扇风。对我们微笑，用一两个俄语单词问我们是不是俄国人，我们想不想给她们写信……达，达，比萨起（俄语：好的，好的，写）……我们也用会说的几个单词回答……

我们来到一个美丽的小公园。王叫了一声，姑娘们站住，笑，一起问我们什么，但是我们不明白。

“你们挑吧，愿意找谁就找谁！”王喊叫道。

“我们选好了！”

我们拉住三个靠近我们的姑娘的手。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留两根小辫子，她说是学工的，另外两个手拿小扇子。我们还选了五六个男青年。我们走进公园里，关上门，人群关在了门外。天黑了。明月高悬，花儿吐香。我们首先在市政府大厅前坐好，开始谈话。先问三个姑娘。

“你是干什么的？”

“学习电器的。”

“现在,休学吗?”

“正在建学校。”

“你呢?”我们问一个身材苗条、仿佛是模特学校出来的姑娘。

“我想当演员,现在练体操。”

“我们都在练体操,因为要挑选人去北京。”另一姑娘插嘴说。

“你也建学校吗?”

“我们学校去年就建成了,现在我们帮助修路。”

“什么路?”

“通往拉萨的路(好几千公里)!”

“你从哪里买的这么好的连衣裙?”

“我妈妈做的。”

“你帮助自己的妈妈吗?”

“不,她不在这里,在很远的地方工作,在幼儿园……”

“你帮助妈妈吗?”我们问另一个姑娘。

“当然帮助,夏天回家的时候……”

“现在你们住在哪儿?”

“学校里。”

男孩子们向我们讲述了他们每个人的计划。有的学农,有的学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他们想给我们上茶,轮到他们问我们了。没有茶,像在所有的贫穷农村一样,用开水代替茶。点上了煤油灯,我们坐在一张长条桌子旁。

他们听说 E 夫人会拉小提琴,鼓起掌来。没过两分钟,一把小提琴就传到了 E 夫人手上。提琴很老,只有两根弦。

“您拉拉!拉拉!”他们喊,用甜蜜的微笑请求。

E 夫人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她利用两根弦演奏了我们的国歌。啊,多么欢乐,多么高兴!我们让他们为我们唱歌。E 先生向他们介绍希腊。不断鼓掌……

我们拉着三个姑娘回船。一路上她们都搀扶着我们,怕我们滑倒。在一瞬间,E 夫人感觉到一个姑娘的手伸进她的口袋,没有错,是伸进了口袋,她想干什么呢?

我们为她们要了柠檬汽水,留下她们的姓名,保证相互通信。她们从来没有喝过柠檬汽水,不喜欢,但是强行饮下,她们互相取笑,高兴,她们还是第一次登上客船……

她们走后,E 夫人想起了自己的口袋,赶紧用手去摸——摸到什么

了?一把精致的小刀,没有留下姓名的礼物!我们胸前戴上了她们的校徽,闪闪发光,是姑娘们留给我们分别的纪念……

我对毛泽东有一个大意见! 为什么一个朋友送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礼物也要到海关上税?我们真想给忠县的女朋友们送点纪念品,但愿海关官员开恩……

扬子江是世界第三条大河。第一是亚马孙河,第二是刚果河……我们只从汉口航行到重庆,1600 公里。水域很危险,需要好的船长……

一天早晨,王把我们请到甲板上,指着雾中的岸边:

“ 你们看到那个小村庄了吗? 我们的诗人杜甫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两年。”

后来他还指给我们一个地方,秭归,那里诞生了中国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2300 年前)。

今晚,和王友好谈话。开始我们不了解,现在越来越熟悉。他满怀深情向我们讲述了竹、梅、荷花。

他讲述了解放军怎样占领反动的乡村。在中国南部有 9 百万土匪和强盗。他们登上船,绑架人质,割掉耳朵,送到他家中索要钱财……宣传队员进村里,住在最穷的家里,向他们讲解,宣传,和好人讲,和坏人讲,唤醒人们的良知……

7 月 9 日。好风光继续。绿色,小村,山顶上一棵孤立的树木。两三只鸟,像海鸥。头戴大草帽的渔夫。在一棵大树下,在“阎王庙”外,一群男女祈求好日子。

沉闷。晚上稍微凉爽。来到一座小镇。

人群,孩子,中国人很能生育。男人和女人,肩上一条扁担,两个水桶,从江里挑水,上坡,去浇灌田地。中国世纪的声音,叹息:唉咳!唉咳!一个小姑娘也挑水!汗水!蚂蚁群!贫穷!

洛池是最后看的一个村庄。很多新建的库房装满果实。他们说,收成非常好。我们下船,首先看仓库,然后来到菜园:茄子、西红柿、西葫芦、辣椒……

孩子们裸体,栏杆,贫穷。街道很干净。

7 月 10 日。王讲述周恩来生活的故事。信仰,自我牺牲,爱人民!挨饿,人民挨饿他不吃饭。

明天抵达航程终点……

卡赞扎基斯的叹息仍在我耳边回响："如果有我的泉水……"

"为什么你反复说这句话？"我问他。

他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

"没什么，我很满意！……"

他不叹息了。但是，我心里的另一个在叹息。这另一个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我们想送给大厨一点小礼物，尽管我们在北京时就知道，他们不喜欢小费。我们决定跟他说，这点钱供他买书读（我们知道他爱读书），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给他买什么。卡赞扎基斯把他的回答记在了笔记本上：

"小费时代结束了。我是船上的员工，不是乘客的奴隶。"

我们请他原谅，他好心地一笑。

重　　庆

7 月 11 日。到达大城市重庆，航行的终点。和平委员会在码头上迎接我们，闷热，我们的饭店很远，极豪华，令人想起北京的天坛。客厅，卧室，浴室，天鹅绒，水果，香烟，纸，信封，应有尽有。东方的礼貌和服务。

博物馆：旧石器时代的浮雕，石器皿，马，细腻！豪放！罐……此外，一件农民穿过的褴褛衣裳，对面橱窗里是地主穿过的皮大衣。到处是地主用的刑具，用来鞭打、折磨和杀人的工具。还有斗——小的卖，大的收……

记住李白，大诗人，穿戴豪华，鞋底很高，醉眼，两个太监驾着他去见皇帝……

7 月 12 日。闷热，到绿色景地旅游，热带风光：香蕉、柠檬、竹、甘蔗、红的黄的橙子……路上在一个房子前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在这里被困了几年。阴谋！美国人为了扼杀共产主义采用多么阴险的手段。多大的牺牲，人们为了自由表现了多大的英雄主义。

在汽车里和王深刻谈话。我向他讲述了自己所做的精神和身体的

锻炼。他听了很激动，最后说："我崇拜您！"

毛泽东藏匿的小房子位于一个山丘的密林里，在蒋介石所住的山丘对面。当时，他们共同抵抗日本人。但是，实际上，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帮助下，企图毁掉毛……当时，只允许他带 18 名"随从"，但是毛的住处藏匿了 200 人。他们向我们介绍了暗层，小阁楼，没有窗户……毛的床，三脚架上的板条，小桌子……毛的住宅前一条十字路，路边一棵大树，这是一棵象征好与坏、胜利与失败的树……在这里，他们介绍说，牺牲了许多年轻人……

晚上看戏，见到了可爱的大厨，刘琳（音译）。

唱腔更像欧洲的，演员没有北京的好。歌唱者不出场，在幕后演唱，配合场上的演员……

7 月 13 日。上午见作家。有十几个人。一位老人，剧院经理，非常可爱，瘦弱，面带微笑，稀疏的小胡子，70 岁，看上去有 170 岁。我动情地讲述了自己为把奴役变成自由的斗争和作品。我还讲述了中国的细腻和西方的粗野的区别：中国人用木棒抚摸食品，令食品自己来到口里。西方人用火药，用钢铁折磨食品，强迫食品进入口中。毛靠的是这种抚摸的方法取得革命胜利，用指挥棒亲近、说服人民。全中国的革命是靠木棒完成的。

然后我们讨论了电影《耶稣重返十字架》。我说，那些为了拯救人民的人们，开始时，一代一代，上十字架，牺牲，邪恶开始总是得逞。但是，到最后，这也是伟大的规律：救世者得救，拯救人民。中国许多世纪的经历是这样的：领导人牺牲，奋斗，最后出现了毛。

最后，我说，两只和平鸽，希腊的和中国的，今天在重庆会见了，亲热了，现在，该愉快分手了。

晚上开始下雨，凉快多了。今天见到的中国作家和诗人曾经是革命战士，现在也深入到农村和工厂，帮助建房、修桥、办学。在休息时间写作。他们的语言化作了石头，成为了新中国的奠基石。他们是真正的杰出诗人：语言和行为一致。

在一座保留完整的美丽住宅里，一群妇女会见了我们。茶，热毛巾，扇子……围坐在一起，微笑着回答我们的问题。很多人解放前受苦受难，当牛做马。甚至在国民党时代，她们说，税也特别重，有钱人几乎把全部收获据为己有。在工厂吃不饱，要睡在工厂里。每周只允许出去两

次。出门的时候还要搜身，把她们当贼看待。

她们的孩子要放在厕所前，放在用来装肥皂的口袋里。孩子都有病，长疮。很多孩子饿死。

解放前，全重庆只有 10 家幼儿园。现在有 300 家，其中 100 家是工厂和矿山的。2 万多孩子每天在那里愉快地生活。

“你们都干什么呢？”

“1.组织好家庭生活；

2.和邻居和睦相处；

3.照顾好孩子；

4.学习工作需要的知识。”

“你们现在有多少人在组织内？”

“7189 名干部，8000 名志愿者……6000 人负责组织生活区的活动。”

昆明——云南

7月14日。10点45分离开，中午抵达。

高原，海拔2000米，春城。微微的凉爽小风，美丽的景色，郁郁葱葱。和平委员会在机场迎接我们。人很好，到饭店，晚餐……晚上，公园散步，真美，湖，一群鸭，捕鱼归来的船，竹，茉莉花，甘蔗……

小商店，蚂蚁般的孩子们，有点累，很愉快。

一位彝族作家。他们只有500个字的地方语。现在拉丁字母化了。晚上看戏：为了平息扬子江的洪水，人们用一位姑娘做祭。演员一般。当你在北京看过了高级演员，很难再看得上差一些的演员的表演。

告别雾中的重庆，刚刚到达云南就感到凉爽宜人。从机场到城里，一路上上千的湖泊，非常罕见，蓝色……

7月15日。云，凉爽，你能感觉到是在海拔2000米的高原上。植物园，可爱的主任，100名科学家研究云南的植物，公园，大棚，美丽的大绣球，像牡丹花，小小的咖啡树，中国人喜欢把树干变得弯曲怪形……洁白的玉兰花、荷花。

远处一个黑龙亭，凉爽的空气，庭院。中间是一幅 11 世纪（宋代）的画。房檐角上翘，在一些瓦片中，长出一些小草……

7 月 16 日。游昆明湖。汽车沿绿色山坡上行，平静，突然湖面出现，渔船，中国的气氛。凉爽。离开汽车，爬上岩石，一系列台阶，经过陶然亭，雕刻的一只野鹤嘴衔一本书（海拔 2160 米）。山上龙门，沉睡的美。这里住过梁王。龙王庙，龙门，在古诗中有描写。再上面是三圣庙。他们在这里开凿山岩 9 年。山顶有一个金塑青年，文王，像菩萨。它一手拿竹，一手执笔。但是，当雕刻师傅雕刻时，笔断裂了，雕刻师傅朱干国（音译）悲痛自杀，因为笔是他雕刻的最高目的，断掉了。这个亭子叫触天庙。（文王在云中，手执笔，像剑，奔跑，后面是动物、植物、人、仙子、山、树……）

返回途中，停留在菩萨寺院前，这里住过著名的和尚，是佛教盛会之地。庙里有美丽的巨大菩萨雕像，墙壁上是 500 罗汉浮雕像，表现了 500 人的不同特点。初建在公元 600 年，曾 5 次被毁。现在的雕刻完成于 1927 年。

院子里一棵稀有的树，檀，8 月开白色大花，晚上 5 点开，7 点闭。院子是花卉的展示场所。

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是个杰出的人。我原以为他是个农民，穿戴简朴，68 岁。原来是蒋介石的一名将领，后来离开了蒋介石，因为蒋出卖了中国。"在那个制度下我无法生活，"他对我们说，"我看到的是人民挨饿，不公……现在，我看到的是公正，人民不再挨饿。我不再羞于吃饱饭、睡好觉，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入党。"

他有 8 个女儿，5 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

他还是诗人，从事诗歌创作 50 年，还研究佛学。讲起诗来深情、深刻。

少数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占云南人口的 32.55%（1700 万）。还没有全部调查清楚，已知的少数民族就有 200 个，其中仅彝族就有 20 个分支……过去汉族人歧视他们，驱赶他们。他们生活在深山里，条件恶劣。现在，新中国把他们视为朋友和同盟者。在这座大学里，分别有各个少数民族，有基督教，有耶稣新教，有回教，有佛教，等等。根据各自的宗教信仰，分别就餐。寝室、洗浴也都严格分开，完全尊重每个民族的自由。

他们身穿少时民族服饰在门口迎接我们。姑娘们很漂亮，发型特别复杂，戴各种金属首饰：项圈，手镯，精美的刺绣……藏族皮毛大袍……

7月17日。清晨，饭店对面的湖上光彩的天虹形成半园。整夜雷雨不停，黎明天晴。

前往石林，120公里。和蔼可亲的景色，红土，绿树。男女深陷在没膝盖的水里，插稻秧。经过一个最美的湖，蓝色。凉爽。来到一个亭子，在那里下车，步行进入石林。世界绝无仅有的美景。巨大的岩石，黑的，巨人般的钟乳石，奇形怪状，让你想起阿克罗俄斯和阿波卡勒珀西（译者注：两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前者为河神，他与大英雄赫拉克勒斯争斗时失败，被赫拉克勒斯拔掉一只角，这只角后来变成丰饶之角。后者为神秘之神）。

整个石林是迷宫，是岩石——不是树木化石——如果没有导游，你会迷失方向……

晚上宴请，我们谈了和平，兄弟情谊，我向他们讲了俄罗斯的传统：自由天使……

如果你摩擦中国人，会发现希腊人。如果你摩擦希腊人，会发现中国人。

我们非常激动地拥抱。

7月18日。昨天，因气候原因，飞机不能起飞。今天休息。

休息。饭店前湖边散步。荷花，孩子们游泳。所有的小孩子，为方便都穿开裆裤。小商店没有多大兴趣，商品很少。

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把他的诗作手稿赠送给我。

明天去广州，将结束新中国之旅。

田横是齐国的王子，生于公元前3世纪，和汉朝皇帝抗争失败后而死。他的500名随从，明知他必败无疑，没有背叛他，和他一起战死，以此来表达他们为自由而战的勇气。

在田横庙，和平委员会云南分会副主席曹镇国（音译）1937年写下了下面的诗句：[①]

人心充满福和愤，
高山绿树掀狂风。
菩萨庙里雕英灵，
五百勇士伴田横。

① 按原文翻译，找不到中文原作。——译者注

广　州

昆明到广东飞行5小时。南宁停留。热，我们在耕耘的红土地上飞行很长时间，方块的田地呈现多彩的绿色。两天前这里有过台风，所以，看到许多被水淹没的村庄和道路。下面全是水……我们的心被揪紧。卡赞扎基斯睡着了，我们没有叫醒他，不让他看到水灾……从上面看，中国的河流令你赞叹。弯弯曲曲如蛇爬行。中国的南方到处有庙，保佑收成……

自从中国人第一次拿起笔和纸来描写欢乐和痛苦，中国的河流，扬子江、黄河、松花江等等，就有了吃人龙的形象。它变成贪婪的怪物，要人类不断祭祀，平息愤怒。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国的首领，至今没有人能制服这可怕的怪物。就是在国民党时代，人们也只能祈求和祭祀……

对于欧洲人来说，我在儿时还记得，扬子江一次发大水，4千万人埋葬在水下。4千万不是小数，整个法国才4千万人口。他们又能做什么呢？

现在，我飞越水灾淹没的平原上空，前往广东。我们看到灾民睡在路旁。

去年夏天，当松花江泛滥时，哈尔滨面临灭顶之灾。松花江水达到120.5米，比河床高出4米。水位比1932年大水高58厘米，比1956年大水高24厘米。

水位24天不降。大雨不停，狂风肆虐。大坝面临崩塌危险。

这时，奇迹发生了：哈尔滨和相邻的城市的全体人民挺身而起，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在家。军队、工厂的厂长们，学校的教授们、老师们，银行的行长们，一句话，凡是能离开办公室的人，都上了大堤。家庭主妇跟着也上了大堤，为男人们缝洗衣服。就连女舞蹈演员也作为志愿者上了大堤。

斗争整整坚持了24个日日夜夜，在这些日日夜夜，在50公里长的大堤上运送了88.5万立方土，大堤加高了70公分，有的地方加高了1米。30万人在大堤上奋战。

有那么一刻，大浪冲开一个缺口。但是周围没有草袋，没有土石。在这危险的时刻，解放军近千名官兵跳进水里，身体挨身体，站立着，用人体堵住了缺口，整整坚持了6个小时，直到增援人员到来堵住缺口……今天，我面前还放着当时的照片，实在感人。令人想起另一个民族，也非常勇敢，也战胜了一样无情的敌人。但是，荷兰在我们附近，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斗争和胜利。但是，这里，中国……在幕后……在竹林背后，我们视而不见，装做一无所知……

7月19日。清晨7点30分飞上云层。太阳。我很累，睡着了。到达时，看到了很美丽的风光，河流，耕耘的田野，红土，黄地，很好看。

车站，和平委员会成员。大饭店，1201房间第十二层，从平台上看珠江，小船，渔船，景色很美。街道人很多。

下午散步，孙中山纪念堂。一尊雕像，五千座位的大厅。

然后河岸，居民从生下来就居住的小船儿。在上面做饭，有草棚覆盖。成群的孩子，活跃的城市，两百万人口的大村……

7月20日。上午乘船游珠江，人很多，进入一个地区，两岸生活着6万人口，孩子，鸡窝……都很愉快，干净，很贫穷。

下午清真寺，阿拉伯式的。阿訇跪在地上大声祈祷，他背后一些信徒同样跪地祈祷。

菩萨庙。入口处一尊木雕弥勒佛，庙里一位老和尚有节奏地敲击大鼓，然后走近铜钟用铁棒敲击。虔诚的祈祷。雨下得很大，在饭店一位医生为我注射了天花和霍乱疫苗。

中国的广东水上人家，解放前他们没有权利上岸，靠和香港走私为生。在小船上有他们自己的学校，现在有许多木板把他们和陆地连在一起，许多花盆。大人工作时，狗和孩子们在小船边游泳。妇女们用瓢从河里打水倒在锅里做饭……小船是很干净的，我们还看到一个男人在一个席子后面洗澡。

现在的政府正努力让他们逐步搬出活动的家，给他们建房，分地。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

传说在元朝，首领虐待自己的妻子，她偷偷跑掉，那些没有土地的穷人都跟她而去。

我们还经过了欧洲居民区，他们指给我们一个地方说，在鸦片战争时，英国人在这里杀害中国人。

"穆斯林在7世纪初来到中国，"王对我们解释说，"广州有3000人，广东省有6000人，全中国有1千万人。"

新中国的另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华侨工作，王多次激动地向我们讲起此事，我们也向他讲述了我们自己的侨民对国家的贡献。今天他领我们去参观了一个山丘上的花园城，这是华侨们新建的家，但是很多人只是偶尔居住，并不长期定居在这里。他们向国内寄钱赡养老人和孩子。所有的别墅，很遗憾，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感觉到好像身在欧洲。但是，周围有很多树，新建的公园，游泳池，学校和幼儿园……

"请你们想一想，"王对我们说，"过去南中国的沿岸是一片荒凉，沙漠，干旱，连一棵稻谷都不长。不仅贫穷还有海盗……"

没有任何一届政府关心过南中国的命运，所以有那么多的移民，能去哪里就去哪里。日本，印度尼西亚，爪哇。所到之处有了发展，因为他们从来不嫌挣钱少，而且中国人的微笑和敏捷是别人无法比拟的……

就这样，我们从王那里了解到政府利用华侨寄回的钱，建立工厂，修水利工程，挖人工湖，这样，稻谷从每年收成两次变成了收成3次。还把那些白色敌人(白俄)变成了朋友和同盟，给他们建造房屋，让他们回来，落叶归根……

那些喜欢怀念旧中国，喜欢她的颜色，喜欢她的噪音和味道的人，就不要耽误时间，快乘上前往广州的船吧。

天一黑，你就登岸散步。然后，如果愿意，再去河边。我相信这样的景色他们从来没见过。

天一黑，这些冲上街道的人群干什么呢?有的在路边放东西，这里

一堆笔，那里一堆鞋，远处有墨水，近处有扇子——你脑子里能想到的一切，街道上都有。你再听听喊叫声“西瓜，甘蔗，炸糕……”各种味道充满你的鼻子。奇怪是那些人力车能在针都插不进去的人群里奔跑……

这些蚂蚁般的人群到那里去了?到中国的公园里，有 1000 种游戏。我们随人流也走了进去，不管你想不想看……

我们听到了一个现代歌曲，很好听，但不知唱的啥。两步外，我们看到了电影，因为听不懂，我们又走了。我们什么都想看，往前走来到一个商亭，这里陈列着美丽的象牙雕刻，上帝啊!多么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啊!浪花，树叶，小人……但是不能在橱窗前停留，继续随人流前进。经过一个咖啡馆来到另一个商亭，我们什么都不想买，继续前进，来到第三个商亭，这里展示的是中国的各种瓷器和精美的工艺品。当我们走累了，看累了，又随着人流向河边走去。我们好奇地看着周围，没有一个人累，没有一个人着急，安静，微笑，年轻的男男女女站在一起购买橙汁和冰淇淋。老太太磕花生，小孩用粉色的小舌头添西瓜……我们回到河边，到处都是灯光，像一个盛大的节日……

在广东的女人们都穿当地黑色丝绸闪光裤和高领全扣上衣，她们互相笑闹，聊天。我不知道她们是否在等待情人。早上的时候，我们曾到过一条欢乐船，和一个近 30 岁的女人谈过话……应该说在这次旅行中，我们还没有看到什么让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在学校，在工厂，所有的领导向我们解释说，今天的中国女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回避男人，因为变化的时间不长，在她们的脑子里还存在着女人过去所受的痛苦和折磨。记得她们的母亲，祖母等老一辈给她们讲的一切……所以今天在中国有许多姑娘誓不嫁人，而且假如她们有一个女友相信了爱情，出嫁了，那是很不幸的……

7 月 21 日。我没有出去。给和平委员会写了一封感谢信。我观望河面：渔船，灯火，映照在水面上。

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为我们安排了丰盛的晚餐：品种繁多的菜，鱼翅汤(还有炸奶!)令人难忘。

我回到房间，长时间观望江面夜景。星期日，成队的船，听得见欢声笑语。

明天我们将前往香港，再见了。

一座孔夫子古庙，现在是博物馆，我们坐在那里饮绿茶。沙发很大，把手是木制的，靠背是大理石……中国大理石，有红色和黑色水纹，

经过严格挑选，你感到是毕加索的绘画。会客厅在院子里，有玻璃罩顶和玻璃书柜，里面陈列着玉雕和瓷器……我们背后是一口小泉眼，就是在科尔多瓦我们也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景色……

"1923年，国共两党合作，"博物馆馆长向我们解释说，"建立了两所学校。一所是军事学院，在汉口。另一所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个庙里。毛泽东曾经管理过这所学校。当时有来自16个省的327个学生……"

"毛讲什么课？"

"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和宣传问题。"

"周恩来也在这里讲过课吗？"

"是的，周恩来讲授的是军事课。1926年，我们被迫和国民党分裂，学校关闭。红军到达了汉口。1953年，我们把这里建成博物馆。你们想看看当年的学生和教授是如何生活的吗？"

我们从满眼财宝，从明、宋、唐代的瓷器，从罕见的植物、家具，一下子来到木屋，这里就是现今中国领导人当年吃饭、睡觉的地方。看到的情景和在重庆见到的一样：一个小凳子，一张桌子，一把木椅。墙上是烈士的照片。

"我们的教师中，大部分人牺牲了。"馆长安详地讲，"你们看，有的年轻，有的年长，都是为了一个理想，都有自我牺牲精神……"

在一张已经发黄的四四方方的小纸片上，我发现卡赞扎基斯为《20年后》一书准备的前言提纲：

1. 20年后中国的不同

1)那时：肮脏，传染疾病，污水排放开放，整个街道臭气熏天，衣衫褴褛，乞丐烦人、危险。
无政府政治，内战。
政府腐败。

2)现在：街道、铁路、衣服干净……
没有传染疾病，没有苍蝇，没有老鼠……没有乞丐……
认为(需要几代人)能保证健康，但是，人民的热情……
认为(需要几代人)能消除文盲，但是，人民的热情……
乞丐得到土地，或者进入医院或者进入救济所——如果丧失劳动能力。
政府强有力，守纪律。
政府工作人员=天使，不浪费，不奢华，艰苦奋斗。

2. 农村改革:分田。
   合作社,刚开始,当机械化后会成功。
3. 工业:努力发展,因为意识到工业对中国的重要性。
   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的机械。
   杨子大桥……水坝……
4. 建设:学校,医院,工人住宅。
5. 妇女解放:不再受父亲虐待,夫妻权利,同酬(同工),尊严。
6. 纪律:秩序,安全感。
7. 复兴手段:正确处理胆量和理智的关系。
   没有暴力、教育和说服,如果一项举措不被人民接受,主动改正……
   确信只有教育可以依靠,而不是强迫……
8. 信誉:
   领导人守信,渴望忠诚……
   小费……
9. 礼貌:我们被接待,微笑。
   内心平和,爱和平的人民。
10. 传统继续发展……汉字简化。

香　港

7月22日。7点离开。在边界和我们可爱的王告别时我哭了。王非常好，聪明，诚实，耐心。我不会忘记他。

香港气氛完全另一个样。饭店里空气凉爽，舒适。酒吧。服务生一而再再而三催我们买开胃酒。一个年轻的英国人趴在酒吧台上，给他斟满一大杯绿酒。

桌子边穿戴入时的中国人和英国人在玩骰子。一个个冷冰冰的，一点礼貌也没有。中国微笑的黄面孔哪里去了？

火车非常干净。服务员不断送来泡茶用的开水。王还特别为我们准备了一小筐甜蜜汁多的荔枝（荔枝树能成活上千年！）和许多香蕉……

"你们登上飞机之前，全都由我们招待。"分别时，王对我们说，"在香港我们的一个朋友会来接你们。不要客气，需要什么尽管跟他说。你们什么也不会缺……"

但是，在香港我们有好运……"希腊的"。没有向彬彬有礼的中国人提任何要求。

7 月 23 日。在香港岛上(维多利亚)。掠夺的目光,贪婪,要剥你皮,欺骗你,女人衣服紧身,突出线条,气氛冷漠。

来了一个可爱的希腊人,居住在这里,名叫格利高里斯·撒拉夫格鲁,是康斯坦丁堡人。预订了换洗的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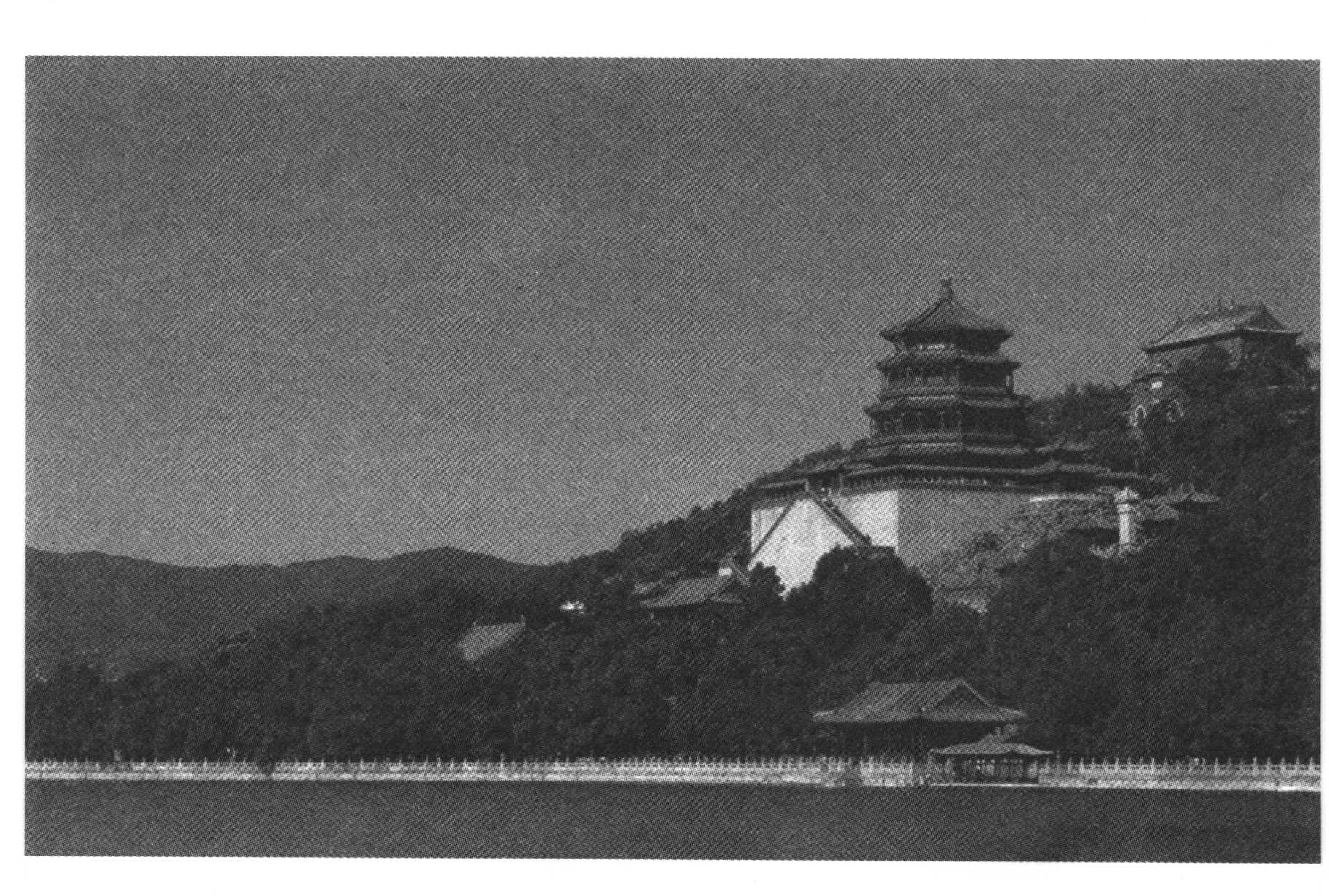
晚饭在卡尔顿饭店高层。下面景色很美:灯火辉煌的香港,色彩斑斓,海上通明……难忘。

7 月 24 日。上午,《时报》记者、希腊裔加拿大人帕夫罗斯·胡尔木基斯来访。我们谈了希腊和中国。我告诉他我在中国的所见和新旧中国的不同。我对他说,我现在还提出一个选择:自由—奴隶。凡是有信仰的人,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同时又是自己信仰的奴隶。你记得圣·阿佛故斯托斯说过:上帝啊,只有当我完全折服您的信仰时,我才是自由的。所以,"西方人"指责共产党人为奴隶是错误的。他们放弃信仰时,才会被奴役。

下午乘格利高里斯的车游香港小岛(维多利亚)。景色很美,绿色山丘,渔村,渔船,船上住渔夫,有意思。

7 月 25 日。乘汽车游香港。美景。告别。晚,格利高里斯请我们在帕尼所阿饭店用餐。

明天飞往日本。



苦 行

向
阪戴里斯·泼莱外拉基斯致意

我们来自一个黑暗的深渊;我们将归宿到一个黑暗的深渊;我们把光明之间的时段称为生命。

从我们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回归的历程;启程和回归同步;我们每瞬间都在死亡。所以,许多人公然宣称:生命的目的是死亡。

但是,也是从我们诞生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创造,开始为组合和建立物质生命而努力;我们每瞬间都在新生。所以,许多人公然宣称:短暂生命的目的是永恒。

在暂时活着的躯体内,两股流在搏斗:甲)上升的,奔向创造,奔向生命,奔向永恒;乙)下降的,奔向解体,奔向堕落,奔向死亡。

这两股流都源自于最原始元素的深层。开始,生命意外出现;看起来仿佛是非规律的,仿佛是反自然的,仿佛是对黑暗的永恒的源泉的短暂抵抗;但是,更深刻一些,我们感到:生命本身就是宇宙的无源头的、不可抗拒的潮流。

如不然, 那种把我们从无投向生和鼓励我们——植物, 动物,人类——去斗争的超人力量来自哪里?而这两股相反的流都是神圣的。

我们的责任是抓住容纳和协调这两股巨大的、无源头的和不可抗拒的潮流的未来;依据这种未来来安排我们的理想和行动。

准　　备

第一责任

我安详地、清楚地观察世界，并说：所有这一切，我看到的，听到的，尝到的，嗅到的和摸到的，都是我大脑的产物。

太阳在我的头脑里升起和降落。太阳从我的一个太阳穴升起，太阳在我的另一个太阳穴降落。

星辰在我的大脑里闪光，思想、人和动物在短暂的大脑里放牧；歌声和哭声在我的圆形耳蜗形成，瞬间去震动空气。

我的大脑消失，一切，天空和大地，也就消失。

“我，只有我，才存在！”大脑喊。

“在我的地下室，五架纺织机在工作，编织和拆除时间和空间，欢乐和痛苦，物质和精神。

“所有的一切都在我周围流动，似江河，流动，旋转；人滚动，似水；混沌在呻吟。

"但是，我，大脑，耐心，勇敢，在眩晕中清醒，向上行进。为了不摇晃跌倒，我在眩晕中留下标记，架桥，铺路，建造深渊。

"慢慢地，靠斗争，我在自己生下的现象中动摇；我很容易地划分这些现象，让它们符合法律，使它们驾驭在我沉重的实践需要里。

"我给无序规定秩序，给混沌以面孔，我的面孔。

"我不知道，在这些现象背后，是否生存和活动着另一种高于我的元素。我连问都不需要，与我无关。我大量生出现象，用多种色彩在深渊前勾画出一幅巨大的屏障。不要说：'挪开屏障，让我看看画！'屏障，就是画。

"是人类的作品，短暂的，我的孩子，这是我的王国。但是，是稳定的，另一个不存在的稳定，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我得以有再生能力，能站立、欢乐和工作。

"我是深渊的工作者。我是深渊的旁观者。我是理论，也是实践。我是法律。我之外什么都不存在。"

不要枉然反抗，你会看到和承认人脑的边界，只有在这严格的边界内，你会不反抗地、不停地工作——这就是你的第一责任。

圆圆的和光明的大脑磨盘勇敢地、艰苦地固定在动荡不定的混沌之上。你要作为主人去推动和磨合整个宇宙。

你要清醒地分辨和勇敢地承认这些痛苦的、有生育力的、如同我们肉体出自肉体的人类的真理：甲）人的大脑只能抓住现象，永远抓不到本质；乙）而且，不是所有的现象，只能是物质的现象；丙）而且更狭义些：不是这些物质现象的全部，而是它们之间的一些链条；丁）这些链条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真正的链条；也是人的产物；戊）人并不是唯一的强者；只是他能更自如地应付自己的实践的和思维的需要。

在这个界限内，大脑是合法的、绝对的独裁者。在它的王国里不存在其他政权。

我承认这个界限，驯服地，勇敢地和满怀爱地接受这个界限，而且，在界限内舒服地斗争，仿佛我是自由人。

我压迫物质，强迫它成为我大脑的管道。我为植物、动物、人和神的存在高兴，它们仿佛都是我的孩子。我感到整个宇宙与我为友，它像躯体一样追踪我。

突如其来的可怕的时刻在我内部闪出："所有这些都是残酷的和枉然的游戏，没有源头，没有结果，没有意义。"但是，我重新很快地集结在需要的轮子上，于是整个宇宙又在我周围开始正常的运转。

纪律，这就是最高的美德。只有这样，力量和愿望才能驾驭在一起，人的努力才会有结果。

但是，在你寻求解脱前，必须设法在现象里和现象外明白无误和痛苦残忍地界定大脑的万能和无能。否则，你就不能解脱。

第二责任

我不接受界限，现象容不下我，我窒息！深沉的、血腥的不安，在不安中生活，这是第二责任。

大脑安然自得，有耐心，喜欢游戏；但是，心发怒，不接受游戏，怒不可耐，要冲出去，要撕碎需要之网。

我要征服大地，水，空气，战胜空间和时间，我要体会，哪些法律能使从大脑炽热的荒漠中升起的各种反射协调，出现和再出现？有何价值？

我只追求一样：我能捕捉到现象后面隐藏的是什么，生我和灭我的秘密是什么，在世界可见的、不可抗拒的潮流流动背后，是否有一个不可见的和不动摇的存在。

如果大脑不能，在边界以外寻找英雄的绝望出口就不是他的工程，难道我的心能吗？

以外！以外！以外！在人以外我寻找那条抽打人、督促他去奋斗的无形鞭子。在动物以外我设陷阱以观看最原始的面孔，他不断制造、毁掉、重新铸造无数的面具，把面具印在流动的肉体上。在植物以外我努力在泥土中分辨无形的最初萌芽。

我内部发出一道命令：

"挖掘！你看到什么了？"

"人和鸟，水和石头！"

"再挖掘！你看到什么了？"

"思想和梦幻，闪电和幻影。"

"再挖掘！你看到什么了？"

"什么也没看到！夜，如死亡的寂静。将是死亡。"

"再挖掘！"

"啊，我不能穿越黑暗的隔墙！我听到呼喊和哭声，我听到另一块高地上的翅膀声！"

"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呼喊，哭声和翅膀声不是在另一块高地上，

在你的心里!”

在大脑以外,在心的神圣的悬崖上,我脚尖着地,浑身颤抖。我的一只脚踏在一块稳固的地上,另一只却在深渊上空的黑暗中探索。

我在所有现象背后搜寻一种战斗的元素。我想和它结合在一起。

我搜寻,这个战斗的元素在现象背后战斗,要和我的心结合在一起。但是,身体站立在中间,把我们分开。大脑站立在中间,把我们分开。

我的责任是什么?我要撕碎身体,冲出去,和无形结合在一起。让大脑沉默,我要听无形的呼喊。

我在深渊的边缘行走,我颤抖。两种声音在我内部争斗。

大脑:“我们为什么要为追猎不可能而消失?在五个感官的神圣花园内,我们的责任是承认人的界限。”

但是,我内部的另一个声音,我们姑且称之为第六力量,我们姑且称之为心,反抗并呐喊:“不!不!永远不要承认人的界限!打破界限!你要否认你的眼睛看到的一切!你要在死亡时说:‘不存在死亡!’”

大脑:“我的眼睛透明,不产生希望,能看到一切。生命是一场游戏,是我身体的五位演员演出的一场戏。

“我贪婪地、极为好奇地观看,但是不像乡下人那样天真地相信,也不会登上舞台参与血腥喜剧的演出。

“我是创奇迹的托钵僧,一动不动坐在感官的十字路口,看着世界的降生和消亡,看着人们在多彩的虚荣小路上奔跑和呐喊。

“心,简单的心,安静下来,服从吧!”

但是,心反抗,呐喊:“我就是那个乡下人,我要跳上舞台参与人的进程!

“我不权衡,不算计,不求安逸!我只遵循我心跳的步伐。”

我问,我再问,击打混沌:是谁没有征得我们的允许就把我们栽种在这块土地上?是谁没有征得我们的允许就把我们从这块土地上拔出?

我是一个短暂的、软弱的、由泥和梦构成的造物。但是,我的内部却具有企图掀翻宇宙的全部力量。

一瞬间,在这些力量把我粉碎之前,我要睁开眼睛,要看这些力量。除此之外,我没有赋予我的生命其他目标。

我想找到一个借口,以便生存下去,以便保持每日可怕的景象:疾病,丑恶,不公正和死亡。

我从一个黑暗点——子宫——起步,行进到另一个黑暗点——墓碑。一种力量在黑暗的深渊里抛弃我;一种力量在黑暗的深渊里不停地挽留我。

我不是被判死刑并被灌以酒使头脑发晕的人；我没有醉酒，头脑清醒，刹车松弛，大步行进在两个悬崖之间的小路上。

我在奋斗，在我死亡之前，设法告示我的同伴们。我要把手伸给他们，我要来得及准备和留给他们一句纯真的话。我要告诉他们，我是怎样幻想这个旅程的；灵魂去向何处和怎样行进。还要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共同协调我们的步伐和心智。

我要来得及对我的同伴们发出一个信号，如预谋，一句简单的话。

看，大地的目标不是生命，不是人。没有这些它存在过，没有这些它将仍然存在下去。这些只不过是它稳定旋转的短暂火花。

让我们团结起来，让我们把手紧握在一起，让我们把心靠在一起，让我们来创造，只要地球还保持这个温度，只要地震、大洪水、大冰冻和彗星还没有把我们消失掉，我们就来创造一个地球的脑中枢和一颗心，让我们在超越人力的斗争中赋予一种人的意义！

这种不安是我们的第二责任。

第三责任

大脑安逸、舒适。它想用伟大的工程充满自己的监狱——脑壳。在墙上刻下英雄的格言，在它的锁链上画出自由的翅膀。

心不安逸。它受到来自监狱外的手的击打，空气中传来疑惑的呼喊；而心，充满希望，作为回应，要挣脱锁链；就在闪电一瞬间，它感到锁链化作了翅膀。

但是，心很快又落下来，充满血，再次失掉希望，伟大的恐惧又占据了它。

好时刻，把大脑和心抛在你身后，向前进，迈出你的第三步。

摆脱开大脑简单的舒适吧，它安排秩序并希望驾驭现象。摆脱内心的恐惧吧，它寻求和期望找到本质。

战胜最后的，也是最大的诱惑——希望。这是第三责任。

我们战斗，因为我们喜欢这样，我们歌唱，哪怕没有一只耳朵来听我们，我们工作，尽管没有老板在傍晚时分为我们付报酬。我们不为他人工作。我们就是老板；这个地球的葡萄园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肉，我们的血。

我们耕耘它，为它修枝，摘下葡萄，踏出汁，我们饮葡萄酒，我们歌

唱和哭泣，憧憬和思想在我们脑中盘升。

管理员在什么季节呼唤你到葡萄园去工作？耕耘时？成熟时？踏汁时？全部只是一个。

我耕耘，为整个葡萄的生产过程而高兴，我在流汗和辛劳中歌唱，陶醉在未来的葡萄酒中。

我端起斟满葡萄酒的杯子，就又看到了我的祖父和曾祖父的汗水。劳动的汗水作为第一源泉流进高高的醉酒脑壳里。

我是一个口袋，充满肉和骨头、血、汗水和眼泪、欲望和憧憬。

一瞬间我在空气中滚动，我呼吸，我心跳，我的思维闪光，但是突然，大地开裂，我就消失。

在我短暂的脊椎骨里两股永恒的流上下滚动。在我的内脏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拥抱。他们相爱和相恨，争斗着。

男人难过地呼喊："我是梭子，要穿破纺织机，冲到这架需要的纺织机外面去。

"我要超越法律，我要击碎躯体，我要战胜死亡。我是种子。"

而另一个尖声尖气的女人的声音回答，安详而确信无疑："我盘腿坐在土地上，放任我的根深深扎在记忆里；我不动地接受种子并培育它。我充满奶水和需要。

"我还渴望回去，回到动物那里，甚至降得更低，到树里，到根里和土里，以便我不动摇。

"我控制和奴役呼吸，不允许它飞出去；我仇恨升起的火焰。我是子宫！"

我倾听他们的两种声音；这两种声音都是我的，我为它们高兴，也不否定任何一种声音。我的心是五个感官的一个舞蹈。我的心是否定五个感官的一个反舞蹈。

当我不安地，顶着强大的力量逆流而上时，无数的力量，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欢喜跳跃，跟随着我。

当我返回土地时，无数的力量，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倾听着并安静下来。

我的心在流。我不寻觅世界的开始和结束。我遵循着它可怕的节奏行进。

每时每刻都向一切告别吧。你把目光慢慢地被动着，看着一切，并说：永远再也不存在了！

你周围的一切在发怒："你看到的全部躯体都将腐烂。没救！

你看吧：他们生活，工作，爱，期望。再看吧：什么都不存在！

人类一代一代从地下来到人间，又沉陷到地下去。

人的美德和努力集结，增加，升到天上。

我们去向哪里？你不要问！你上升，你下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只有现在的瞬间，充满痛苦，充满甜蜜，我就享受这全部。

生命是美好的，死亡也是美好的。地球圆圆的，稳定的，在我博学的手掌里像女人的一个乳房。

我把自己交给一切。我爱，我痛苦，我斗争。世界给我的印象是宽于大脑，我的心是一个神秘的黑暗世界，有着无边威力。

如果你，灵魂，能从山一样的波浪上站起，就用你的眼环视一下全部的大海。牢牢稳住刹车吧，不要动摇。但是，马上你就跌入到大海、继续斗争吧。

我们的躯体就是一艘船，航行在深蓝色的水上。我们的目的地是什么？是沉没！

因为大西洋是瀑布，新的地球只存在在人的心里，而且，突然，你和世界的整艘大船旋转在山上，将沉没在死亡的瀑布里。

你的责任是，不怀任何希望，勇敢地，将船开向深渊。你还要说：什么都不存在！

什么都不存在！没有生命，没有死亡。我看到的物质和大脑如同两个不存在的可疑的幻影在追逐，在靠近，在生育和消亡。我就说："这正是我需要的！"

现在我知道；我无所求，我无所惧，我从大脑和心解脱出来，我升得更高，我是自由的。这正是我需要的。其他什么都不需要。我一直在寻求解脱。

行　　程

但是，突然我内部传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救命！"谁呼喊？

你集中精力倾听；人的整个心是一声呼喊。你伏在自己的胸膛上倾听；有谁在你内部争斗和呼喊。

你的责任是，每时每刻，白天和黑夜，欢乐时和痛苦时，在日常的需要中，分辨出这个呼喊，分辨出它是急流澎湃的还是善于自控的，正如你的天性，笑或者哭，积极活动的或者冥思苦想的，你要力争去感觉，是谁处在危险中并呼喊。

我们怎样能全体动员，并去解救他。

在我们的巨大欢乐中，我们内部一个声音在呼喊："我痛苦！我要摆脱你的欢乐！我难过！"

在我们的巨大绝望中，我们内部一个声音在呼喊："我不绝望！我斗争！我勾在你的头上，脱离开你的躯体，脱离开大地；大脑，名字，行为都容不下我！"

在我们伟大的美德中，一个站起来，绝望地呼喊："美德是狭隘的，我不能呼吸；天堂是小的，窄的，容不下我；你们的神在我看来和人一样，我不需要他！"

我听到野蛮的呼喊，跳起来。在我内部，上升的不安第一次变成了人的声音，面对面地转向我，用我的名字，我父母的名字和我种族的名字清楚地呼喊我！

是伟大的关键时刻。是起程的信号。你如果没有听到这个呼喊撕开你的内脏，就不要迈步！

你要耐心地和驯服地在准备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继续自己的服役。

而且你要在梦中，在爱中，在创造中，在你的一次无利益的值得骄傲的实践中或者在绝望的寂静中倾听，当你突然听到呼喊时，便开始行动。

这之前，我的心一直在流动，和宇宙一起上升和下降。但是，当我听到呼喊后，我的内脏和宇宙分成了两个阵营。

谁在我内部处于险境，举起它的双手，对我呼喊："救救我！"谁在我内部上升，行走和呼喊："救命！"

我在两个永恒中选择哪一个？突然，我意识到，我的决定关系到我全部的生命，关系到宇宙的全部生命。

在两个营垒中，我选择上升。为什么？没有有意识的论据，没有一点确定；在这关键时刻我是那样无能为力，是大脑和人的微小信念。

我选择上升，因为我的心把我推向那里。"向上！向上！向上！"我的心在呼喊，我就信任地跟随它。

我感到，可怕的远祖呼喊着这样要求我。我跳到它的一边！把我的命运和它连在一起。

谁在我内部为举起一个重量，为推开肉和大脑而争斗，要战胜习俗、懒惰和需要？

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在自己短暂的胸膛内编织它的行程，倾听它的呼喊，触摸它，浑身颤抖。

是谁？我竖起耳朵，留下标记，在空中嗅味。我向上，奋斗着，向上寻找。可怕的、秘密的行程开始了。

第一台阶：我

我不好，我不纯，我不安！我的幸福和不幸是不能忍受的，我口齿不清，充满黑暗；我在充满血和泪的肉体恶魔里滚动。

我怕说话。我用假的翅膀装扮自己，我喊，我唱，我哭，为了压住我

心的无情呼喊。

我不是光，我是夜；但是一束火焰刺穿我的内脏，吞噬我。我是夜，光吞噬夜。

我危险地在黑暗中呻吟，动摇，努力从梦中站起，尽可能站立一会儿。

我体内一个小小的不服从的呼吸在绝望地争斗，要战胜幸福、疲倦和死亡。

我像训练战马一样锻炼自己的身躯，保持身躯挺拔、灵活、迅捷。我残酷地训练它，同情它。我没有另一匹马。

我保持头脑不眠，放松和冷酷。让它自由地、不停地斗争，吞掉肉体的这个光和黑暗。我没有另外一间把黑暗造成光明的作坊。

我保持心燃烧，勇敢和不安。我在心里感受到生活的全部动荡和法律上的自相矛盾，欢乐和痛苦。同时，我努力为把这些控制在一个高于大脑的节奏而奋斗，这个节奏比我的心更残酷。是向上的宇宙的节奏。

呼喊在我内部宣布总动员。它喊："我，呼喊，是主人，你的上帝！我不是避难所。我不是家和希望。我不是父亲，我不是儿子，我不是精神。我是你的将军！

"你不是我的奴隶，也不是我掌上的玩物。你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战友。

"你要牢牢守住我交给你的狭窄通道；不要失守！你有责任在你自己的部门成为英雄。

"你要爱危险。什么是最困难的？我就要这个！你要走什么路？最难行走的上坡路。我也走这条路。跟着我！

"你要学会服从。一个人只有服从高于他的节奏，才是自由的。

"你要学会命令。一个人只有能下命令，才是我在这个大地上的代表。

"你要爱责任。你要说：我，我自己有义务拯救地球。如果地球不得救，我的错。

"你要根据每个人在斗争中的贡献爱他。你不要找朋友；要找同志！

"你不要安分守己，不要满足，不要和一切和谐。如果一个习惯已经是舒适，要打破这习惯。最大的罪恶是满足。

"我们去向哪里？何时能取胜？所有的战斗都是为了什么？住口！战士不能提问题！"

我弯下腰，倾听我体内的这个战斗呼喊。我开始揣摩将军的面孔，

分辨它的声音，我欢乐和恐惧地接受它残酷的命令。

是的，是的，我什么也不是。潮湿平原上的一束磷光，一个爬行的蛹，爱，喊，要翅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它的嘴被泥土封上。黑暗的势力是不会给另一个回答的。

但是，我内部，另一个高于我的呼喊永恒地呼喊。不论愿意不愿意，我肯定都是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宇宙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个。我内部工作的力量，推动我活着的力量和推动我死亡的力量，一定也是它的力量。

我在世界上不是悬在地平线上的，我是土地的土地，呼吸的呼吸。

我不是孤独一人在害怕，我不是孤独一人在期望，我不是孤独一人在呼喊。一个巨大的队伍，宇宙的大军和我共同害怕、期望和呼喊。

我是一座临时的桥，有人在我上面走过，我在他后面倒塌。一个战士穿透我，吃掉我的肉和脑，他去开路，从我这里解脱。不是我，是他在呼喊！

第二台阶：种族

呼喊的不是你。说话的不是你，是无数的祖先用你的嘴说话。不是你在期望，是无数后代用你的心在期望。

你死去的人并没有躺在土里。他们生成了鸟儿，树木，空气。你坐在他们的阴影下，用他们的肉、呼吸喂养自己。他们生成了思想和欲望，是他们主导你的思维和行动。

未来的后代人并不是在离你遥远的不确定的时空活动。他们在你的神经和心里活着和行动着。

你的第一个义务，是在扩大自我的同时，在你在大地行走的闪电般的瞬间，能够体验无尽的、你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行程。

你不是孤独一人。你是一支大军。你的一个面孔在阳光照耀瞬间后，马上消失。升起另一个，在你后面的，是比你更年轻的面孔。

你的种族是一支大军，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你是瞬间的表情，种族是面孔。你是影子，种族是肉。

你不是自由的。看不见的千万只手拉住你的手，他们在动。当你发怒时，一位老祖先在你嘴上吐吐沫；当你爱时，一位原始岩洞人在呻吟；当你入睡时，记忆的坟墓打开，你的大脑充满鬼魂。

你的大脑是一条充满血的河沟，死去的人一群一群集合起来，喝你的血，以便复活。

“你不要死，为了我们不要死！”亡者在你内部呼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我们爱的女人，你享受吧，跟她们同眠吧！我们没有来得及把思想变成工程，你来做吧！我们没有来得及抓住和固定希望的面孔，你来固定吧！

“把我们的工程结束！把我们的工程结束！我们昼夜出入你的躯体并呼喊。不，我们不离开，不和你的躯体分开，不到大地上去。我们在你的内脏继续斗争。拯救我们吧！”

只听你内部祖先的呼喊是不够的。只感到他们在你大脑门槛上斗争是不够的。他们全体都在努力抓住你炽热的大脑，为了升到白天的光里。

但是，你要挑选。哪位先祖需要深陷在你血液的深渊里，哪位需要再升到光和土里。

不要怜悯他们！你要警惕地站在你心脏的深处来挑选。这个影子，你说，是卑躬屈膝的，黑暗的，像动物；滚开！他沉默，热情，比我还活跃；让他饮尽我全部的血！

把先人黑暗的血照亮，把他们的呼喊写成讲稿，清理他们的愿望，阔宽他们狭窄的额头；这是你的第二个义务。

因为你不只是奴隶。和你降生的同时，一个新的可能性也诞生了，一个自由的约束激荡你悲哀的心。

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带来了一个新的节奏。一种新的欲望，一个新的思想，一个新的痛苦。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丰富了父传的躯体。

你去向何方？你怎样面对生和死，美德和恐惧？全部一代人来到你胸前，询问和不安地等待。

你有责任。你不仅仅统治自己微不足道的存在。你是一个骰子，你决定你们一代人的命运。

你的每一个行动都牵涉数以千计的人的命运。每当你行走时，你就开辟、挖掘一条沟，你的后人将进入这条沟并在沟里流淌。

如果你恐惧，你的恐惧一代一代传下去，在你面前和背后，无数灵魂会感到难堪。如果你的行为勇敢，你的种族就全部提高士气和勇敢无比。

“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个人！”这个憧憬每时每刻都在燃烧你。

你不是一个可怜的微不足道的身躯；在你泥制的活动面具后面埋伏着一个千年的面孔。你的欲望和思想要老于你的心和脑。

你的可见的不可见的躯体是死去的先人和没有出生的后人。你可

见的躯体是你种族现在生存的大人和孩子们。

只有那种人——本族里孩子不饱他挨饿、男女拥抱他欢乐——才会从自我的地狱中解脱出来。

所有这一切都是你可见躯体的组成部分。你痛苦和欢乐，都将散布在大地数以千计的同样的躯体里。像为你渺小的躯体一样，要为巨大的身躯斗争。要使所有的身躯都强壮，灵活和勇于挑战。让他们的思想得到光明，让他们的心跳动激烈、勇敢和不安。

如果这些美德不激荡你巨大的身躯，你怎么会强壮，光明和勇敢？如果你的全部血液不能得救，你如何得救？如果你的种族消失，你就会被击毁。你的身躯和大脑的一部分就开始腐败。

你需要这样深刻地理解生命，不是把这些作为理想，而是要把它们熔化在你的肉里和血里。

你是种族大树上的一片叶。你要体验到，土从黑暗的根部升上来，布满树枝和树叶。

你的目标是什么？无论你是叶，是花，是果实，都要为牢牢抓住树干而奋斗，你可以内心摇摆，但是，要和大树同呼吸共更新。

你的第一责任是完成自己在种族里的服役，内心感觉到先祖的存在。第二责任是照亮他们行程，继承他们的事业。第三责任是把重大使命传交给儿子，让他超过你。

你内部骚动。有人在争斗，要撕开你的肉体，从那里解脱出来。你肾脏上的一粒种子，你大脑里的一粒种子，它不要再和你在一起了，你的内脏已经容不下他了，他要为获得自由而争斗。

“父亲，你的心容不下我，我要击碎它，冲出去！父亲，我恨你的躯体，我对自己附着在你身上感到羞愧，我要离开！

“你已经成为一匹行动缓慢的老马，已经跟不上我心脏跳动的节奏。我着急，要脱缰，要驾驭另一个身躯，而把你丢在半路上！”

而你，作为父亲，听到儿子这番话而高兴。“一切！我的一切！”你高喊，“都是为了儿子！我不算什么。我是猿猴，儿子是人。我是人，他是人的儿子！”

你体内一种高于你的力量击碎你的躯体和大脑，高喊：“抓住现实，稳定现实，用它们赌未来和不确定的！”

“不要留什么遗产。我喜欢危险。我们可能消失，可能获救。不要问！每时每刻都要把全世界放在危险的手上！我，待生的种子，吞噬你种族的内脏，并呼喊！”

第三台阶:人类

不是你在说,也不仅仅是种族在你体内呐喊。你体内无数人——白色的,黄色大,黑色的——在冲击,在呐喊。

从你的种族中解放出来,和整个奋斗的人类生活在一起。你看看,他怎样脱离开动物,怎样挣扎着站立起来,怎样把呼喊变成有节奏的,怎样在钻木取火后保留火种,怎样在头骨中保留大脑。

你要怜悯这个生物,一个清晨,他从猿猴中分裂出来,赤裸全身,毫无保护,没有角,没有牙,只在一个头盖骨里保存一点火种。

他不知道自己从那里来,到那里去。但是,要通过爱、劳动和厮杀,统治地球。

你看看人们,怜悯他们吧。你看看人群中的自己,怜悯自己吧。在生命的黄昏,我们相互抚摸,寻找,问,听,呼喊:救命啊!

我们奔跑。我们知道,我们奔跑是为了死亡。但是,我们不能止步。我们奔跑。

我们高举一把火炬奔跑。我们的面孔在一刻被照亮。但是,我们马上把火炬交给儿子,于是,我们马上熄灭,走向地下王国。

母亲向前看,看女儿。女儿也向前看,目光穿过丈夫的身躯,落在儿子身上——不可见的就这样在这个地球上行进。

我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被无形的巨大的黑暗力量推动,只往大前方看。

你从躯体上站起来,向后面的世纪看一看。看到什么了?浑身是毛和血的动物勇敢地站起来,浑身是毛和血的动物倒下去。

两支军队像男人和女人那样喊叫着绞在一起,变成一堆血、骨头和泥土。

你看:各族人像草一样从土里冒出来,又回到土里,变成未来种子的肥料。大地因人的骨灰、血和大脑而肥沃。

行程中途失踪无数,诞生无数,死亡无数。黑暗中深渊突然张开,各民族倒陷,无意义的命令在混浊不清的沉闷声中回响,人群波动,分散开去。

突然,在我们下方和周围,在我们心脏的深渊,我们猜到了盲目的、贪婪的、无心无脑的力量。

我们在波浪滔天的海上漂泊, 在一道黄色闪电中我们感到了它,

我们便把自己的财富、孩子和神托付给了一个贝壳。

巨浪黑暗，浓密，充满血的世纪上升下降。每一刻都张开一个深渊。

你要俯瞰大海，不要动摇，直视深渊，时时刻刻，不幻想，不羞怯，不害怕。

不幻想，不羞怯，不害怕。但是，不够。再进一步。争取给人类那些无意义的争斗一个概念。

你要训练自己的心，尽可能在更宽广的领域裁判争斗。你要在一个世纪、然后两个世纪、然后三个世纪、十个世纪、你的心能承受多少就是多少个世纪，为人类的行程，画一个圆。你要训练自己的目光，在最长的时空里观看各民族的实践。

你要用爱和崇高的无功利主义把这些溶进前景里。同时，在你内心世界复活：照亮那些斗争中的人类，和你的心贴近，兄弟般共同斗争。

大脑是分开的，被心结合起来，超越需要的争斗，把战争化为爱。

你要在贪婪的悬崖边站住脚，努力描绘出前景。你要揭开多彩的神秘屏幕——星辰，大海，人，思想；你要赋予无形大无脑的虚空以意义。

你要在自己心里收入所有的恐惧，重新组合每一个细节。一个圈是解脱。关上它！

幸福是什么？是你体会所有的不幸。光明是什么？是你用清晰的目光看所有的黑暗。

我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字，一个音节，是浩瀚的《奥德赛》中的一个单词。我们深深陷在一首浩瀚的歌里，像深陷在海底微不足道的贝壳那样发光。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在一刻间，从书本上抬起头来，只要内脏能坚持，尽量吸进那首浩瀚的歌。

让我们靠近经历，让我们给旅行以意义，让我们不停地和人、神及动物斗争。

人类的工程如同一个小岛，慢慢地，慢慢地，经过可怕的斗争，在浩瀚的大洋里升起。

在这个固定的场院里，一代代人爱，劳作，期望，消失。新的一代代踏着父辈的尸体，继续深渊上的工程，并努力驯服可怕的神秘。怎样驯服？耕耘一片田地，亲吻一个女人，研究一块石头，一个动物，一种思想。

地震发生，小岛晃动，一角沉没，另一个角在温和的巨浪中升起。

从这一代代人中，从所有的痛苦和欢乐中，从爱情中，从战争中，从思想中，发出一个天真的和安详的声音。天真的和安详的，因为这声音

涵盖了斗争的人类全部的罪恶和不安，超越了他们而发出。

在这全部人类的物质中，一个人用手和脚向上攀登，充满血和泪，为获救而奋斗。摆脱开谁获救？摆脱开包围他的躯体，摆脱开承载他的人民，摆脱开人的肉体，人的心和人的思维。

“先生，你是谁？像人头马那样耸立在我面前，双手紧抓天，双脚踏地。”

“我是伴随世纪上升的那个！”

“为什么不断上升？你出现、奋斗、和动物分离开来。和动物，也和人分离开来。不要抛弃我！”

“我战斗，我上升，为了不被窒息。我伸出双手，抓住所有炙热的身躯，从大脑里抬起我的头，为了呼吸。我感到窒息，容不下我。”

“先生，你为什么颤抖？”

“我怕！黑暗的上坡路没有头。我的头脑是火焰，整世纪地燃烧，但是，黑夜的精神整世纪地吹，企图熄灭我。我的斗争每时每刻都面临危险，我的斗争在每个体内都面临危险。我踏着肉体，不断地踏着肉体行进，我仿佛是个夜行者，我于是呐喊：救命啊！

地　　球

不仅你在呐喊，不仅你的种族在你驯服的胸膛里呐喊；不仅人类的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在你心里呐喊，整个地球，连同它的水，它的树木，它的动物，它的人和神，都在你心里呐喊。

地球在你的思维中升起，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身躯。

它毛骨悚然。自己是一个动物，吃，生，活动，有记忆。它饥饿，吃自己的孩子——植物、动物、人类、思想——在它黑暗的口里咀嚼、穿过身躯、最后排泄在土里。

它有记忆，扩展胸怀。在我的心里记忆打开，扩展，控制时空。

这不是那个在血中跳动的心。是整个地球。它在心的背后旋转，又看到了可怕的向混沌的转向。

我记得一次炙热物质喷发造成的无边无际的荒漠。我在燃烧！我穿越无序、无组织的时空。孤独一人，绝望地在荒漠呐喊。

慢慢地，火焰平静下来，物质的母体变凉，岩石诞生，断裂。一个小小的绿叶在空气中摇摇晃晃升上来。扎根土里，稳定住，抬起头 ，张开手，抓住空气、水和光，抚摸宇宙。

抚摸宇宙，想把它像一条线那样穿过自己的身躯，把它变成花、果

实和种子。让它永恒。

大海毛骨悚然，分成两半，从它泥土的深处升起一条唠叨不休、骚动不安和盲目的小虫。

克服重力，死亡之板升起，充满爱和饥饿的树木和动物发展成大军。

我用充满泥土的大脑看地球，毛骨悚然，再一次体会到危险。我可能淹没和消失在吮吸地球的泥土的根里。我可能在这粗造的体内受煎熬，或者在最古老的远祖黑暗熔岩中永世挣扎。

但是，我得救了。我穿过厚皮的植物，穿过鱼类、鸟类、野兽、猿猴。我成了人。

我成了人，现在奋斗，再成人！

"容不下我！容不下我！我要出去！"这呐喊整世纪地在世界体内骚动、播种。从一个身躯跳到另一个身躯，从一代到另一代，从一个种类到另一个种类。越来越肉体化，越来越强大。所有的父母都在呐喊："我想生下高于我的儿子！"

在这可怕的时刻，这呐喊穿透我们的身躯，我们感觉到，一股前人类的残忍力量，推动我们。我们身后，是一条咆啸的洪流，洪流充满血、泪和欢乐、激奋及死亡的呻吟。

一股爱之风在地球上吹拂，一种眩晕控制所有的生物，它们在大海里，在岩洞中，在空中，在土里，从一个躯体到另一个躯体传输着一个伟大的、尚不能被理解的预告。

现在，只有我们，当我们回头观看走过的路时，才开始模模糊糊猜到，为什么所有的动物，它们后面所有的植物，后面的所有无组织的陷阱会奋斗、诞生和死亡。

我们同情、感谢和尊重老战友。正是他们工作、爱和牺牲，为我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同样，我们也是怀着憧憬、疯狂和不安，为了另一个外人行动，我们每一步都迈向勇敢的实践。

我们全部的斗争将有一个比我们崇高的目的地，在那里我们的辛劳、愚蠢和罪恶将被利用和被神圣化。

这是一条路！一口气在吹，掀起巨浪，诞生物质，穿越动物，创造人，然后又附在人身上，仿佛是一只猎鹰，不停地盘旋。

轮到我们了！物质在我们体内工作，加工，把物质变成精神，从我们大脑飞出，骑在精子上，争斗，踹我们的身躯，要挣脱开去。

这全部生命仿佛是一位不可见的新郎的可见的永恒的追求，他从

躯体到躯体追求永恒——不可驾驭的新娘。

而我们全体，植物，动物，人，构成送亲的队伍，颤抖着冲向神秘的新房。而且，都怀着恐惧高举新婚神圣的象征——有的是男性生殖器，有的是子宫。

憧　憬

你听到呐喊，就迈开脚步。你从斗争到斗争，经历了应征人所有的战争兵役。

你在自己体内小小的舞台上战斗了，但是，突然，小小的角斗场呼唤你，曾被压抑的你冲出去，要离开。

你加入了自己的种族大军，你有了手和心脏，用你的血复活了可怕的祖先，然后和死去的人，活着的人和还没有诞生的人一起出发去战斗。

一下子，所有种族都和你一起起步，人类神圣的大军在你背后形成，整个大地像军营一样喊声震天。

你升腾上去，战争的全部计划在你大脑周围分枝生叉，而所有的敌对双方的远征队伍在你心里的军营汇合了。

而在后面，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汇在一起，仿佛是在前面战斗的人类大军的给养队伍。现在，整个地球吊在你身上，成为你的躯体，在混沌中呐喊。

我怎样用语言来描绘这个可怕的憧憬？我俯身向混沌，仔细倾听。一支队伍气喘吁吁走上神秘的危险的上坡路。

他辛苦地、顽强地向上。但是，面前遇见了障碍：一支队伍匆匆忙忙走在容易的下坡路上。

呼吸，在下降的激流中分解，旋转，就在那一刻——生命维持的时间内，两股方向相反的愿望融会了。

躯体就这样诞生，世界就这样创造，而且两股相反的力量就在鲜活中平衡。

在一刻，那向下走的一个紧紧裹住了一个可爱的躯体，他的躯体，慢慢向上走去。但是，很快，伴随爱，伴随死亡，又离开了他。并继续行程。

踏着无灵魂的脚步，制造植物并把它充满。组织全部大军。全部意味着：和渴望及力量同时离去。

稍稍抬起，艰难地呼吸，窒息。把所有的负担、麻木不仁和无所作为都抛弃给植物，轻松了，跳跃起来，全部，向前，向上，创造所有的动物，自己的全部都集结在了动物的肾里。

全部，再次，意味：和渴望及力量同时离去。

全部身躯在呼吸，汲取营养，集蓄力量，而在做爱的一刻，一切都粉碎，耗尽和掏空，为了把他们的灵魂留给他们的儿子。什么灵魂？向上行进！

他慢慢透明，依靠在体内的奋斗，把所有的欲望，所有的奴性，无能和黑暗都尽可能地抛弃给身躯。

他又起来，更轻松了，冲出去，要离开。这次的行程是奔向自由，与物质搏斗，慢慢创造人的头脑。

现在，我们惊恐地感觉到，他抗争，要从我们的身躯离去，把我们抛弃给动物和植物，他要跳得更远。那一刻——伟大的欢乐和痛苦！——来了，我们，先行者们，也要冲锋了。

在我的身躯和大脑洪流的后面，在我的种族和人类洪流的后面，在动物和植物洪流的后面，我发抖地看到，那个不可见的正把所有可见的抛弃，向上升腾。

在他沉重的充满血的脚踏下，我听到所有的生物变成碎块。

除了欢乐，除了痛苦，除了希望以外，阴沉的面孔是麻木的和黑暗的。

我颤抖。你就是我的神吗？你的身躯充满记忆。你仿佛多年被监禁，用奇怪的大树和长毛的龙，用呐喊和年代，装扮自己的双臂和胸脯。

上帝啊，上帝啊，你像动物吼叫！你的双脚沾满血和泥土，你的双手沾满血和泥土。你的嘴像沉重的磨盘在研磨。

你附在树木上，附在动物身上，你践踏人，你呼喊。你向无尽头的黑色死亡悬崖攀登，你发抖。

你去哪里？痛苦在增加，光明和黑暗在增加。你哭泣，附在我身上，用我的血营养你，你让我的心勇敢和充满欲望。我把你抱在胸脯上，我怕你，我同情你。

就像我们埋葬了一个人，我们认为他已经死亡了，但是，现在，深夜里，我们听见他在呼喊：救命啊！于是，他奋力举起墓穴上的石板，举起我们的灵魂和身躯，越举越高，越来越能自由呼吸。

每一次演讲，每一次实践，每一个思想都是墓穴上的石板，他举起它。于是，我的身躯和我们看到的全部世界，天，地，都是墓穴上的石板，上帝奋力把它举起。

所有的树，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星辰呐喊：我们正在消失！两只像天一样大的手从每个生物上伸出，祈求帮助。

面部夹在双膝之间，两手伸向光明，双脚踏在脊背上，上帝像一个线团，蜷缩在每块肉里。

当我打开一粒种子，这样的种子就在我内部被揭开。当我跟人讲话，这样的话就埋在了在他们笨拙的、充满泥浆的大脑里。

上帝的每次实践都是奋斗，双手伸向光明。什么光明？在每次实践的外面和上面！

不仅我们上帝的本质是痛苦，希望也不在未来的生命力和现在的土里，也不是欢乐和胜利。每一种宗教，当把神的原始形态推向崇拜的时候，就限制了我们的心和思维。

我们的神的本质是斗争。在整个斗争中，痛苦，欢乐和希望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出现，加工。

上升，与逆流战斗，诞生痛苦。但是痛苦不是绝对的独裁者。每一次胜利，上升中的每一次暂时平衡，都诞生欢乐，每一个生物都呼吸，汲取营养，做爱和生育。

但是，在每一个欢乐和每一个痛苦中，诞生着摆脱痛苦和扩大欢乐的永恒的期望。

于是，又开始了上坡路——痛苦——又诞生着欢乐，又再次出现期望。这个循环永远不会停止。这不是循环，是一个螺旋体，它永远上升，扩大，包围、释放三面的斗争。

这个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可怜的、永远的利益主义者，人的大脑这样问，忘记了，伟大的呼吸不在人的时间、空间和永恒里工作。

伟大的呼吸远远高于人类的这类问题。具有丰富的、复杂的冲动力，我们简单呼吸的大脑认为这是矛盾的。在神圣的本质里，是忠实的全体女守卫在聚合和战斗。

原始的呼吸分枝，发展，争斗，失败，成功，锤炼。是风的玫瑰！

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知道，下意识地，在神的意图中，东闯西游和旅行。我们的行程也有永恒的成分，没有开始和结束，帮助上帝，和他共担风险。

在上帝所有的洪流中，哪一股是人类能抓到？只有一股：地球上一条我们看得见的红线，一条血色的红线，这条红线靠斗争上升，从物质到植物，从植物到动物，从动物到人。

在地球上不可抗拒的前人的节奏是不可见的唯一可见的行程。植物,动物,人,只不过都是上帝为了踏过去和向上行进所创造的台阶。

艰难的、可怕的、无尽头的上坡路。在行进中上帝将胜利还是失败?有胜利吗?有失败吗?我们的躯体将腐烂,将回归土地里,但是,曾在瞬间穿越我们躯体的那个怎样了?

但是,所有的这些概念都是低级的,所有的希望和绝望都将在上帝的凶猛旋转的漏斗中消失。上帝哭、杀、放火,把我们抛弃在半路上,把我们烧焦!

而我,当我睁开眼,在两个太阳穴感觉到世界的开始和末日时,很快乐。

我在一瞬间压缩每棵树,每种动物,人,星和神的播种、发芽、开花、结果和消亡。

整个地球是播种在我大脑里的一粒种子。我多年让它在物质黑暗的子宫里发育、结果,最后在我的大脑里变成了一小声闷雷。

啊!我们在一瞬间把握住这闷雷,把它组织成人的语言!

我们要稳定住这关闭一切——过去和未来——的瞬间永恒,不要让爱的旋转消失!

每个单词都像一只箱子,我们在它周围跳舞,我们惊恐地理解,上帝是这个单词的可怕内容。

当你生活在亢奋中,你永远也不会固定语言。但是,你仍然为固定语言而不停地奋斗。于是,你用神话,用比喻,用指桑骂槐,用常见的和罕见的词汇,用呐喊和动作固定语言,使它有血有肉。

上帝也一样,他是伟大的亢奋者。他说话,为说话而奋斗,和海,和火,和羽毛,和土地,和头角,和指甲,和星辰,和蝴蝶,和人对话,尽量巩固他的亢奋。

我也像每一个生物一样,处在全世界旋转体的中心。我是无数巨大河流中的一只眼,我周围的一切都在舞动,圈越来越收缩,越来越快,于是天和地都冲向我心脏的红色深底。

上帝满怀恐惧和爱对我呼喊——没有其他的希望——他说:"这个亢奋者,总是生下一切,为一切欢乐,又把一切都消失掉,这个亢奋者就是我的儿子!"

实　　践

甲，神和人的关系

理论最后的，也是最神圣的形态是实践。

你不要只是观看，一个火星是怎样从一代跳到另一代的，而是要自己跳，和火星一起燃烧。

实践是解脱的最好门户。只有它能给心脏所有的问题以回答。在九曲迂回、错综复杂的大脑波纹里，只有它能找到出口的捷径。不是找路，而是左砍右杀逻辑和物质的反抗，创出一条道路。

为什么你为了寻找不可见而在现象后面争斗？为什么在你的肉体间，在种族间，在人之间，在动物和植物间，需要这样的战斗的和爱的行程？为什么在这些争斗以外，会有神秘的婚姻，无休止的拥抱和酒神般疯狂的接触？

为了你从起点，用新的眼睛，新的耳朵，新的味觉，新的嗅觉和新的触觉，到达你幸福的，活动的和神秘的存在点。

我们人的重要的责任不是分散和照耀神的行程，而是要尽量让我们短暂的生命节奏适应神的节奏。

只有这样，我们，凡人，才能完成永恒的事业，因为我们和一位不朽者合作。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细节、致死的罪恶，战胜我们大脑的狭窄，把我们加工土原料的奴性转变为自由。

在这一切之内，在这一切之外，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类，所有的植物和动物，所有的神和鬼，像一支大军，在一股不可理解的、不可战胜的呼吸推动下，向上冲去。

我们奋斗，要把这股呼吸变成可见的，给它面孔，用言辞——口是心非，理想主义和驱魔符——把它包住，它离去。

但是，我们的 24 个字母容不下它。我们知道，这些词汇——口是心非，理想主义和驱魔符——都是隐蔽深渊的新面具。

但是，也只有这样，限制无限的同时，我们才能在新画成的人类的循环圈里工作。

我们工作意味什么?用欲望、用不安、用实践充满这个圈，扩展并达到边界，不要被边界束缚，而要冲破边界，使边界崩溃。这样，我们在加工现象时，就丰富、扩大了本质。

所以，我们和本质接触后，回归现象就有了无法估量的价值。

我们看到了力量螺旋的最高的循环圈。我们把这个圈称之为上帝。我们完全可以随便给他一个别的什么名字：深渊，神秘，绝对黑暗，绝对光明，物质，精神，最后的希望，最后的绝望，沉默。

但是，我们却把它称为上帝，因为从遥远的过去，这个名字就深深打动我们的心。这种打动非常必要，这样我们才可以，在逻辑之外，身贴身地接触到可怕的本质。

在这个巨大的神圣的圈内，我们有义务分辨出并抓住我们时代的小小的虹。

在这个通明的燃烧的半园虹上，深沉的，神秘的展示出整个圈的洪流，我们和宇宙和谐共进，勇敢战斗。

这样，我们神圣的实践，遵循着宇宙的洪流，就不会和我们共同消亡。

实践不会消失在神秘的无作为的凝视中。实践不藐视神圣的、微不足道的日常需要。

实践埋头在它狭窄的充满血的河沟里工作，在一个小小的时间和空间点上，轻松战胜时间和空间——因为这一点正遵循整个圈的神的

洪流。

我不在乎其他时代和其他民族给了巨大的无面孔的本质什么样的面孔。他们用人类的道德，用酬金和惩罚，用信用担保充满本质。他们赋予自己的希望和恐惧一个面孔，强迫无序在一个节奏里，找到了一个高尚的借口来生存和工作。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但是，我们今天超越了这些需要，粉碎了深渊的这个面具，老的面具已经容不下我们的上帝了。

我们的心从新的不安中，从光亮和新的沉默中冲出。神秘发威，上帝增加。黑暗的力量上升，它们也增加，人的全部岛屿动摇。

让我们俯首我们的心脏，让我们勇敢地面对深渊。让我们行动，用我们的肉和血重新创造我们上帝的现代面孔。

因为，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想，是一个逻辑的需要，是一个和谐的、由思维和幻想构成的高大建筑。

不是一个清晰的、中性的、非阳非阴的、无气味的、我们大脑的蒸馏产物。

是男人和女人，凡人和永生，粪便和精神。生，孕育和消灭，爱和死亡，再次生育和消亡——在逻辑边界外宽广的地带舞蹈，逻辑容不下矛盾。

我的上帝不是万能的。他奋斗，每时每刻都面临危险，在颤抖，在每一种生物上游动，呐喊。不断失败，不断站起来，充满血和土，又开始斗争。

他浑身是伤，双眼充满恐惧和倔强，面颊和前额被击碎。但是，他不屈服，站起来向上。用双脚，用双手，咬紧牙关，向上行进，永不退缩。

我的上帝不是纯净无瑕的。他充满残忍性，凶恶的正义感，并毫不留情地选择最好的。他不怜悯，不关心人和动物，也不在乎道德和思想。他爱所有这一切只是瞬间，然后永远击碎它们，走过去。

他是一种力量，容纳一切，诞生一切。他生下一切，爱这一切，又消灭这一切。并且，假如我们说：上帝是一股爱之风，他击碎身躯为了穿过，而且我们记得，所有血里和泪里的一切，都无情地消灭人，爱在工作——那么，我们就多多少少接近了他可怕的面孔。

我的上帝不是大哲人。他的大脑只是一个装满光明和黑暗的箱子，他奋斗，要在肉的迷宫里打开它。

他摸索前进。触摸右侧，回头寻找。转向右侧，嗅来嗅去。在混沌之上不安。他行进，流汗，无数世纪地寻找，感觉着，他大脑的浑浊波纹慢慢被照亮。

在自己沉重的头上，他用无法描述的斗争，开始为看创造眼睛，为听创造耳朵。

我的上帝战斗，却毫无把握。胜利吗？失败吗？在宇宙间，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他每时每刻都在不确定中赌博自己的全部命运。

他附着在炙热的躯体上，其他的防御工事不存在。他呼喊救命，宣布这个宇宙总动员。

我们在听到呼喊的同时，有义务在他的旗帜下，和他共同战斗。或者一起获救，或者一起消亡。

上帝危险。他不是万能的。我们双手交叉，期望胜利。他不是纯净无瑕的，我们满怀信仰地期望，他将怜悯我们，并将拯救我们。

上帝在我们短暂的肉体区域里，全身危险。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斗争去拯救他，他就消亡。如果他消亡，我们也无法得救。

我们是一个整体。从大洋深处的盲目小虫到银河系宽广的角斗场，只有一个在搏斗和处在危险中，那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小小的地球胸脯上，只有一个在搏斗和处在危险中，那就是宇宙。

我们应该很清楚地感觉到，我们不是从神的联合走向神的再次联合。不是从一个混沌走向另一个混沌。也不是从一个光明到另一个光明，或者从一个黑暗到另一个黑暗。那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整个生命还有什么价值？

但是，我们是从一个强大无比的混沌，从一个不可分散的、浓浓的、光和黑暗的深渊出发的。我们全体——植物，动物，人，思想——在单个生命短暂行程中，共同战斗，为了把混沌安排在我们控制内，为了照亮深渊，为了在我们体内尽可能地加工黑暗，把它变成光明。

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在战斗，也不是为了种族，也不是为了人类。我们不是为了地球，也不是为了思想而战斗。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上帝向上行走路上的暂时的、宝贵的小台阶而已，上帝踏着它们走过后，它们就马上坍塌了。

在我们生命如雷电闪亮的瞬间，我们感觉到，整个上帝在我们身上行走，于是我们突然明白：如果我们有强烈的愿望，如果把地球上所有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战斗，那么，宇宙是可拯救的。

我们在战斗、创造，把物质变成精神的同时，不是上帝拯救我们，是我们拯救上帝。

但是，我们的整个斗争可能失败。如果我们疲倦，如果我们有一点

点失去知觉，如果我们惧怕，那么，整个宇宙就危险。

生命是为上帝服兵役。我们开始十字军远征，不管愿意不愿意，不是去拯救圣墓，而是要拯救埋葬在我们肉体和灵魂里的上帝。

每个身躯，每个灵魂都是圣墓。圣墓是小麦种子，让我们拯救它。上帝居住在它体内，正在和死亡搏斗。让我们跑过去救它。

上帝发出进攻的命令，我也颤抖着去冲锋。

不管我是逃兵还是勇敢的战士，最后我都要倒在战场上。但是，我的一次死亡是枯竭。伴随我身躯的消失，我的灵魂也散没在空气中。

但是，我走向地下时，我的另一个生命如同充满果实的种子在发芽。我的呼吸，踏过我腐烂的身躯，组织新的身躯，继续战斗。

我的祈祷不是乞丐的哭泣，也不是爱情的忏悔。更不是小商人的盘点：给你，给我。

我的祈祷是向将军所做的军事报告。今天我的作为，我怎样在我的特种部队里战斗，拯救了整个战役，遇到了哪些障碍；明天准备怎样去战斗。

我和我的上帝在烈日炎炎下或者绵绵细雨中骑马行进。我们攀谈，面色苍白，饥肠辘辘，但是我们不屈服。

“首长！”他的脸转向后，我意识到他的不安，感到毛骨悚然。

我们的爱是粗野的，我们坐在一张桌旁，在地球这个小餐厅里喝同样的酒。

当我们碰杯，剑发出响声，剑从中间折断，我们醉了，杀戮的场面在我们眼前升起，城邦在我们大脑里崩溃，我们两个浑身污秽，痛得大叫，冲向一个大宫殿。

乙，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上帝的本质是什么？是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在黑暗中一条燃烧的线在上升，指出不可见者的行程。我们的义务是什么？和他一起踏上这条带血的线。

向上冲，帮助上帝向上行进是好的。向下滑，阻止上帝向上行进是坏的。

所有的美德和罪恶，在从瞬间和土地里解放出来的同时，绝对、永恒地存在在人内部，现在有了新的价值。

因为，我们的道德本质不是拯救人，而是拯救上帝。因为，人在时空

内不断变化，而上帝在人类各种形态和经历的变化中始终如一，一直为自由而斗争。

我们，人类，是无心无肺的，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创作。但是，我们内部一种高于我们的本质无情地推动我们向上。

在我们人类的泥土里，神圣的歌声沸腾，那是伟大的思想，冲动的爱情，一次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超越任何目的警觉的冲锋。

这样的一堆泥土就是人类，这样的一堆泥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义务是什么？我们奋斗，让一朵小花开在我们肉体和大脑的肥料之上。

你要和物质搏斗，和肉体搏斗，和饥饿搏斗，和恐惧搏斗，和道德和罪恶搏斗，为了你创造上帝。

光怎样从一个星辰开始，流进黑暗的永恒里，继而不朽地行进？行程可死亡，但是光永远不会。自由的呐喊也是这样。

和构成你的两股矛盾的力量短暂的相聚和搏斗，你来创造一个凡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创造的不朽—— 一声呐喊。

它踏着自己身下的地上的身躯，前进，永恒地工作。

一个爱情凶猛地穿越宇宙。像风：比钢还硬，比气还软。

它打开，穿越一切，离开，再离开。不在热烈的细节上休息，不做热恋的肉体的奴隶，是动员起来的爱情。在爱人的肩膀后它看到人类像波浪一样在摇动和发出闷声；看到动物和植物在汇合和消亡；看到上帝处在危险中并对它呼喊：“救救我！”

爱情？如果不这样我们又怎么来称呼这股洪流？它蛊惑物质，令它着迷，并企图把自己的面貌印在物质上。它呼唤肉体，并企图踏过它，把另一个藏在肉体里的爱的呐喊结合在一起，共同生下一个，共同消亡，在儿子那里得到永恒。

它靠近灵魂，企图证明我和你都不存在。它在人类之上鼓动，要摧毁大脑和身体的反抗，把所有的呼吸联合在一起，成为飓风，掀起大地！

在最关键的时刻，爱情抓住和用暴力靠近人类、敌人和朋友、好人和坏人，它是高于他们的气，独立于他们的愿望和工程。是在大地之上的上帝的气！

只要它喜欢，它就降到人类身上。作为舞蹈，作为爱情，作为饥饿，作为宗教，作为屠杀。它并不讯问我们。

在关键时刻，上帝在地球大的面盆里把肉体和大脑糅在一起，然后把合好的混合体投入到无情的旋转体中，再给它面孔——他自己的

面孔。

它不因厌恶而难过，在昏暗的泥土肺腑中不绝望。工作，前进，吃他们的肉，附着在人的肚子上，心上，肚脐眼上。大脑上。

他不是纯真的家庭主人，他不把面包和大脑平均分给孩子们。不公，残忍，渴望，饥饿是四匹战马，它们拉着他的战车在我们艰难的地球上奔波。

幸福、舒适的日子，荣誉，永远造不出上帝，上帝只能诞生于羞耻、饥饿和泪水中。

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总是有一群人，在上帝的精神鼓舞下，冒险去战斗，把战争的全部责任担在自己身上。

很久很久以前，教士们，国王们，财主们，城里的人们创造了文明，解放了神性。

今天，上帝是被辛劳、被气愤、被饥饿激怒的劳动者。嗅到烟、酒和汗味。他咒骂，挨饿，生孩子，不能入眠，在地上和地下呼喊，发出威胁。

风变了，我们呼吸一个充满种子的沉重春天。到处是呐喊声。谁在呐喊？我们在呐喊，人——活着的，死去的和还没有降生的——在呐喊。但是，突然，恐惧笼罩我们，我们沉默了。

由于懒惰，由于习惯，由于惧怕，我们遗忘。但是，又是呐喊像猎鹰一样撕碎我们的内脏。

因为我们不是从外部，不是从远方离去。呐喊在我们心脏里呼叫。

“烧掉你的房子！”上帝喊道，“我来了。有房子的人不能接待我。”

“烧掉你的思想，粉碎你的思维！找到答案的人找不到我。

“我爱忍饥挨饿的人，爱不安的人，爱坏蛋。他们永远想到的是饥饿、造反和无尽头的路——我！

“我来了！抛弃你的妻子，孩子们，你的思想，跟我走。我是最大的坏蛋。

“跟上！踏过欢乐和悲伤，和平，正义，道德！前进！粉碎这些偶像，粉碎它们，它们容不下我！你也要粉碎，让我过去。”

火！在那样无道德、无希望的混沌里，这就是今天我们最大的义务。

向无信仰的人开战。无信仰的是那些饱食终日、无忧无虑、无生育能力的人。

我们的仇恨没有妥协，因为它比人类的爱能更好、更深地理解爱。

我们仇恨，不要舒适，我们是不公正的，残忍的，充满不安和信仰，像热恋中的人那样追求不可能达到的。

火，清洗大地！愿更可怕的深渊在好与坏之间打开，愿不公正增多，

愿饥饿降临，横扫我们的内脏，不如此我们无法获救。

当然，这是我们时代一个关键的暴力时刻，一个世界消亡，另一个世界还没有诞生。我们的时代不是平衡的时刻，若不然，礼貌，妥协，和平，爱，真就成了传统的美德。

我们体验可怕的进攻，大步踏过敌人和朋友，我们在混沌里面临危险，我们窒息。

死亡之风在刮，这是今天我们上帝的呼吸。让我们和他一起走！死亡之风是创造漩流的第一舞动。它在大脑和城市上刮过，摧毁思想和房屋，刮过荒漠，呼喊："你们准备吧！战争！战争！"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好或者坏，美丽或者丑恶，富有或者贫穷，不由我们选择。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呼吸的空气，给我们的泥土，面包，火，精神！

让我们勇敢地接受需要。向我们发出了战争的号角，让我们扎紧腰带，武装身躯、心和大脑！让我们投入战争！

战争是这个时代合法的首领。今天，有准备和无准备的人都是战士。因为，只有他，忠于我们时代伟大呼吸的人，摧毁着，仇恨着，期望着，完全服从我们上帝的现代命令。

我们和宇宙的吻合，诞生我们道德的两个最高美德：责任和牺牲。

在我们内部，在人内部，在黑暗的群体内部，我们有责任帮助受难的上帝获救。

我们每时每刻都准备着，为他献出我们的生命。因为生命不是目的，和死亡、和美丽、和美德、和知识一样，都是工具。谁的工具？为自由而战斗的上帝的工具。

我们只是一个，我们全体只是一个处于危险之中的本质。正在没落的世界的角落里，一个灵魂在下降时拉着我们的灵魂。正在没落的世界的角落里，一个灵魂在向愚蠢下降时把黑暗冲进我们大脑。

因为一个在天上和地下奋斗。一个。如果他消亡，是我们的责任。如果他消亡，我们也消亡。

这就是为什么宇宙得救，我们得救，而且，我们和人类的联合不是好心的奢侈，只是深深的自我保护和需要。需要，如同正在战斗的一支队伍中，是保护你的防护体。

但是，我们的道德向上走得更高。我们全体是一支队伍，共同战斗。但是，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我们能否胜利；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我们是否失败。

我们为他服务的同时,有服务目的和我们获救的途径吗?

或者根本没有救,没有目的,一切都是枉然,我们的贡献没有价值?

不是其一,也不是其二。我们的上帝不是万能的,不是纯净无瑕的,他不能确信胜利,也不能确信失败。

我们上帝的本质是黑暗的,逐渐成熟,也许胜利靠我们每一次勇敢的实践,也许所有为获救的斗争和胜利都低于神的自然性。

无论如何,我们不确切地战斗,我们的不追求回报的美德,获得最高的礼遇。

全部命令都是混乱的。我们看不见,听不见,不恨,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爱。大地的处女性混乱。面包,水,女人,都有了新的味道。实践有了新的、无法估量的价值。

一切都有了预想不到的神圣——美,知识,希望,经济斗争,日常的,曾是无所谓的烦恼。我们恐惧,看到巨大的、被奴役的呼吸为自由而战斗。

每个都有自己解脱的道路——有的靠美德,有的靠作恶。

如果你解脱的道路是疾病,谎言,欺骗,你的义务就是陷入疾病、谎言、欺骗中,目的是战胜它们。非如此,你无法获救。

我们不能用平和的、贫血的、高出欲望的美德和我们黑暗的欲望战斗。只能用更加强烈的欲望。

我们向罪恶敞开大门。我们不是堵住耳朵不听塞壬。我们不会因惧怕而把自己捆绑在一个伟大思想的桅杆上。更不会弃船逃亡,去听、去吻塞壬。

相反,我们继续自己的航程,抓住塞壬,并把她们扔在船上,让她们和我们一起航行。这就是,同志们,我们新的苦行!

上帝在我内心喊:“救我!”

上帝对人,对动物,对植物,对物质喊:“救我!”

听从你的心,跟他走。粉碎自己的肉体,向上看:我们是一个!

爱人吧,因为你是。

爱动物和植物吧,因为你曾是,它们现在作为忠实的伙伴和奴隶追随着你。

爱你的肉体吧,在这个大地上,只有靠它你才能把物质变成精神。

爱物质吧,上帝附着在它之上,在战斗。你和上帝共同战斗吧。

你要每天死亡,你要每天诞生。你要否认你每天的拥有。你是自由的,不是最高的美德,最高的美德是你为自由而战斗。

你不要问:“我们将胜利吗?我们将失败吗?”战斗吧!

宇宙的战役——只要你活着，那怕是瞬间——要成为你的战役。这就是,同志们,我们新的班长!

丙,人和自然的关系

这个世界,所有的财富,一望无际的系列现象,不是欺骗,不是我们大脑反射出来的幻景。也不是在我们大脑之外存在和滋生的绝对的自由现实。

不是打扮上帝的光辉服饰。也不是人和神秘之间透明的、黑暗的隔挡墙。

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触摸到的这整个世界,是人的感官能够达到的、带有上帝的、宇宙间两股巨大力量的浓缩。

一股力量下降,企图分散,企图不动,企图消亡。一股力量上升,寻求自由和不朽。

多少世纪以来,这两支军队,光明之旅和黑暗之旅,生命之旅和死亡之旅,一直冲突。我们能看到的这种冲突的痕迹,就是一切物体,植物,动物和人。

多少世纪以来,这矛盾的力量在整个宇宙——从不可见的螺旋体到一滴水到充满星辰的广漠银河系——冲突,靠近,搏斗,胜利和失败,妥协和重新开战。

整个上帝的军营是最卑微的昆虫和最微小的思想。在它们中间,在最关键的战斗中,上帝总是站在最前面。

于是,在大地和天空最不起眼的地方,我听到我的上帝呼喊:“救命!”

每个物体只是一个蛋,上帝不安的、不眠的精子在蛋里面工作。无数力量在里面和外面排列,保护它。

我用大脑的光,用心的火包围上帝的每一座监狱,我寻找、试验、击打,要在物质的城堡里找到出口,在物质的城堡里创造我们上帝的英雄的出口。

战斗吧,为现象设陷阱,让它们归顺法律。这样,你就在混沌中开辟道路,你帮助精神向前行进。

规定秩序吧,在这世界流动的无序中,规定你大脑的秩序。在深渊之上,你要清楚地勾画出战斗方案。

和自然力量斗争吧，你要拥抱它们，把它们驾驭在比它们更高的目标上。你要把在它们内部争斗的精神解救出来，并努力让这个精神和你体内争斗的精神结合在一起。

当人在混沌中奋斗，要把一系列现象规范在你大脑的法律之内，世界得以喘息，呐喊规范，未来清晰，所有黑暗数字的量解脱出来，服从于神秘的质。

依靠我们大脑的帮助，我们强迫物质跟我们来。我们动员下降的力量，改变潮流，把奴役变成自由。

我们在斗争和征服我们周围可见的世界的同时，不仅解放上帝，而且创造上帝。

睁开你的眼睛，上帝喊：我想看！竖起你的耳朵，上帝喊：我想听！你向前走，你是我的头！

石头，如果我们把它从泥土中挖出来，并用它建房子，或者在它上面刻上精神，这块石头就获救了。

种子获救——获救是什么意思？它内部的上帝解脱——开花，结果，重新回到土地里。让我们帮助种子解脱吧。

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圈，这个圈由物体、树木、动物、人组成——这个人有义务解救这个圈。他自己，而不是别人。如果他解救不了这个圈，他也不能获救。

它们都是他的杰作，在自己死亡前他有义务把它们毁掉。不然，他不能获救。因为他的灵魂分撒、附着在他周围的物体上，树木上，动物上，人身上，思想里。只有结束这一切，他的灵魂才能获救。

如果你是劳动者，就耕耘土地吧，帮助土地长出果实。种子在土地里呐喊，上帝在种子里呐喊。解脱他吧。一块田野期待你去解救，一部机器期待你去解救它的灵魂。如果你不解救它们，你也无法获救。

如果你是战士，不要怜悯，在你尽义务的时代，没有同情。无情地杀死敌人。你听，上帝在敌人的体内呐喊："消灭这个肉体，它妨碍我。你要消灭他，让我过去！"

如果你是个哲人，在大脑里斗争，就消灭思想，创造新思想。上帝在每个思想里隐藏，正如隐藏在肉体里一样。消灭思想，解救上帝！给他另外一个思想，更宽广的，以便他居住。

如果你是女人，爱吧。在所有的男人中，残酷地挑选你孩子的父亲。不是你在挑选，是你体内的无情的上帝在挑选。完成你的义务，充满痛苦、爱和勇气的义务。献出你的全部身躯，充满血和奶的身躯。

这个流动世界深刻的、无法计量的价值：上帝附其上，向上行走。世

界养育上帝，使他繁衍。

我的心打开，大脑被照亮，于是我的这个世界的可怕军营被揭开，这是爱的角斗场。两股强大的风，一股阳，另一股阴，在十字路口相逢并冲突。在一刻间，它们融为一体，变浓密了，可见了。

这个十字路口是宇宙。这个十字路口是我的心。

从物质最小的颗粒到最大的理想，巨大爱的冲突之舞传播着。

物质是我的上帝之妻。他们一起斗争，一起笑，一起哭，一起在肉体的大厅里呐喊。

他们不断生育，不断分支。把植物群、动物群，人群和精神充斥大陆，海洋，空气；这对最早的生育夫妇在每一个生物内拥抱，分支和繁衍。

宇宙的不安在每一个生物上集结并爆发，上帝在肉体的甜蜜和痛苦中危险。

但是，他站起来，冲破管制和束缚，附着在新的管制和束缚上，又从头开始了为获救而斗争。

在这个地球上，上帝第一次从我们的大脑和心里，观看他的斗争。

欢乐！欢乐！我原来并不知道，这个世界是这样跟我亲近，我们是一支部队，海葵和星辰在我左右搏斗，但是，他们不认识我，我却旋转，和它们打招呼。

宇宙温暖，可爱，可认识，像我的身躯一样。是和战争、不安、坚韧及不确定相爱。

不确定和恐惧。在一次强大的闪电中我看清：在力量的顶端拥抱着一对夫妇——最后的，最可怕的——恐惧和沉默。他们中间是一个火焰。

沉　　默

一个火焰是人的灵魂。一只火鸟，从树枝跳到树枝，从头跳到头，并喊叫："我不能站住，我不能被烧，谁也不能熄灭我！"

宇宙一下子成了森林大火。在烈火和浓烟中，在火焰的顶端，我稳稳站住，凉爽，安详，我是火焰的果实，光。

我从这高端观看上升的红线——充满血的磷光，像热恋的昆虫一样，在我错综复杂的大脑波纹中爬行。

我，人类，种族，地球，理论和实践，神，来自土里和大脑里的鬼，对于惧怕的简单心灵是好的，对于认为要生产的风孕灵魂是好的。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的这个生命有何意义？心脏在喊，大脑在问，击打混沌。

于是，一股火焰从我内部启程，要做出回答。肯定会有那么一天，火焰将清洗地球。肯定会有那么一天，火焰将消灭地球。这是第二次出现。

灵魂是一条火舌，它舔食，搏斗，要点燃世界的黑暗存在。有一天，整个宇宙要遭到火灾。

火是我的上帝最初的和最后的面具。我们在两股火焰中跳舞和哭泣。

我们的理想和身躯发光和回响。我安详地站在两股火焰中，在眩晕中我一动不动，说：

"在两股火焰中，时间太短，空间太小，这个生命的节奏太缓慢——我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跳舞！我很忙！"

于是，地球的节奏变得令人眩晕，时间消失，时刻在旋转，变成永恒，每一点——你认为是昆虫也好，星辰也好，思想也好——变成了舞蹈。

曾经是监狱，这监狱被粉碎，里面可怕的力量解放出来，那一点就不存在了！

训练的这个最高度叫：沉默。不是因为内容是极端的、无法表达的绝望，而是极端的无法表述的欢乐和希望。也不是极端的知识不要表达，而极端的无知又无话可说。

沉默意味着：每一个人，在结束了对所有杰作的服役后，已经达到了努力的顶点——除了杰作之外，不斗争了，不呐喊了；完全和宇宙一起成熟了，沉默了，不可摧毁了，永恒了。

和深渊和谐了，和解了，正如男人的种子和女人的内脏和解一样。

深渊已经成为他的妻子了，加工她，打开她，吃她的内脏，变化她的血，和她一起笑、哭、上升、下降，不离开她！

你怎样才能到达深渊的内脏并在那里做果？这不能言传，要服从规则。每个人有自己的解脱，绝对自由。

教诲不存在，开路的解放者不存在。要开辟的路不存在。

每个人从自己的头上升，摆脱小小的、充满问题的大脑。

在深深的沉默中，站立着，勇敢着，痛苦着和欢乐着，从顶点到顶点上升着，明白着：高度没有终结，深渊上悬挂着著名的驱魔符：

我相信一个上帝，他是边疆卫士，双姓，应征，受难，强大有力的，但不是万能的，是极端边界的战士，是所有光明势力——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的皇帝将军。

我相信上帝在无数世纪里用过的无数的临时面孔，在他不停顿变化的后面，我看到坚固的团结。

我相信他警觉的重大斗争，这个斗争控制物质并使其结果——植物、动物、人的生物源头。

我相信人心，泥土场院，在那里，他昼夜和死亡搏斗。

"救命！"你在喊，上帝，"救命！"你在喊，上帝，我在听。

在我内部，祖先，后代，所有的种族，整个的地球，都在恐惧和欢乐

地听你的呐喊。

死去的人听到你，冲过来，要拯救你，上帝，他们喊："只有我和你存在。"

死去的人拯救你，靠近你，上帝，喊："我和你是一个。"

三代前死去的人在肩上扛着最大的、重要的驱邪秘密：

这一个不存在！

（完）

后　记

尼可斯· 卡赞扎基斯(1883–1957)于 1922 年 12 月至 1923 年 3 月在柏林完成了《苦行》的创作。作品于 1927 年以《Salvatores Dei.苦行》为题发表在《复活》杂志上。后来，晚些时候，在 1945 年修改后出版时，作家把题目改为《苦行. Salvatores Dei》。

《苦行》是卡赞扎基斯精神探索和自身经验的果实，是他多年苦苦追求的全部思维和玄学问题的"我相信"。

"这是一本 mystique(神秘性)的书，在书里我描写了灵魂从螺旋到螺旋上升直达最高接触的手段。这是五个螺旋：我，人类，地球，宇宙，神。"作家本人在给卡拉迪亚·卡赞扎基斯的信中这样写道。

在书的前言里，作家提出了作品的概念——组成本书的基本成分，这就是：两个深渊，它们之间的光明时段，神，我们的义务。

"我们来自一个黑暗的深渊，我们走向一个黑暗的深渊，我们称它们之间的光明时段为生命。" 卡赞扎基斯用这个和帕斯卡尔、普恩加来的说法相符的定义和他自己的戏剧中的深渊(Nada)限定了他追寻的范围，让我们认识他杰出的精神世界。

《苦行》提供了多方面的知识。这是哲学的文章，因为提出了世界

观的问题，比如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向何处；物质-精神的关系；神的本质；人-神的关系；作家努力要回答这些问题。这里是卡赞扎基斯在精神和肉体之间不间断的探索和艰苦奋斗全部所在，这里他把自由作为生命和存在的最高目标。这里，最后，有尼采、索帕赫纳乌尔、贝尔松、康德、维科、索雷尔、塞斯托弗、施本格勒的信念。还有，圣喜剧的但丁，菩萨，耶稣，依纳爵（安体阿的）圣和他的精神苦行。他们所有的文章和精神形式都为他提供了思想，影响了他的选择，指导了他的探索和世界观的形成。，

《苦行》也是宗教、神学的文章，因为他涉及到神的本性。卡赞扎基斯的神非常人化。不像耶稣教传统说的那样，在卡赞扎基斯看来，神不是万能的，不是绝对纯洁的和具有超智慧的。所以，是一个创作的发展，其成功的出口需要人的帮助和合作。“是男人和女人，凡人和不朽者，是粪便和精神”，他在一场困难的和不懈的奋斗中为“上升”而战斗，毫无胜利的把握。在这场奋斗中，他的同志是人，人决定他能不能获救。“我们战斗、创造，把物质变成精神，才能拯救神”。

物质变成精神，是卡赞扎基斯思想的核心。物质，肉体，在贝尔松的系统里（在《苦行》中有许多贝尔松的思想）被定为惰性的，和邪恶联系在一起的；而精神被定为自由的，和善良联系在一起的。脱离停顿，增加运动、活力、创造性，我们就能达到自由境界，我们就能帮助神，即贝尔松主义的热忱的生命，去推动宇宙。

《苦行》，最后，是政治作品，因为表现了卡赞扎基斯要用一个新的代替旧的、腐朽的世界的追求和需要。他梦想的新世界有“后共产主义”的全部要素，是替代共产主义的创造性阶段。就是说，在卡赞扎基斯的思想里，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摧毁资产阶级文化，实现“纯粹的唯物主义”和“实践为目的”；下一个阶段就应该是改善世界和提高人的精神。但是，“理论最后的，最神圣的形式是实践”。对作家来说，思维是最高的行动方式。依靠这种方法，在他的世界观里，最高的精神与行动相联，理论与实践相联，神秘主义与经验主义相联，感应与科学相联，神学与现实相联。

在卡赞扎基斯的宇宙里，人经过五个相联的螺旋，达到解脱后，回归到实践，从顶端回到大地，以便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拯救神，或者我们习惯上称为的神。“我们可以给他任何一个我们要给的名称。深渊，神秘，绝对黑暗，绝对光明，物质，精神，最后的希望，最后的绝望，沉默”。行动方式，即拯救神的方式，因作家不同，因时代不同，而不同。菩萨，耶稣，成吉思汗，列宁，罗萨·卢森堡，佐尔巴，这些都是典型的面孔，每个

都用自己的方式拯救神。在卡赞扎基斯写作的年代(1922),他选择的方式是向上的精神,共产主义革命。

卡赞扎基斯所期望并表达的、他深信的后共产主义,并没有得到回应。他的书《苦行》出版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923 年底书被翻译成德文和俄文。一些人曾为之动情。但是,对于他深深的不安和痛苦的呼唤,却没有回应。根据他夫人海伦·卡赞扎基斯的见证, 卡赞扎基斯非常失望,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我心灵的不安。在这里,他们只把《苦行》作为文艺作品,没有一个人把它看成是探索和恐惧的呐喊。因为没有一个人内心有这种呐喊。”

爱莲娜·阿弗拉蜜杜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国纪行
作者＝［希腊］尼可斯·卡赞扎基斯著
页数＝１６１
ＳＳ号＝１１９０６９５４
出版日期＝２００７．１１